

洞悉先機

道家哲學與修養之書

上可用來修道成仙，
中可用來富國安民，
下可用來戰勝強兵。

禡世聰

—— 撰

陰符經三百餘字，其言深奧，
其理精微，鑿開混沌，剖析鴻濛，
演造化之秘，闡性命之幽，
為古今來修道第一部真經。

黃帝陰符經

洞悉先機

道家哲學與修養之書

上可用來修道成仙，
中可用來富國安民，
下可用來戰勝強兵。

禡世聰

撰

陰符經三百餘字，其言深奧，
其理精微，鑿開混沌，剖析鴻濛，
演造化之秘，闡性命之幽，
為古今來修道第一部真經。

黃帝陰符經

黃帝陰符經之黃帝史略

【史記、五帝本紀】黃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孫，名曰軒轅。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幼而徇齊，長而敦敏，成而聰明。

軒轅之時，神農氏世衰，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農氏弗能征。于是軒轅乃習干戈，以征不享，諸侯咸來賓從。而蚩尤最為暴，莫能伐。

炎帝欲侵陵諸侯，諸侯咸歸軒轅。軒轅乃修德振兵，治五氣，藝五種，撫萬民，度四方，教熊、羆、貔、貅、貙、虎，以與炎帝戰于阪泉之野，三戰，然後得其志。

【註譯】：黃帝乃少典之兒子，姓公孫，名軒轅。天資聰穎，襁褓中即能言語，聰明伶俐，成年後慧巧通達。

軒轅時期，炎帝神農氏勢力衰弱。諸侯互相攻伐，殘害百姓，神農氏無力征討。於是軒轅時常舉兵，征討不來朝貢之諸侯，使四方諸侯均來臣服於神農氏。惟蚩尤殘暴，却無力量去討伐之。

炎帝欲欺壓諸侯，諸侯均歸屬於軒轅。軒轅政治修明，整頓軍旅，治五氣，種

黃帝史略

植五穀，安撫百姓，使遠方人民亦能安居，馴服熊、羆、貔、貅、貙、虎等猛獸，與炎帝戰於阪泉。三度交鋒，克服炎帝，完成壯志。

蚩尤作亂，不用帝命。于是黃帝乃征師諸侯，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遂擒殺蚩尤。而諸侯咸尊軒轅為天子，代神農氏，是為黃帝。天下有不順者，黃帝從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嘗寧居。

東至於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於空桐，登雞頭。南至於江，登熊、湘。北逐葷粥，合符釜山，而邑於涿鹿之阿。遷徙往來無常處，以師兵為營衛。官名皆以雲命，為雲師。置左右大監，監於萬國。萬國和，而鬼神山川封禪與為多焉。獲寶鼎，迎日推策。舉風后、力牧，常先，大鴻以治民。順天地之紀，幽明之占，死生之說，存亡之難。時播百谷草木，淳化鳥獸蟲蛾，旁羅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節用水火材物。有土德之瑞，故號黃帝。

【注釋】：蚩尤作亂，不聽從命令，於是軒轅向四方諸侯集軍隊，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生擒蚩尤並置死。四方諸侯皆尊軒轅為天子，取代神農氏。是為黃帝。

勢力範圍，東達渤海，登上丸山和東岳泰山；西達崆峒，登上雞頭山；南至長江，登上熊山、湘北；北逐葷粥，與諸侯在釜山合符；而建都於涿鹿，環繞著軍隊構營以自衛。百官均以雲命名，軍隊稱雲師。設立左右大監，以監察萬國。萬國協

和，而鬼神山川之祭祀封禪之禮，黃帝親臨主持為居多之數。獲寶鼎，用蓍草推算曆數，預測未來之節氣朔望。任命風后、力牧、常先、大鴻以管治民衆。依照天地日月運行之理，計算陰陽消長，及萬物生殺之機，以應存亡之難。適時以播種百谷草木，孕育鳥獸蟲蛾，採用各方面有關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之原材，勞心勞力，極耳目之聰，節約使用水火材物，大地上生長存在之物，有土德之吉祥之瑞，故稱號黃帝。

黃帝二十五子，其得姓者十四人。

黃帝居軒轅之丘，而娶于西陵之女，是為嫫祖。嫫祖為黃帝正妃，生二子，其後皆有天下；其一曰玄囂，是為青陽，青陽降居江水；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昌意娶蜀山氏女，曰昌僕，生高陽。高陽有聖德焉。

黃帝崩，葬橋山。其孫昌意之子高陽立，是為帝顓頊也。

【三才圖會】：「黃帝至明洪武年約四千零六十餘年。」明洪武年為公元一千三百六十八年，即黃帝至今（2010年）約四千七百壹拾餘年。

【注釋】：黃帝有二十五個兒子，冠其姓者只有十四個。

黃帝居於軒轅之丘，娶西陵氏之女兒為妻，即嫫祖。嫫祖為黃帝之正妃，生兩

黃帝史略

兒子，均掌有天下：其一是玄囂，是為青陽，青陽降為諸侯，居於長江；另一為昌意，降為諸侯，居於若水。昌意娶蜀山氏女兒叫昌僕為妻，生高陽，高陽有德於民。黃帝死後，葬於橋山，其孫兒高陽，繼承帝位。即為帝頊也。

黃帝距今約為四千七百壹拾餘年。

黃帝之發明及創作

甲、衣食住行類：《神仙列傳》：「時有臣曹胡造衣，臣伯餘造裳，臣於則造履。帝因之作冠冕，始代毛革之弊。」

「考其功德，而務其法，教時元妃西陵氏養蠶為絲。」

「帝見浮葉方為舟，即有鼓化狄三臣，助作舟楫，所謂剡木為舟，剡木為楫。」

「帝又觀轉蓬之象以作車。」

「帝始教人乘馬，有臣胘作服牛以用之世，本雲所謂服牛乘馬，引重致遠。」

「有臣黃雍父始作春，所謂斷木為杵，掘地為臼，以濟萬人。」

「帝作竈以著經始，今鑄釜造甑乃蒸飯而烹粥，以易茹毛飲血之弊。」

「帝始作屋築宮室以避寒暑燥濕。帝又令築城邑以居之，始改巢穴居處之弊。」

「帝以觀天文，察地理，架宮室，製衣裳候氣律，造百工之藝。」

「（通鑑外紀）蚩尤為大霧，軍士昏迷，軒轅作指南車以示八方。」

乙、工農商類：【史記、黃帝本紀】：「藝五種。」「時播百谷草木。」

【神仙列傳】：「耕者不侵畔，種漁不爭岸。種抵市不預，種價市不鄙，商於之人，相讓以財，外戶不閉。」

「以嘉禾為糧，謂之大禾也。其穗異常，以醴為漿，謂之泉水，美味如酒，可以養老。」

丙、字、曆數、陰陽五行類：【史記、黃帝本紀】：「治五氣。」「獲寶鼎，迎日推策。」「順天時之紀，幽明之占，死生之說，存亡之理。」「旁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

【神仙列傳】：「乃有天老王聖，以佐理化。帝取伏羲氏之卦象，法而用之。據神農所重六十四卦之義，帝乃作作八卦之說，謂之八索，求其重卦之義也。」

「即制文字以代結繩之政，以作書契。」「黃帝定八物之名，作八卦之說，

黃帝史略

黃帝史略

謂之八索。」

「時有女媧之後容成氏善知音律，始造律歷，元起丁亥。」

「黃帝得蚩尤，始明乎天文，帝又獲寶鼎，乃迎日推策，於是順天地之紀，旁羅日月星辰，作天儀。」

「觀鳥蹟以作文字，此文字之始也。」

丁、兵器、音樂類：【神仙列傳】：「有臣揮始作臣，弓牟作矢。所謂弦木為弧，剡木為矢也。弧矢之利以威天下。」「今來首山之金始鑄刀造弩。」「其音如雷，名曰夔牛，帝令殺之。以其皮冒之而為鼓擊之聲，聞五百里帝又令軍人吹角為龍鳴，此鼓角之始也。」

「黃帝理日月之行，調陰陽之氣，為十二律。」

「令岐伯作軍樂。」「帝制禮，作樂之始也。」「帝以號神之琴奏清角之音。」

戊、喪葬、婚姻、禮義類：【神仙列傳】：「帝因以別尊卑，令男女異處而居，取法乾坤，天尊地卑之義。」「又易古之衣薪，葬以棺。」

己、著作類：【神仙列傳】：「帝乃修神農所嘗百草性味，以理疾者，作【內外經】。又有雷公述炮炙，方定藥性之善惡。扁鵲、俞附二臣定脈經，

療百姓所疾。帝與扁鵲論脈經撰《素經上下經》。帝問岐伯脈法又著《素問》等書及《內經》。帝問少俞針法，乃制《針經》，《明堂圖灸》之法，此針藥之始也。」帝作《釋夢之書》。」

「於推步之術著《兵法十三卷》。」「令風后演【河圖】而為式用之，創百八局，名曰《遁甲》。黃帝又著《十六神歷》、《推太一六壬等法》。又述六甲陰陽之道，作《負勝握機之圖》及《兵法要訣》，《黃帝兵法三卷》。

黃帝長於姬水，又姓姬，生於軒轅之丘，故曰軒轅氏；國於有熊，故亦曰有熊氏，以土德王，土色黃，故曰黃帝，初神農氏八傳至榆罔，暴虐無道，帝敗之於阪泉，蚩尤作亂，帝誅之於涿鹿。諸侯尊之，乃即帝位。既登位，命大撓作甲子，倉頡作六書，伶倫定律呂，隸首定算數，並咨岐伯作內經，創醫藥之方，其妃嫫祖，又育蠶治絲，制衣裳之制，凡開物成務之道，宮室器用之制，至是大備，在位百年崩。

《歷世真仙體道通鑒》黃帝是歷史傳說人物，後被道教尊奉為神。「據說黃帝之母曾夢見一道電光環繞北斗樞星，於是懷孕24個月生下黃帝，十五歲時繼承王位。創立八卦，律歷，冠冕，宮室等。後來取代炎帝之勢力統一天下。蚩尤反叛，

黃帝史略

黃帝史略

黃帝與之激戰於涿鹿，久戰不勝，西王母派九天玄女下凡，授黃帝靈符，道法與【陰符經】，黃帝終於擒殺蚩尤。後來他廣遊名山，向務光子，容成公，廣成子等神仙訪求修仙之道，在王屋山煉成九鼎金丹。於是放棄王位，入青丘山拜見紫府先生受三皇內文，又在青城山謁見中黃丈人秘傳神仙真一之法，後登雲台山見寧先生受龍踐仙經。最後，採首山之銅在荊山作寶鼎。成功之日，有龍從天而降；黃帝騎上龍升天成仙，成為五天帝之一，居中央之位以主四方。」

梁代道士陶弘景編撰《真靈位業圖》，排列神仙位次，稱他為「元圃真人軒轅黃帝」列在第三神階之左位。《道藏》中收有《黃帝陰符經》、《黃帝九鼎神丹經》等。

【道教衆仙傳】黃帝、姓公孫，生於軒轅之丘，故曰軒轅氏。因國於有熊，亦曰有熊氏；復與蚩尤戰於涿鹿，諸侯尊為天子，以代神農氏，因有土德之瑞，故又號黃帝。曾命蒼頡制六書，風后衍制陣法，隸省成度量衡，伶倫定律呂，岐伯作內經，凡宮室器用衣物貨幣制度皆始於此。

立為天子十九年，聞廣成子在崆峒，因往見之，曰：「敢問至道。」廣成子曰：「自汝治天下，雲氣不待聚而雨，草木不待黃而落，日月之光益以荒矣，奚足以語至道。」

黃帝史略

退居三月，復往見之。廣成子南首而臥，黃帝從下風膝行而進，稽首問曰：「敢問自身，奈何而可長久。」廣成子蹶然起曰：「善哉問乎！吾語汝，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心靜神清，無勞汝形，無搖汝精，無使汝思慮營營，乃可長生。目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知，汝神將守形，形乃長生。慎汝內，閉汝內，多知為敗，詳參細究，則可終身日用而無窮矣。」

帝再拜曰：「廣成子之調天也，退而養心服形，晝而魂遊華胥之國。國在弇州之西，臺州之北，不知離此幾千萬里，蓋非舟車所及，惟神遊而已。國無師長，民無嗜欲，不知樂生惡死，故無夭殤；不知親己疏物，故無愛憎；不知背逆向順，故無利害。都無所愛惜，都無所畏忌。入水不溺，入火不熱。乘空若履實，寢虛若枕牀。雲霧不垓其勢，雷霆不亂其聽。美惡不滑其心，山嶽不躡其步，惟神行而已。」

黃帝既寤，欣然自得，乃召力牧等語之曰：「朕閒居三月，思有以養身矣，而於治物之道弗獲。今所夢若此，方知至道不可以情求，不可以告若。」

其後天下大治，幾若華胥之國。帝後採首山銅鑄鼎於荆山下。鼎成，有龍垂鬚下迎黃帝，帝乃乘之。後宮及羣臣從之者七十餘人，餘臣悉持龍鬚，龍鬚拔，因墮其弓。百姓仰望帝上，乃抱其弓與鬚而號。後人因名其處曰鼎湖，弓曰烏號。

目錄

黃帝陰符經之黃帝史略黃帝史略

二

陰符經註序

一六

陰符經註解跋

一七

經文

一八

上篇

一．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

二三

二．天有五賊，見之者昌。

二五

三．五賊在心，施行於天，宇宙在乎手，萬化生乎身。

二七

四．天性，人也。人心，機也。立天之道，以定人也。

三二

目錄

目錄

五． 天發殺機，移星換宿，地發殺機，龍蛇起陸，人發殺機，天地反覆，天人合發，萬化定基。

三七

六． 性有巧拙，可以伏藏。

五〇

七． 九竅之邪，在乎三要，可以動靜。

五六

八． 火生於木，禍發必尅，姦生於國，時動必潰，知之修鍊，謂之聖人。

六一

九． 天生天殺，道之理也。

七一

十． 天地，萬物之盜。萬物，人之盜。人，萬物之盜。三盜既宜，三才既安，故曰：食其時，百骸理，動其機，萬化安。

七四

十一． 人知其神而神，不知不神之所以神。

八九

目錄

十二・

日月有數，大小有定，聖功生焉，神明出焉。其盜機也，天下莫能見，莫能知。君子得之固躬，小人得之輕命。

九七

下篇

十三・

瞽者善聽，聾者善視，絕利一源，用師十倍，三返晝夜，用師萬倍。

一一〇

十四・

心生於物，死於物，機在目。

一一六

十五・

天之無恩而大恩生，迅雷烈風，莫不蠢然。至樂性餘，至靜性廉。

一二三

十六・

天之至私，用之至公。禽之制在氣。

一四三

十七・

生者死之根，死者生之根，恩生於害，害生於恩。

一五四

十八・愚人以天地文理聖，我以時物文理哲。

一六五

十九・人以愚虞聖，我不以不愚虞聖，人以奇期聖，我不以不奇期聖。

一六九

二十・沉水入火，自取滅亡。

一八六

廿一・自然之道靜，故天地萬物生。天地之道浸，故陰陽勝，陰陽雙推，而變化順矣。

二〇二

廿二・聖人知自然之道不可違，因而制之。至靜之道，律歷所不能契，爰有奇器，是生萬象，八卦甲子，神機鬼藏，陰陽之術，昭昭乎進於象矣。

二〇七

目錄

黃帝陰符經



陰符經註序

陰符經三百餘字，其言深奧，其理精微，鑿開混沌，剖析鴻濛，演造化之秘，闡性命之幽，為古今來修道第一部真經。唐陸龜蒙謂黃帝所著，宋陳淵謂黃帝受於廣成子，朱文公亦謂黃帝著，邵堯夫謂戰國時書，程伊川又謂非商末即周末時書。其說紛紛，各述所知，究無定見。以予論之，世皆傳為黃帝陰符經，丹經子書，俱謂陰符經係黃帝所作，考之文字，始於黃帝，興於唐虞夏商，或者黃帝譌作，口口相傳，不記文字，後世成真仙侶，筆之於書，流傳世間，亦未可定。就其世傳之說，丹書之載，謂黃帝著之，亦無不可，但此書沿訛已久，苦無善本，字句差錯者甚多，或借驪山老姥百言演道，百言演法，百言演術之說，紊亂聖道，以盲引盲，更有借伊呂張果子房孔明註語，欺世惑人者，以此魚目混珠，指鹿為馬，大失真經妙旨。予于乾隆四十四年歲次己亥，於南台深處，取諸家註本，校正字句，細心斟酌，略釋數語，述其大意，掃邪救正，以破狂言亂語之弊，高明者自能辨之。

大清嘉慶三年歲次戊午九月九日、棲雲山、素樸散人悟元子，劉一明叙於自在窩中。

序

跋

陰符經註解跋

陰符經者，黃帝演道書也。而談兵之家，視為天時孤虛旺相之理，人事進退存亡之因，即緇黃之流，淺窺聖經，謬為註疏者亦不少，不幾誤璞為鼠，以青蛙作黃乎。我悟元老師，造性命之精，證天人之奧，體古聖覺世之婆心，思發其覆，憫後學窮理而無門，詳為之解，掃諸說之悖謬，詮陰符之肯綮，其中盡性至命之學，有為無為之理，靡不詳明且備，將數千年埋沒之陰符，至今原旨畢露，而無餘蘊矣。經云：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僕則曰：「聖經之精，聖道之微，盡矣。」

大清嘉慶三年歲次戊午九月九日受業門人王附青雲峰甫沐手敬題

經文

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

天有五賊，見之者昌。

五賊在心，施行於天，宇宙在乎手，萬化生乎身。

天性，人也。人心，機也。立天之道，以定人也。

天發殺機，移星換宿，地發殺機，龍蛇起陸，人發殺機，天地反覆，天人合發，萬化定基。

性有巧拙，可以伏藏。

九竅之邪，在乎三要，可以動靜。

火生於木，禍發必尅，姦生於國，時動必潰，知之修鍊，謂之聖人。

天生天殺，道之理也。

天地，萬物之盜。萬物，人之盜。人，萬物之盜。三盜既宜，三才既安，故曰：食其時，百骸理，動其機，萬化安。

人知其神而神，不知不神之所以神。

日月有數，大小有定，聖功生焉，神明出焉。其盜機也，天下莫能見，莫能知。君子得之固窮，小人得之輕命。

瞽者善聽，聾者善視，絕利一源，用師十倍，三返晝夜，用師萬倍。心生於物，死於物，機在目。

天之無恩而大恩生，迅雷烈風，莫不蠢然。至樂性餘，至靜性廉。天之至私，用之至公。禽之制在氣。

生者死之根，死者生之根，恩生於害，害生於恩。

愚人以天地文理聖，我以時物文理哲。

人以愚虞聖，我以不愚虞聖，人以奇期聖，我以不奇期聖。

沉水入火，自取滅亡。

自然之道靜，故天地萬物生。天地之道浸，故陰陽勝，陰陽雙推，而變化順矣。聖人知自然之道不可違，因而制之。至靜之道，律歷所不能契，爰有奇器，是生萬象，八卦甲子，神機鬼藏，陰陽之術，昭昭乎進於象矣。

陰符經、軒轅黃帝著。悟元子、劉一明註。

陰者，暗也，默也。人莫能見，莫能知，而已獨見獨知之謂。

經文

經文

符者，契也，兩而相合，彼此而一之調。經者，徑也，道也，常也。常行之道經久不易之調。陰符經即神明暗運，默契造化之道。默契造化，則人與天合，一動一靜，皆是天機，人亦一天矣。上中下三篇，無非申明陰符經三字，會得陰符經三字，則三篇大意，可推而知矣。

上
篇



一． 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

性命之道，一天道也。天之道，陰陽之道耳。修道者，能知天道奧妙，而神明默運，竊陰陽之氣，奪造化之權，可以長生不死，可以無生無死。然其最要處，則在能觀能執耳。何謂觀？格物致知之為觀，極深研幾之為觀，心知神會之為觀，迴光返照之為觀，不隱不瞞之為觀。何謂執？專心致志之為執，身體力行之為執，愈久愈力之為執，無過不及之為執，始終為一之為執。

觀天道，無為之功，頓悟也，所以了性，執天行，有為之學，漸修也，所以了命。能觀能執，用陰陽之道以脫陰陽，依世間法而出世間，性命俱了，心法兩忘，超出天地，永劫長存。只此兩句，即是成仙成佛天梯，為聖為賢之大道，外此者，皆是旁門曲徑，邪說淫辭，故曰：「盡矣」。

【附註】：聖人之道者，即天地之道也。何以見之？易經繫傳（下）第二章：「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

又（上傳）第四章、易與天地準。「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為物，遊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

天道運行，陰陽造化，消息盈虛，日月往來，故有晝夜寒暑，風雷雨電之象，萬物及萬事因而有生長、收藏、榮枯、得失、興衰、成敗、吉凶、禍福之發生。

易經繫傳（上）第一章，天尊地卑。開宗明義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天地有尊卑上下之別，人與萬物亦有貴賤、賢愚、榮辱之分。天地陰陽有動靜之常，萬物有行止之統規。陰陽動靜不失常，則天道清明，地道遐昌，四時順序，風調雨順，萬物自安而舒泰。

人為萬物之靈，聖人觀天地之道，因而效之，利物濟人。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雨露無私澤。若人之動靜行止，默契天地之機，不失其常規矩，居心公正無私，柔弱仁慈，謙遜退讓，清虛自守。其修也，自然水火既濟，坎離相交，陰陽和合，三花聚頂，五氣朝元，五臟六腑可得而調泰，九竅百骸光明通暢，性命可固也。修身則身健，處事則事成，治國則國安，治天下則得天下矣。如若背道失德者，放僻邪巧，驕矜暴戾，奢穿淫亂，則水火不濟，陰陽失調，神失氣散，萬魔



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

來攻，百病叢生，英年早逝，天奪壽算。豈能修身、處事，齊家、治國、平天下哉！
【太平經合校】卷十八至三十四中曰：「故順天地者，其治長久。順四時者，其王日興。道無其辭，一陰一陽，為其用也。得其治者昌，失其治者亂，得其治者神且明，失其治者，道不可行。詳思此意，與道合同。」由此觀之，上古聖人賢君，無不體天法道，尊道貴德，效法天地陰陽動靜之機，暗通神明造化之德，以此之執，以此之行，盡矣！

二． 天有五賊，見之者昌。

五賊者，金木水火土也。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人即受此氣以生以長，但自陽極陰生，先天入於後天，五行不能和合，自相賊害，各一本性。木以金為賊、金以火為賊、火以水為賊、水以土為賊、土以木為賊，是所謂天之五賊也。惟此五賊，百姓日用而不自知。順行其氣，以故生而死，死而生，生死不已。若有見之者，逆施造化，顛倒五行，金本剋木，木反因之而成器。木本剋土，土反因之而生榮。土本剋水，水反之而不泛。水本剋火，火反因而不燥。火本剋金，金反之而生明。尅中有生，五賊轉而為五寶。一氣渾然，還元返本，豈不昌乎？

【附註】：太上清靜經曰：「大道無形，生育天地；大道無情，運行日月；大道無名，長養萬物。」

是說大自然，天道左旋，地道右旋，運行不殆，陰陽升降造化之過程中，乃無思無為，從而自然而散發生出五類元素，此五類元素統稱【五行】。五行有質有氣，五質為金、木、水、火、土，此五種元質可造就各種物體。而五行之氣是風、

寒、暑、濕、燥是天地生生化化各種萬物之元氣。

其氣運化成序，是為春、夏、秋、冬（四時），再加長夏，即五季。譬春為木，木能生火，故火者應於夏季；火能生土，土應於長夏；土能生金，金應於秋；金能生水，水又應於冬季。此五行根據五方運化為五季順生之序。其方位即東、南、西、北、中。由五類元素產生之事物有青、赤、白、黑、黃五色。而五音是宮、商、角、徵、羽。五味為酸、鹹、苦、辛、甘。事物其本身變化，過程是生、長、化、收、藏。應於人身是心、肝、脾、肺、腎五臟。眼、耳、口、鼻、舌則為五官。形體則為筋、骨、肉、皮毛、血脈。五情為怒、喜、思、悲憂、恐。而人倫之規範為仁、義、禮、智、信五常。可參閱拙作之【道海和衷】第九及十三頁之五行網絡表，恕不累贅於此。

萬物與人於尋常時得五類生長保養，但不知不覺間被偷奪損耗命體。天有天之默默偷取，萬物有萬物之暗暗誘取，有人對萬物之生殺強取。故聖人既明此五行相生相剋之道，有順逆生殺之機，能見、能知、能行，乃用盜天地而奪造化之功，遂得返還，豈能見五賊而不昌乎！

三． 五賊在心，施行於天。宇宙在乎手，萬化生乎身。

人秉五行之氣而生身，身中即具此五行之氣。然心者身之主，身者心之室，五賊在身，實在心也，但心有入心道心之分，人心用事，則五賊發而為喜怒哀樂慾之五物。道心用事，則五賊變而為仁義禮智信之五德。若能觀天而明五行之消息，以道心為運用，一步一趨，盡出於天而不由人，宇宙雖大，如在手掌之中，萬化雖多，不出一身之內，攢五行而合四象，以了性命，可不難乎？

【附註】：五賊之義既明，有陰陽，有內外，有正反，有順逆，而人身秉此五行之氣，一動一靜，或利或害，聖人知之，教人善用，故易曰：「君子以洗心退藏於密。」故儒家之「正心盡性」，釋家之「明心見性」，而道家之「修心煉性」，皆異曲同工也。若五賊在心，不以人心之造作而為，改以天心之道作而施為，宇宙在乎手，性命得固，而道炁常存矣！

【傳授三洞經戒法錄略說】卷下：「心者禁也，一身之主，禁制形神，使不邪也。心則神也，變化不測，無定形也。魂在肝，魄在肺，精在腎，志在脾，神在心，

五賊在心，施行於天。宇宙在乎手，萬化生乎身。

所以字殊隨處名也。」繼曰：「從道受分調之命，自一稟形調之性，所以任物謂之心，心有所意謂之意，意之所之謂之志，事無不知謂之智，智周萬物謂之慧，所以通生謂之道。道者，有而無形，無而有情，變化不測，通神羣生，在人之身則為神明，所謂心也。所以教人修道，即修心也；教人修心，即修道也。」

【三十代天師虛靖真君語錄】卷一《心說》：夫心者，萬法之宗，九竅之主，生死之本，善惡之源，與天地而並生，為神明之主宰……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強名曰道，強名曰心。

【心之功能】：五臟中最重要之一個臟器，即所謂「君主之位」。心主血脈，血液之運行有賴於心氣之推動。《素問》「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心」在此主要是指中樞神經系統之活動。「神」是指各種思想活動之集中表現。人體臟腑，氣血在心之影響下，進行統一協調之生理活動。如心有病變，失却神明統率之作用，其它臟腑之生理功能也會受影響。心與神之關係是：心是人身之根本，神居心中，受心之支配。若心之功能失常，就會出現神明變亂之病狀，產生心煩、驚悸、少寐、多夢、甚至昏迷、痴呆、澹妄、狂躁等多種病症。

修煉家認為，食飽損心，故修煉家特別重視對心之調護，其通過意念之集中，思想之人定，肌體之鬆弛，達到調養心神，而使心神不受外界事物之干擾下，發揮

其調理臟腑之功能。使臟腑間之關係，相對平衡，各安其職，發揮應有之作用。心主血脈，通過血脈，通過靜修內守，心神安寧後，心氣更能發揮其統轄血液運行之功能。

道家有玄功心法之施為，故有曰：「我命由我不由天，宇宙在乎手，萬化生乎身。」

心有「心火」：內煉名詞「心屬南方火，為赤帝神，形如朱雀，象如倒懸蓮蕊。心者，纖也，所納纖微，無不貫注，變水為血也。重十二兩，居肺下肝上，對鳩尾下一寸。色如縞映絳，中有七孔，三毛。上智之人，心孔通明；中智之人，五孔，心穴通氣；下智無孔，氣明不通，無智狡詐。心為肝子，為脾母。舌為之宮闕，竅通耳。左耳為丙，右耳為丁。液為汗，腎邪入心則汗溢，其味苦。小腸為心之腑，與心合。《黃庭經》曰：「心部之宅蓮含花，下有童子丹元家，主適寒熱榮衛和，丹綿緋囊披玉羅。」其聲徵，其臭焦，故人有不暢事，心即焦躁。心氣通則知五味，心病則舌焦卷而短，不知五味也。其性禮，其情樂。人年六十，心氣衰弱，言多錯忘。心脈出於中沖，生之本，神之處也，主明運用。心合於脈，其榮色也，血脈虛少，不能於臟腑者，心先死也。心合辰之巳午，外應南岳，上通熒惑之精。故心風者，舌縮不能言也。血壅者，心惊也；舌無味者，心虛也；善忘者，心神離也；重

五賊在心，施行於天。宇宙在乎手，萬化生乎身。

語者，心亂也；多悲者，心傷也；好食苦者，心不足也；面青黑者，心氣冷也；容色鮮好，紅活有光，心無病也。肺邪人心則多言。心通徵，心有疾，當用呵，呵者，出心之邪氣也。故夏三月，欲安其神者，則含忠覆孝，輔義安仁，定息火熾，澄和心神，外絕聲色，內薄滋味，可以居高朗，遠眺望，早臥早起，無厭於日，順於正陽，以消暑氣。逆之則腎心相爭，水火相無，火病由此而作矣。」

【黃帝內經】：黃帝問于岐伯曰：「余聞上古之人，春秋皆度百歲，而動作不衰；今時之人，年半百而動作皆衰者，時世異耶？人將失之耶？」

岐伯對曰：「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于陰陽，和于術數，飲食有節，起居有常，不妄作勞，故能形與神俱，而盡終其天年，度百歲乃去。今時之人不然也，以酒為漿，以妄為常，醉以入房，以欲竭其精，以耗散其真，不知持滿，不時御神，務快其心。逆於生樂，起居無節，故半百而衰也。」

又曰：「夫上古聖人之教下也，皆謂之；虛邪賊風，避之有時，恬淡虛無，真氣從之，精神內守，病安從來。是以志閑而少欲，心安而不懼，形勞而不倦，氣從以順，各從其欲，皆得所願。故美其食，任其服，樂其俗，高下不相慕，其民故曰樸。是以嗜欲不能勞其目，淫邪不能惑其心，愚、智、賢、不肖、不懼于物，故合於道。所以能年皆度百歲而動作不衰者，以其德全不危也。」

是以道家有云：「以術延命，以道全形。」然後把握天地陰陽造化之玄機，修仙了道。《通玄經》：「四方上下謂之宇，往古今來之謂宙。《陰符經三皇玉訣》：「宇宙者，天地也。陰陽萬物之本，受陰陽而成形。陰者，地氣，陽者，天氣。天氣下降，地氣受之，地氣上騰，天氣接之。天氣地氣相交，陰陽感契，萬物生化成象。」上古聖人把握此陰陽造化本身內外之玄機，故曰：「宇宙在乎手，變化生乎身」也。劉處玄《陰符經注》：「掌握陰陽變通，地天交泰之機。」

五賊在心，施行於天。宇宙在乎手，萬化生乎身。

四． 天性，人也。人心，機也。立天之道，以定人也。

天性者，天賦之性，即真如之性，所謂真心，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而人得以為人者是也。人心者，氣質之性，即知識之性，所謂機心，見景生情，隨風揚波，而人因之有生有死是也。天性者，天機，即天道。人心者，人機，即是人道。守天機者存，順人機者亡。惟大聖人，觀天道，執天行，中立不倚，寂然不動，感而遂通，修真性而化氣性，守天道而定人心，不使有一毫客氣雜於方寸之內也。

【附註】：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

天賦與人之性命乃自然而然，並無造作，是所謂各正性命，有所不同。惟人者有異於禽獸，故能統率其性以修其道以教於別人，是為脩道之謂教也。

堯、舜、禹、湯歷聖相傳之十六字心法：【人心唯危，道心唯微；唯精唯一，允執厥中。】此四句聖教心傳大道，教人守中、執中、體中、用中。故中庸者乃「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其首章有言：「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發而皆中節之謂

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此為「天下之正道，天下之定理」。

太上道祖之道德經、第五章、守中章，乃示人內聖功夫，內觀內守，內神內化，致中和，則天地位焉！萬物生焉！（是為聖功生焉！神明出焉！）達到心性修養之上聖功神化境界。

易經繫傳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又曰：「乾坤其易之門邪？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以體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乾為天為父，坤為陰為地為母，天地陰陽交則萬物生；故舉乾陽坤陰，而天地人生之道盡矣。（易）謂：「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

【說卦傳】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参天兩地而倚數，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繼又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故六畫而成卦。」

由上可知（易）道之大用，在涵蓋天道地道人道於性命之道中，得能幽贊神明而神化，而天地人神合一。苟能如是，方能內修、內正、內養、內全其心性，而毋失其真一本心本性。既能定人之心性，即能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



天性，人也。人心，機也。立天之道，以定人也。

合其序，與造化合其體，與宇宙同始終，而博大高明，神化無方，悠久無疆矣。人之心性能與天道之合一，亦全在於斯耳！

人生內聖修養心法：石屋金言（文山遜叟、蕭天石）

能高尚其志，以聖賢豪傑自期者	天不能限
能超世特立，以天下後世自任者	天不能害
能剛健貞固，不屈不撓而不怯者	天不能弱
能自強不息，朝乾夕惕而不休者	天不能敗
能自有其有，而不貪人之所有者	天不能貧
能自適其適，而不慕人之所適者	天不能苦
能捨己從人，與天下人共天下者	天不能孤
能繼往開來，為宇宙作育英才者	天不能絕
能慢天下之慢，而不自慢其慢者	天不能困
能樂天下之樂，而不自樂其樂者	天不能窮
能外形骸，並忘物我而輕富貴者	天不能賤
能外生死，與天地精神獨往來者	天不能死

石屋金言 人生守則

以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為治學之本。
以聖賢自期，天下自任，為持志之本。
以無思無慮，無念無妄，為正心之本。
以渾融物我，含宏天地，為養氣之本。
以懲忿窒欲，閑邪存誠，為修身之本。
以孝弟和順，克謙克讓，為齊家之本。
以大公無私，居仁由義，為經世之本。
以任勞任怨，有為有守，為負責之本。
以擇善固執，實事求是，為治事之本。
以乾健剛毅，自強不息，為成功之本。
以直躬勁節，明耻養勇，為立德之本。
以推己及人，報怨以德，為待人之本。
以利人濟物，和光同塵，為處世之本。
以盡倫盡理，盡心盡性，為進道之本。
以同天立極，因物與化，為作聖之本。

天性，人也。人心，機也。立天之道，以定人也。



天性，人也。人心，機也。立天之道，以定人也。

【論語】：學而第一：有子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以上箴言，可作為個人之座右銘，採用而時習之，天人合一登真達道之要素也。

五．
天發殺機，移星易宿；地發殺機，龍蛇起陸；
人發殺機，天地反覆。天人合發，萬變定基。

殺機者，陰肅之氣，所以傷物也。然無陰不能生陽，非殺無以衛生，故天之殺機一發，則週而復始，而星宿移轉，斗柄回寅。地之殺機一發，則剝極而復，龍蛇起陸，靜極又動。惟人也亦具一天地也，亦有此陰陽也，若能效天法地，運動殺機，則五行顛倒，而地天交泰，何則？人心若與天心合，顛倒陰陽只片時，天時人事合而一之，則萬物變化之根基，即於此而定矣。中庸所謂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者，即此也。

【附註】：陰符經疏、唐、李筌。天發殺機，公道也。人發殺機，私情也。龍蛇感公道而震。私情紊亂天地而反覆。天人俱合於公道，則千變萬化，無不定矣。疏曰、天含五炁，遞為生殺，自然有之天道，生殺皆合其機宜，不妄發動。陰陽改變，時代遷謝，去故就新，此天發殺機，皆至公也。乘天威殺之機、或龍或蛇，沉隱之類、皆能震起於陵陸。順天應時、暢達於其間、為乘天之機、不失其宜也。

人發殺機、天地反覆者，人是五行之子，須順五炁之生殺，任陰陽之陶運，何

天發殺機，移星易宿；地發殺機，龍蛇起陸；
人發殺機，天地反覆。天人合發，萬變定基。

天發殺機，移星易宿；地發殺機，龍蛇起陸；
人發殺機，天地反覆。天人合發，萬變定基。

得擅自興其生殺乎！至而世間之法，殺人者死，殺生者罪，何也？為非天之合殺，彼人奈何殺之乎？言人不合妄動殺機也。至如奸臣逆節，違背天道，反叛君親，恣行凶惡，損害於世，擅行屠戮，妄動殺機者，同翻天作地，覆地作天，如此之大亂，為逆天之大禍，是名天地反覆。此則人怨神怒，天將誅之、人共殺之，俱合其殺機，是名天人合發，萬變定基。罰叛討逆，順天行誅，皆合天殺之機宜，恆至公之正道，則萬物咸伏，無敢妄動，名曰定基。君臣之道，貴其公正。若能動用合其天機，應運同其天道，此則人安其心，物安其體，五行安其位，嶽瀆安其靈，上施道德，下行仁義，災害不生，禍亂不作，天人靜默，名曰定基。

【說苑】、卷十八，辨物。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則之。」昔者高宗、成王感於雉雉暴風之變，脩身自改而享豐昌之福也；逮秦皇帝即位，慧星四見，蝗蟲蔽天，冬雷夏凍，石隕東郡，大人出臨洮，妖孽並見，營惑守心，星萐大角，大角以亡；終不能改。二世立，又重其惡；及即位，日月薄蝕，山林淪亡，辰星出於四孟，太白經天而行，無雲而雷，枉矢夜光，熒惑襲月，孽火燒宮，野禽戲庭，都門內崩。天變動於上，羣臣昏於朝，百姓亂於下，遂不察，是以亡也。

【註】：高宗，殷高宗；成王，周成王。雉雉：雄雉鳴。萐，遮蔽。大角，星名，又名棟星、天棟。四孟，四時之孟月，即陰曆之孟春正月，孟夏四月，孟秋七

月，孟冬十月。

【註釋】：易經說：「上天垂示現象以明吉凶，聖人效法它。」以前殷高宗因為雄雉飛上鼎耳啼叫，周成王因為無緣無故吹了一陣暴風，趕忙修養道德，悔改自己，而得享昌隆之國運。到秦始皇即位，四次出現慧星，漫天都是蝗蟲，冬天打雷，夏天下雪，隕石落東郡，臨洮出現長人，種種妖妄災異之事相繼出現，火星守著天心，星球將天棟遮蔽，弄得天棟亡失不見；始皇不知悔改。秦二世即位，更加暴虐，日月虧蝕，山林沉淪，水星出現在四季之孟月，金星居然會行過天際，沒有陰雨竟會打響雷，像大流星之枉矢卻在夜裏發光，火星沖撞著月球，不明來歷之災火焚燒了宮室，野鳥在朝廷上啄戲，都門無緣無故崩塌。如此，上天顯示災異，朝廷羣臣更昏瞶無德，而百姓自然亂成一片，因為不知反省而至亡國。

周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陽父曰：「周將亡矣。夫天地之氣，不失其序，若過其序，民亂之也。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烝，於是地震。今山川震，是陽出其所而填陰也；陽溢而壯，陰源必塞，國必亡。夫水土演而民用足也，土無所演，民乏財用，不亡何待？昔伊雒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德如二代之季矣；其川源塞，塞必竭，夫國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亡之徵也。川竭山必崩，若國亡不過十年，數之紀也，天之所棄不過紀。」是歲也，三川竭，岐山崩，十一年幽王乃

天發殺機，移星易宿；地發殺機，龍蛇起陸；
人發殺機，天地反覆。天人合發，萬變定基。

滅，周乃東遷。」

【註】：一、周幽王，春秋周宣王子，名宮涅。寵褒姒而為申侯、犬戎所滅。

二、西周，周武王到周幽王定都鎬京，在洛邑以西，史稱西周。

三、伯陽父，周之太史伯陽，或是老子？不可考。

四、烝：上升。

五、演：繁殖生物。

六、伊水：雒水。

七、河：黃河。

【註釋】：周幽王二年，西周之三川都發生大地震，伯陽說：「周就要滅亡了。

因為天地間之種種氣象，是不會秩序失常，若失常，百姓會作亂。陽氣潛伏而不能伸張，陰氣被迫而不能上升，於是有地震。現在三川有大地震，是陽氣失其位，被陰氣填占了；陽氣太滿，太壯大，陰氣源頭必然遭受阻塞，國家也必然要喪亡。因為水土能繁殖生物，而後百姓之用度才能富足，土地既不能繁殖生物，百姓之財用自然匱乏，不喪亡還有何等待？以前伊水、雒水枯竭而夏朝滅亡，黃河枯竭而商朝滅亡，現在周朝之道德就像前兩代之晚季；川源阻塞，阻塞就是枯竭，而一個國家要依恃山川，山川竭，正是喪亡之徵兆。川枯竭則山必要崩陷，那麼國家拖不過十

年準要喪亡者，這是數紀，上天要唾棄她，一定不過十年。」就在那年，三川枯竭，岐山崩陷，周幽王十一年就被滅了。周於是往東遷到洛邑。

人發殺機之天地反覆

史記、卷七十三，白起列傳。

白起者，鄆人也。善用兵，事秦昭王。

昭王十三年，而白起為左庶長，將而擊韓之新城。是歲，穰侯相秦，舉任鄆以為漢中守。其明年，白起為左更，攻韓，魏于伊闕，斬首二十四萬，又虜其將公孫喜，拔五城。起遷為國尉。涉河取韓安邑以東，到乾河。明年，白起為大良造。攻魏，拔之，取城小大六十一。明年，起與客卿錯攻垣城，拔之。

後五年，白起攻趙，拔光狼城。後七年，白起攻楚，拔鄆、鄧五城。其明年，攻楚，拔鄆，燒夷陵，遂東至竟陵。楚王亡去郢，東走徙陳。秦以郢為南郡。白起遷為武安君。武安君因取楚，定巫、黔中郡。

昭王三十四年，白起攻魏，拔華陽，走芒卯，而虜三晉將，斬首十三萬。與趙將賈偃戰，沉其卒二萬人于河中。昭王四十三年，白起攻韓陘城，拔五城，斬首五萬。四十四年，白起攻南陽太行路，絕之。

天發殺機，移星易宿；地發殺機，龍蛇起陸；
人發殺機，天地反覆。天人合發，萬變定基。

四十五年，伐韓之野王。野王降秦，上黨道絕。其守馮亭與民謀曰：「鄭道已絕，韓必不可得為民。秦兵日進，韓不能應，不如以上黨歸趙。趙若受我，秦怒，必攻趙。趙被兵，必親韓。韓趙為一，則可以當秦。」趙孝王與平原君，平原君計之。平陽君曰：「不如勿受，受之，禍大于所得。」平原君曰：「無故得一郡，受之便。」趙受之，因封馮亭為華陽。四十六年，秦攻韓緱氏，藺，拔之。

四十七年，秦使左庶長王齕攻韓，取上黨。上黨民走趙。趙軍長平，以按上黨民。四月，齕因攻趙。趙使廉頗將。趙軍士卒犯秦斥兵，秦斥兵斬趙裨將茄。六月，陷趙軍，取二鄣四尉。七月，趙軍築壘壁而守之。秦又攻其壘，取二尉，敗其陣，奪西壘壁。廉頗堅壁以待秦，秦數挑戰，趙兵不出。趙王數以為讓。而秦相應侯又使人行千金於趙為反間，曰：「秦之所惡，獨畏馬服子趙括將耳，廉頗易與，且降矣。」趙王既怒廉頗軍多失亡，軍數敗，又反堅壁不敢戰，而又聞秦反間之言，因使趙括代廉頗將以擊秦。秦聞馬服子將，乃陰使武安君白起為上將軍，而王齕為尉裨將，令軍中有敢泄武安君者斬。趙括至，剛出兵擊秦軍。秦軍詳（通佯）敗而走，張二奇兵以劫之。趙軍逐勝，追造秦壁。壁堅拒不入，而秦奇兵二萬五千人絕趙軍後，又一軍五千絕趙壁間，趙軍分為二，糧道絕。而秦出輕兵擊之。趙戰不利，因築壁堅守，以待救至。秦王聞趙食道絕，王自之河內，賜民爵各一級，發年十五以

上悉詣長平，遮絕趙救及糧食。

至九月，趙卒不得食四十六日，皆內陰相殺食。來攻秦壘，欲出。為四隊，四五復之，不能出。其將軍趙括出銳卒自搏戰，秦軍射殺趙括。括軍敗，卒四十萬人降武安君。武安君計曰：「前秦已拔上黨，上黨民不樂為秦而歸趙。趙卒反覆，非盡殺之，恐為亂。」乃挾詐而盡坑殺之，遺其小者二百四十人歸趙。前後斬首虜四十五萬人。趙人大震。

四十八年十月，秦復定上黨郡。秦分軍為二：王齕攻皮牢，拔之；司馬梗定太原。韓、趙恐，使蘇代厚幣說秦相應侯曰：「武安君擒馬服子乎？」曰：「然。」又曰：「即圍邯鄲乎？」曰：「然。」「趙亡則秦王王矣，武安君為三公。武安君所為秦戰勝攻取七十餘城，南定鄢、郢、漢中，北擒趙括之軍，雖周、召、呂望之功不益於此矣。今趙亡，秦王王，則武安君必為三公，君能為之下乎？雖無欲為之下，固不得已矣。秦嘗攻韓，圍邢丘，困上黨，上黨之民皆反為趙，天下不樂為秦民之日久矣。今亡趙，北地入燕，東地入齊，南地入韓、魏，則君之所得民亡幾何人。故不如因而割之，無以為武安君功也。」

于是應侯言于秦王曰：「秦兵勞，請許韓、趙之割地以和，且休士卒。」王聽之，割韓垣雍、趙六城以和。正月，皆罷兵。武安君聞之，由是與應侯有隙。

天發殺機，移星易宿；地發殺機，龍蛇起陸；
人發殺機，天地反覆。天人合發，萬變定基。

天發殺機，移星易宿；地發殺機，龍蛇起陸；
人發殺機，天地反覆。天人合發，萬變定基。

其九月，秦復發兵，使五大夫王陵攻趙邯鄲。是時武安軍病，不任行。四十九年正月，陵攻邯鄲，少利，秦益發兵佐陵。陵兵亡五校。武安君病愈，秦王欲使武安君代陵將。武安君言曰：「邯鄲實未易攻也。且諸侯救日至，彼諸侯怨秦之日久矣，今秦強破長平軍，而秦卒死過半，國內空。遠絕河山而爭人國都，趙應其內，諸侯攻其外，破秦軍必矣。不可。」秦王自命不行；乃使應侯請之，武安君終辭不肯行，遂稱病。

秦王使王齕代陵將，八九月圍邯鄲，不能拔。楚使春申君及魏公子將兵數十萬攻秦軍，秦軍多失亡。武安君言曰：「秦不聽臣計，今如何矣！」秦王聞之，怒，強起武安君，武安君遂稱病篤。應侯請之，不起。于是免武安君為士伍，遷之陰密。武安君病，未能行。居三月，諸侯攻秦軍急，秦軍數却，使者日至。秦人乃使人遣白起，不得留咸陽中。

武安君既行，出咸陽西門十里，至杜郵。秦昭王與應侯群臣議曰：「白起之遷，其意尚怏怏不服，有餘言。」秦王乃使使者賜之劍，自裁。武安君引劍將自剄，曰：「我何罪于天而至此哉？」良久，曰：「我固當死。長平之戰，趙卒降者數十萬人，我詐而盡坑之，是足以死。」遂自殺。武安君之死也，以秦昭王五十年十一月。死而非其罪，秦人憐之，鄉邑皆祭祀焉。

【人發殺機者，歷史尚有】：第一次世界大戰、第二次世界大戰、德國之希魔特拉毒氣集體殺猶太人、日本軍國主義侵華之南京大屠殺、國共內鬨之蔣介石拒抗日而剿共，中國同胞死傷數以千千萬萬計、美國在全世界之開闢戰場、美國總統布殊之好戰，及有英國首相貝里雅助陣，朋比為奸等，殺人眾多，其慘況，真是天地反覆也。

天人合發之萬變定基

黃石公三略（下）聖賢。

夫能扶天下之危者，則據天下之安。能除天下之憂者，則享天下之樂。能救天下之禍者，則獲天下之福。故澤及于民，則賢人歸之。澤及昆蟲，則聖人歸之。賢人所歸，則其國強。聖人所歸，則六合同。求賢以德、致聖以道。賢去則國微，聖去則國乖。微者危之階，乖者亡之徵。

聖人之政，降人以體，聖人之政，降人以心。體降可以圖始，心降可以保終。降體以禮，降心以樂。所謂樂者，非金、石、絲、竹也，謂人樂其家，謂人樂其俗，謂人樂其業，謂人樂其都邑，謂人樂其政令，謂人樂其道德；如此君人者，乃作樂以節之，使不失其和。故有德之君，以樂樂人，無德之君，以樂樂身。樂人者，久

天發殺機，移星易宿；地發殺機，龍蛇起陸；
人發殺機，天地反覆。天人合發，萬變定基。

天發殺機，移星易宿；地發殺機，龍蛇起陸；
人發殺機，天地反覆。天人合發，萬變定基。

而長，樂身者不久而亡。

釋近謀近者，勞而無功。釋遠謀者，佚而有終。佚政多忠臣，勞政多怨民。故曰：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強。能有其有者安，貪人之有者殘。殘滅之政，累世受患。造作過制，雖成必敗。

舍己而教人者逆，正己而化人者順。逆者亂之招，順者治之要。

道、德、仁、義、禮五者，一體也。道者人之所蹈，德者人之所得，仁者人之所親，義者人之所宜，禮者人之所體，不可無一焉。故夙興夜寐，禮之制也。討賊報讎，義之決也，惻隱之心，仁之發也。得己，得人，德之路也。使人均平，不失其所，道之化也。

禮記卷二十一、禮運第九之一

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脩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

【註解】：大道，言道之廣大而不偏私也。行，謂通達於天下也。天下為公者，

天子之位，傳賢而不傳子也。選賢與能，諸侯國不傳世，惟賢能者則選而用之也。講信者，談說忠信之行。脩睦者，脩習親睦之事。男有分者，士、農、工、商各安其業也。女有歸者，嫁不失時也。謀，謂相圖謀也。蓋人之所以相圖謀而至於為盜竊亂賊者，由於身困窮而俗惡薄也。今大道之行如此，則民無不足不贍之患，而有親遜和睦之風，故圖謀閉塞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門戶之扉從外闔而不閉也。同，和也，平也。此言五帝之時也。

太公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則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則失天下；天有時，地有財，能與人共之者仁也，仁之所至，天下歸之。」

國父、孫逸仙（中山）曾有云：「中國固有之政治哲學精微博大，高明確實，為外國之政治家所不及，歐洲國家雖然進步，其新文化不如中國政治哲學之完全。中國有一套有系統之政治哲學，在外國之政治家還沒有見到，亦未有說得那麼清楚。就大學、中庸所說之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從每個人由內部作起，推展到平天下，這精微開展之理論，外國之政治哲學家，從來沒有見過或說過，所以中國這套政治哲學是我國古老之瑰寶，應該保存及發揚光大，為天下人謀福祉。」

天發殺機，移星易宿；地發殺機，龍蛇起陸；
人發殺機，天地反覆。天人合發，萬變定基。

天人合發，萬變定基之修煉玄功，若何？

悟真篇、卷中、其二十二有云：

「先且觀天明五賊，次須察地以安民。

民安國富當求戰，戰罷方能見聖人。」

【注釋】：悟真篇闡幽、朱雲陽、元育註解。此章言復命之功，即金丹之作用也。獨修一物，既非大道，彼金丹大道何如哉？欲修金丹必須洞曉陰陽，深達造化。是以觀天之道，執天之行，明五賊即五行，天之所以造化萬物，即人之所以自造自化者也。若不明互生、互殺之妙用，怎得成丹。故欲執天之行，必先觀天之道，內觀洞然，纔好下手。身中造化，不離方寸地，此地兼攝坎離二用。察之則主立矣。主立則六根歸元，聽命天君，是謂民安。三寶內斂，外邪不生，是謂國富。從此坎離交姤，方結金丹，有龍爭虎鬪之象。交姤之時，六根大定，意識不行，五賊皆束首受我驅策，陰魔掃跡，有戰勝之象，自此露出本來面目，便是聖胎，而見自己之聖人矣。以復命而兼了性，與天地合其德，方稱大道。

【三注】：陸子野曰：「民安國富者，一身之謂也；身中精、氣、神，人民也。精全氣壯，謂之民安；四大康健，謂之國富。」此為煉己功夫之成就。觀天察地，即上觀天道之轉運，下察地理剛柔之變遷，中養自己神氣之充足。三者俱備，五行

相生相成，則可稱為國富民安。國富民安，比喻身健藥足，如國家承平之象，實際是指煉己功夫。

求戰，和五賊戰鬪之義，賊本義是（賊害），今反說見之者昌，此即如對敵一樣，善于對敵，一戰而使五賊降伏，皆為我用，則金水一家，木火一家，俱歸中央土中，必然昌盛。如果妄不除，身元不固，盜賊蜂起，精耗氣散，以此而戰，必敗無疑。

戰罷，即戰勝。即煉己去賊之成就，身心大定，精滿氣足神旺，以此為基，開始行動，六根大定，識神盡除，陰魔盡去，則可以煉炁化神，金丹有象。見聖人，則為成丹得道之意。

天發殺機，移星易宿；地發殺機，龍蛇起陸；
人發殺機，天地反覆。天人合發，萬變定基。

六・ 性有巧拙，可以伏藏。

人秉陰陽之氣以成形，具良知良能以為性。性無不善，而氣有清濁，秉氣清者則為巧，秉氣濁者則為拙。性巧者多機謀，性拙者多貪痴。巧性拙性皆氣質之性，人心主事，非本來之天性。修真之道，採先天，化後天，而一切巧拙之性，皆伏藏而不用矣。

【附註】象言破疑、素樸散人、悟元子、劉一明。

性有巧拙，可以伏藏

人當父母未生之前，男女二氣交感之時，杳冥之中有一點生機，自虛無中來，所謂先天真一祖氣是也。此氣入於精血之內，陶鎔精血，混而為一。無形而即生形，無質而即生質，內而五臟六腑，外而五官百骸，變之化之，皆自然而成全。雖懷胎之婦，亦莫知其所以然也。後學不知此理，或疑人在胎中，臍帶通於母氣，母呼亦呼，母吸亦吸，漸次變化成形者。非也。夫呼吸之氣，乃後天之氣，後天之氣焉能

變化精血而成形。況乎呼吸之氣，焉能入於胞胎之中。殊不知母胎中，只有先天一點祖氣，渾渾淪淪，始而凝胎，既而養胎，始之終之，皆此祖氣成就之，別無加雜。當斯時也，雖有人形而無人道。天地萬物，水火刀兵，俱不能傷，七情六慾，五賊四相，俱不能近。究到實處，只一虛空而已。古仙教人修交道，返於父母未生以前面目者，即返於虛空之境，而無聲無臭也，即是無極。無極者，無之極，即是一無是也。

人在母腹之中，十月胎圓，瓜熟蒂落，破胞而出，足向天，頭向地，哇的一聲，方接後天之氣，自口鼻而入，下於氣海，與先天元氣相合。先天為體，後天為用，後天借先天而呼吸往來，先天借後天而蓄養血脈，不但此也，當哇的一聲時，歷劫輪迴識神，亦入於竅，而與先天元神混而為一。元神借識神而存，識神借元神而靈。但嬰兒初生，雖有後天氣，後天之神，而先天統後天，後天順先天，先後混成，混沌沌，無識無知，一真而已。

古人教人窮取生身處，即窮取生身之初，即窮取嬰兒面目也。迷人不知，妄言生身處是婦人產門者，非也。夫生人之初，嬰兒面目純白無玷，是聖賢胚胎，仙佛根芽，故飛鳥不搏，虎兇不傷，蓋不搏不傷者，以其無心也，無心則生死不碍，何災何患，此即始極之象。始極者，未交於後天，雖與後天相混，純是先天管事，因

其在始之極，由無而方始也。

人自嬰兒漸長，能行能走，能言能語，隨人指引，名曰孩兒，又名孩提之童。嬰兒無識無知，孩兒有識有知，未免浮雲點太空矣。有識有知，是由始極漸至太極矣。太極者，大之極，大極必小，陽極則必陰之時，但小未來，陰未生耳。小未來，陰未生，尚是先天用事，後天伏藏，雖有識有知，根塵尚未發，客氣尚未侵，飢只食，寒只衣。喜、怒、哀、樂、隨興隨滅，富貴窮通，不知不曉，須其自然，絕無雜念，亦是聖賢胚胎，仙佛根芽。愚人不知，以孩兒為嬰兒者非也。嬰兒是赤子，孩兒是童子，雖然皆具天真，而身分高低不一，知識有無各別。故古仙皆以返本還元為嬰兒本來面目，不取孩兒頑童面目也。

人自孩兒漸長，二八氣足，陽極生陰，日鑿一竅，陰陽兩分，各居一方，真中有假，於是智識漸開，善惡分別，是太極判而陰陽分矣。所謂二八氣足者，如月上弦下弦，兩弦合一，光輝圓滿之象。喻其先天陽極，如太極也。陽極則必陰，如太極一判，而陰陽兩離矣。愚人不知，以二八生陰之說，疑為男子十六歲而陰精洩者，非也。試觀世間男子，有十四五歲而洩精者，有十六七歲而洩精者，更有十八九歲而洩精者，歲數多寡不等，可知二八之數，不論人之年歲，乃言氣之盈滿也。

陰陽一分，於是五行亦亂矣。五行者，金木水火土之五氣也。五行在先天，則



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五行一氣，發而為仁、義、禮、智、信之五德。在後天，則土尅水，水尅火，火尅金，金尅木，木尅土，五行相戕，發而為喜、怒、哀、樂、慾之五賊，五行相合，則五德備而陰陽混一。五行分散，則五賊興而陰陽駁雜。五行一分，識神漸起，根塵漸發，真者退位，假者當權，孩兒面目亦失矣。愚人不知，以五臟分五行者，非也。夫五臟者，有形有質之濁物，為後天五行之旅寓，非先天五行之德園。若以五臟即是五行，五臟如何能分能合。且五行有先天後天之別，先天本於生身以前，後天出於生身以後。先天生聖，後天生人，兩個五行，雖分先後，皆是活者，非有定位，豈可以五臟之濁物為五行乎？

陰陽判，五行分，後天一交，先天退位，於是秉受氣質之性發，外來習染之塵生，六根門頭，門門招賊，七情孽種，種種生災，純白之體，漸漸陰氣入內矣。陰氣一入，陰氣漸長，陽氣漸消，順其所欲，無所不至矣。愚人不知，以氣質之性為真性者，非也。真性者，天命之性，屬於先天，有益於人。氣質之性者，人生之性，出於後天，有損於人，豈可以後天之性即先天之性乎！

後天用事，陰進陽退，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內而萬念作殃，外而萬物牽引，內外加攻，陽氣盡消，一身純陰，三寶耗滅，魂魄難存，不死豈能之乎！愚人不知，以數盡命絕，委之於天者，非也。夫人生所依賴者，陽氣也，一點陽氣，不盡不死。

一點陰氣，不純亦不死，順其陰氣，消滅陽氣，自尋死路，與天何涉也。

修真之道，返還之道也。返者，我已去而又來之謂。還者，陽已失而復得之義。是於純陰之內，而返還其本來真陽也。人自後天用事，一身純陰，先天陽氣消化迨盡，不有返還之功，何能無者而復有，失者而仍得耶？返還之功莫先於煉己築基。煉己者，煉其歷劫根塵，氣質偏性，與夫一切習染客氣，即懲忿窒慾，克己復禮之功。能懲忿窒慾，克己復禮，則無思無慮，不動不搖，根本堅固，即如起屋必先築基，基地堅固。木料磚瓦由人作，無不負載也。煉己即在築基之中，築基不在煉己之外。愚人不知，以煉己為守心，築基為閉精者，非也。夫煉己之功，為丹道之要着，直至陰盡陽純之後，而煉己之功方畢。若未到陰盡陽純之時，而煉己之功不可歇。若謂守心閉精，即是煉己築基，豈能全金丹之大事乎？古仙云：「還丹在一時，煉己須十月。」於此，可知非守心閉精矣。

是以，知「性有巧拙，可以伏藏。」此性乃氣質之性，人生之性，出於後天，與天命之性，屬於先天，有其不同。君不見，有著名之風水師，又名啗牙通，其精於觀摩人意，巧言令色，外表是笑臉迎人，助人化劫解厄。愚人不知，受其矇騙。亞洲之女富豪，交予他巨額款項達數以二、三十億計。並不滿足，欲併吞其全部千億遺產，公開與其私情私隱，向官說女富豪贈其全部財產，倆人間常共同玩掘地

洞，燒千元真鈔之樂趣。

對女富豪詐騙則用巧，對官應對提供則用其拙。有數拾億元騙款，購置空中巴士，兩艘遊艇，多幢別墅，極盡奢華，尤不知足，還偽造遺囑欲侵吞全部慈善基金之財產，敗訴，還要面對刑事起訴，所謂天網恢恢，疏而不失。太上曰：「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後天之性為有害之性，故道家教人修其真性，此乃先天之性，要懲忿窒欲，克己復禮，無思無慮，由後天之性返還為先天之元始祖性是也。

性有巧拙，可以伏藏。

七． 九竅之邪，在乎三要，可以動靜。

九竅者，人身上七竅，下二竅也。三要者，耳目口也，人身九竅皆受邪之處。而九竅之中，惟耳目口三者，為招邪之要口。耳聽聲則精搖目視色則神馳，口多言則氣散。精氣神一傷，則全身衰，敗性命未有不喪者。人能收視反聽，希言，閉其要口，委志虛無，內念不出，外念不入，精氣神三品大藥，凝結不散，九竅可以動，可以靜。動之靜之，盡是天機，並無人機，更何有邪氣之不消滅哉！

【附註】：周易參同契、東漢、魏伯陽著。卷中。耳目口三寶章。

耳目口三寶，固塞勿發通。真人潛深淵，浮游守規中。旋曲以視聽，開闔皆合同。為己之樞轄，動靜不竭窮。離氣內營衛，坎乃不用聰。兌合不以談，希言順鴻濛。三者既關鍵，緩體處空房。委志歸虛無，無念以為常。証難以推移，心專不縱橫。寢寐神相抱，覺寤候存亡。顏色浸以潤，骨節益堅強。排却衆陰邪，然後立正陽。修之不輟休，庶氣雲雨行。淫淫若春澤，液液象解冰。從頭流達足，究竟復上升。

往來洞無極，怱怱被容中。反者道之驗，弱者德之柄。耕耘宿污穢，細微得調暢。濁者清之路，昏久則昭明。黃中漸通理，潤澤達肌膚。初正則終修，幹立末可持。一者以掩蔽，世人莫知之。

【註釋】參同契直指箋註、素樸散人、悟元子、劉一明。

下德者，先用有為之功，而上德者，則可用無為之功。無為者，抱元守一之道，雖是上德之事，而下德者，還丹到手，命基已固，即可與上德者同一行持，自有為而入無為矣。但守中抱一之德，非是空空無為，其中有保先天化後天之功。須要萬緣俱息，諸塵不染，身心大定，方能濟事。夫身心不定者，皆由耳目口三毒害之矣。耳聽乎聲，目視乎色，口發乎言。身隨耳目口移之。心由聲色言動之。心動身移，真性不明，雖還丹到手，法身難脫，難免陽極生陰，得而終失之患。若閉塞三毒，不令發通，三毒可轉之謂，乃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之義。非禮勿視，則視者盡禮，閉其非禮之目也。非禮勿聽，則聽者盡禮，閉其非禮之耳也。非禮勿言，則言者盡禮，閉其非禮之口也。極之，見色不色而目閉，遇聲不聲而耳閉，非時不言而口閉。如能閉塞此等耳目口，則內念不得而生，外物不得而入。身心不動，真人潛於深淵，無識無知，動靜如一，而浮游守規中矣。規者，所以取圓，圓即中，

中即圓也。守規中，即允執厥中之義。潛深淵，即惟精惟一之義，精一執中，身心不動不搖矣。

旋曲以視聽者，迴光反照，黜聰毀智，收斂精神也。開闔皆合同者，心死神活，閑邪存誠，勿忘勿助也。為己之樞轄者，己為私欲轄樞所以克己也。動靜不竭窮者，或動或靜，功夫不間斷也。離氣內營衛者，離為火為神，火動則神狂而忿生，納於營衛，則懲忿而心火下降，神即定矣。坎乃不用聰者，坎為水為精，水泛則精搖而慾生，不用其聰，則窒慾而腎水上潮，精即化矣。兌為金為情，其性主悅，金燥而情動，則心悅而泄氣。言者心之聲，希言則心靜情忘，有真悅而陰陽和，一氣渾淪，而順鴻濛矣。

離坎兌三者，統精氣神為內三寶，外而耳目口閉塞，內而精氣神安靜。內外三寶，即能關鍵，則內念不出，外物不入，緩其真人之體，處於空房矣。緩者，不即不離，以逸待勞之意。空房者，空中有體，非頑空，乃真空，真空者，空而不空。故下文緊接曰：「委志歸虛無，無念以為常也。委志是不空，無念則又空。」丹書所謂只滅動心，不滅照心者是也。証難以推移，心專不縱橫者，專心而致志也。寢寐神相抱，覺寤候存亡者。寤寐而不忘也，如是用功，六根門頭無漏，不但真人法身有養，即後天幻身亦自健壯，顏色浸潤，骨節堅強，理有所決，排卻聚陰邪，然

後立正陽者。羣陰化盡，金丹成熟，功夫不到不方圓也。然後二字，大有深意。古仙云：「一毫陽氣不盡不死，一毫陰氣不盡不仙。」若稍有一點陰氣未化，猶是禍根。雖大道在望，未許我成。

故修道者，必修至於純陽無陰之地而後已也。既能排去衆邪，正陽立而穩妥，從此加功而不輟休，神清氣爽，如雲雨之行，解燥除煩，淫淫若春澤，寒氣盡化，液液象解冰，積滯頓消，從頭流達足者，從頭到尾，而細微條理。究竟復上升者，顛倒逆施，而自卑登高，往來洞無極者，一氣運用，而心堅志遠，佛佛被容中者。萬物皆空，而無思無慮。反者道之驗者，能返樸即成道之驗也。弱者德之柄，能柔弱，即剛強之本也。果能耕耘歷劫之污穢，細調本來之天真，雖始而濁，終而清，初而昏，久而明，黃中通理，潤澤達肌膚。

誠之於中，達之於外，根心生色，歸於形神俱妙之地。此節言淺意深，其不驗証處，多以幻身為喻，其實內藏溫養法身之訣。試玩節首，「真人潛深淵，浮游守規中。」之句，可知是有為之後，而又無為之道。若僅以煉己測之，殊失仙翁妙意。真人者，聖胎也。方纔煉己，真人猶未現象，如何潛深淵而守規中，學者須要知的此節，是註契文內以養己一段之義。

「耳目口三寶，閉塞勿發通，真人潛深淵，浮游守規中。」四句，即註文內以

養己，安靜虛無，原本隱明，內照形軀四句也。自旋曲以視聽，至然後立正陽二十句，即註三光陸沉，溫養子珠二句也。自修之不輟休，至細微得調暢十二句，即註勤而行之，夙夜不休也。自濁者清之路，至潤澤達肌膚四句，即註伏食三載，至長樂無憂六句也。至於契文道成德就六句，顯而易會，故不及之。可知此節，是修命之後，而又修性之事。結尾指出，初正則終修，幹立末可持，而愈曉然矣。初正幹立者，始而有作以修命也。終修末持者，末而無為以了性也。性命必須雙修，工夫還要兩段。上德者，不待修命而修性，命寶在手，再行此段工夫，方入聖基，故曰「初正則終修，幹立末可持也。」

但上德者無為，下德者有為。須要知此真一之氣，蓋上德者無為，抱元守一，即守此一氣也。下德者有為，後天中返先天，即返此一氣也。若不知上德無為，便落於空寂，不知下德者有為，便執於幻相。有為也不是，無為也不是。所謂知其一，萬事畢者一是為此耳。修道者，若不遇明師，此一氣掩蔽於後天之中，隱而不見，如何能知。故曰一者以掩蔽，世人莫知之，學者可不急求真師乎？

八．
火生於木，禍發必尅，姦生於國，
時動必潰，知之修鍊，謂之聖人。

火喻邪心，木喻性。姦譬陰惡，國譬身，木本生火，火發而禍及木，則木尅。邪生於心，邪發而禍及心，則性亂。國中有姦，姦動而潰其國，則國亡。陰藏於身，陰盛而敗其身，則命傾。身心受累，性命隨之，於此而知潛修密鍊。觀天道，執天行，降伏身心，保全性命，不為後天五行所拘者，非聖人其誰與歸！

【附註】：仙籍語論。《陰符經三皇玉訣》：木去其火則不滅，人去其惡性不死。人性惡為火，火出神必散，神散則氣離，氣離則神死。真陽之氣歸於天，濁陰之氣歸於土，謂火從木生，以水救之則為滅。人起火性，以柔而救之，則身不壞。人之火發而萬神皆散，故死也。人能制火，禍不能克，乃成大道，故曰：「火生於木，禍發必克。」

【陰符經疏】、卷上。唐、李筌疏。

姦火，喻人性。木國喻人身。使人治國安身，而令姦火不發。然後修身鍊行，

火生於木，禍發必尅，姦生於國，
時動必潰，知之修鍊，謂之聖人。

火生於木，禍發必尅，姦生於國，時動必潰，知之修鍊，謂之聖人。

以成聖人。疏曰：此一科，言聖意興其喻也。為上文九邪三要，動靜之宜，切令戒慎，恐未窮理盡性，故興此火木姦國，為令喻殷勤修煉，以成聖人。木中有火者，喻人中邪惡之性，五毒之火也。太公注云：廣成子以為積火焚五毒，故知火者猛烈之炁。書云：「火炎崑岡，玉石俱焚矣。木中藏火，慎勿鑽研。」

火發則木焚矣。身中邪毒，忽縱恣之，則萬善俱滅，其身潰矣。姦生於國，時動必潰者，凡有國，則有姦臣、賊子，包藏害心，思圖篡奪，苟欲富貴，如此之類不一，皆潛藏國中，人君不可知之。但君懷道德，臣效貞忠，時自雍和，天下寧泰。姦人徒有其心，無由妄敢興動，皆候其時合動。安得君道失，臣道喪，兵水旱蝗，徵斂苛刻，人心易變，思亂怨上。當此之代，萬物皆有亂心，何況懷姦之人乎！又姦者不一，乘此墮敗之時，則諸姦競發，其國得不潰乎？此喻上之九竅三要，巧拙動靜也。言人有道德定慧，隱伏身心之中，諸邪淫穢僻，亦不能興矣。若邪競發，則自潰矣。故以姦火藏於木國，以喻邪正伏於身心。此唯賢哲之士，通詳其文，曉達明悟，精念至道，去惡存善，是名知之修煉，謂之聖人。

故曰：「上有神仙抱一之道，黃帝得之以登雲天，湯武得之以王天下。」驪山母云：聖人學之得其道，為順天時，則內懷道德，外任賢良，知之修煉而成聖人，是得其道以昇雲天，黃帝是也。賢人學之得其法，為依五行之善正，不違天時，不

逆地理，不傷財，不害物，富國安人，身為賢明，乃得其法。道德之君，堯舜是也。智人學之得其術，為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仁義禮智信，忠孝君親，貞廉不失，保其祿位，是得其術，賢臣夔龍伊尹是也。

小人學之得其殃，為將天道之炁，不習善之用，以智巧辯慧之性，專事三反，晝夜煩兵黷武，陰謀屠害，苟求奢榮，傾奪於世，雖暫富貴，不思禍之將至，反招敗亡，延及後世，是得其殃也。祿山、思明，篡逆悖亂之臣是也。

讚曰：天道應運 陰陽至神 察其要機 存亡在身

悟者為正 迷者非真 知之修鍊 為之聖人

朋黨論、宋、歐陽脩。

作者：歐陽脩（西元 1007~1072 年）字永叔，號醉翁，晚號六一居士，北宋吉州廬陵（今江西省吉安縣）人。四歲喪父，母鄭氏親自授讀。家貧無紙筆，常以荻畫地學書。仁宗天聖八年（西元 1030 年），中進士甲科。慶曆三年（西元 1043 年），知諫院。時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等皆以直言，相繼罷去，脩上疏極諫，貶知滁州（治今安徽省滁縣）。在滁日以詩酒自娛，故自號醉翁。

至和元年（西元 1054 年）任翰林學士，奉敕重修【唐書】。嘉祐五年（西元

火生於木，禍發必尅，姦生於國，時動必潰，知之修鍊，謂之聖人。

1060年），《新唐書》完成，轉禮部侍郎，旋拜樞密副使。六年，參知政事，與韓琦同心輔政。神宗熙寧四年（西元1071年），以太子少師致仕。卒諡文忠。脩早年讀韓愈文，苦心探索，遂倡為古文，以明道致用為主旨，天下翕然師之。性喜獎掖後進，曾鞏、王安石、蘇軾、蘇轍皆出其門下，為北宋古文之宗師。著有《歐陽文公集》、《新五代史》等，及與宋祁合纂之《新唐書》。

【課文】：朋黨論

臣聞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為朋。此自然之理也。

然臣謂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祿利也，所貪者財貨也。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為朋者，偽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交疏，則反相賊害，雖其兄弟親戚，不能相保。故臣謂小人無朋，其暫為朋者，偽也。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為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

堯之時，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為一朋，君子八元、八愷十六人為一朋。舜佐堯，退四凶小人之朋，而進元、愷君子之朋，堯之天下治。及舜自為天子，而皋陶、

夔、稷、契等二十二人並列於朝，更相稱美，更相推讓，凡二十二人為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書》曰：「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紂之時，億萬人各異心，可謂不為朋矣，然紂以亡國。

周武王之臣，三千人為一大朋，而周用以興。後漢獻帝時，盡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為黨人。及黃巾賊起，漢室大亂。後方悔悟，盡解黨人而釋之，然已無救矣。唐之晚年，漸起朋黨論。及昭宗時，盡殺朝之名士，或投之黃河，曰：「此輩清流，可投濁流。」而唐遂亡矣。

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異心不為朋，莫如紂；能禁絕善人為朋，莫如漢獻帝；能誅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亂其國。更相稱美推讓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後世不誚舜為二十二人朋黨所欺，而稱舜為聰明之聖者，以能辨君子小人也。周武之世，舉其國之臣三千人共為一朋。自古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興者，善人雖多而不厭也。

夫興亡治亂之迹，為人君可以鑒矣。

【註】：四人為一朋；指共工、驩兜、三苗、鯀。即四凶。

八元：傳說為高辛氏之八才子。即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元，善良。

八愷：傳說為高陽氏之八才子。即蒼舒、殯散、檇戴、大臨、彪降、庭堅、仲容、叔達。愷，和樂。

皋陶、夔、稷、契：皆舜臣。皋陶掌司法，夔掌音樂，稷掌農業，契掌教育。書：【尚書】。

後漢獻帝：名協。靈帝之子，在位三十一年（西元190-220年）為曹丕所篡，漢亡。

盡取天下名士：此指東漢末年黨錮之禍。桓帝延熹九年（西元166年），以司隸校尉李膺等二百餘人為黨人，逮捕下獄，靈帝建寧二年（西元169年）復殺杜密，李膺等百餘人，並制詔州郡，大舉鉤捕黨人。見後漢書、桓帝紀、靈帝紀。

黃巾賊起：東漢靈帝中平元年（西元184年）二月，鉅鹿（今河北省鉅鹿縣）人張角，自稱「黃天」，聚眾三十六萬造反，因全著黃巾，故稱黃巾賊。

盡解黨人而釋之：東漢靈帝中平元年三月，靈帝採納皇甫嵩之議，下令大赦天下黨人，以解眾怨。見資治通鑑，漢紀五十。

唐之晚年：唐末穆帝、敬宗、文宗、武宗之世，以牛僧孺、李宗閔為首之牛黨，與以李德裕父子為首之李黨，互相傾軋，前後將近四十年。見新唐書、李德裕傳。

唐昭宗：名傑，僖宗之子，在位十六年（西元889-904年），為朱全忠所弑。

此輩清流：是指唐昭宗宣帝天祐二年（西元905年）六月，朱全忠殺裴樞等三十餘人於白馬驛，時李振因屢舉進士不中，深恨搢紳之士，便對朱全忠說：「此輩嘗自謂清流，宜投之黃河，使為濁流。」遂將三十餘人投進河裏。見資治通鑑、唐紀八一。

【賞析】：宋仁宗天聖末年，范仲淹獻（百官圖），並上疏譏刺時政，因而得罪宰相呂夷簡，罷知饒州：余靖、尹洙和歐陽脩等也被指為同黨而遭貶謫。慶曆三年（西元1043年），杜衍、富弼、韓琦、范仲淹等人在朝執政，歐陽脩被擢知諫院，多所建言。又招致小人之忌恨，以諸人為朋黨，藍先振且上（朋黨論），欲誣陷之。歐陽脩中因此上疏極力為杜、富、韓、范等辯解，並上此文。仁宗嘉賞其直言，擢知制誥，黨論才稍為止息。

本文論點有二：（一）是區分君子之朋和小人之朋，（二）是期待人君進用君子之朋，斥退小人之朋。全文可分五段。首段立論。指君子以道為朋，小人以同利為朋，人君當分辨之。二段承首段進一步加以申論。以為君子之朋，同道而利國；小人之朋，爭利而為己。人君當退小人而用君子之朋。三、四兩段舉例以證成其議論。用歷代之治亂興衰正反對比，強調人君用君子之朋則治，用小人之朋則亂亡。故君子之朋，惟恐其不多。末段總結，戒人君當以古為鑒。

火生於木，禍發必尅，姦生於國，時動必潰，知之修鍊，謂之聖人。

全文有論有證有結，結構完整；各段之間，脈絡分明，條理井然；而其主題明確集中，議論反覆婉切。可說是相當嚴謹而具說服力之一篇文章。至於文中所殷殷致意而期待人君鑒戒之用君子而斥小人，尤為千古忠臣所共同關注之焦點。所謂「物以類聚」，客觀而言，人之或以同利相結合，或因同道相扶持，原是極為自然之事。論語、里仁：「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人各有志，是勉強不得，可怕是利益之結合，進而透過政柄之掌握操縱，小人之朋所可能導致之後果，關係到整體之國計民生。它會使分配不公，貧富懸殊；它會使人才壅蔽，賢奸混淆；它會使吏治汙濁，賄賂公行。它最終將導致民心喪失，政權淪亡。而在君權決定一切之年代裡，國君之用人是決定之關鍵，那就不能不明辨而慎擇。歷史一再顯示：親君子而遠小人，則天下太平，民生樂利；親小人而遠君子，則民生塗炭，天下動亂。

令人沮喪是小人朋比援引，結黨成派，而君子則往往特立獨行，孤高自賞；小人之朋力量集中，君子單打獨鬥，不屑結朋而致力量分散；小人慣常以讒言對君主形成蔽障，而君子往往固執於理念，極言直諫以激君悲恨。剛柔直曲之間，端視國君之取決；而國君又未必皆有胆識以自強，遂致悲劇一再重演，而小人之朋常居上風。據《續資治通鑑》記載，宋仁宗似乎接受歐陽脩之說法，從此點看，仁宗算是

開明之君矣。

知之修鍊，謂之聖人。（玄功修煉）

滄溟、李攀龍。詩曰：

「先天一炁金丹祖 虛無久是金丹母 一炁產時生陰陽 永是龍兮鉛是虎
聚之一炁為元精 散則金木水火土 若知萬物憑虛生 始信陰陽無定所」

古聖有云：夫物之成乎形象者，久則必毀，而乾坤不毀。物之聚乎精華者，久則必散，而日月不散。物之麗乎木土水火者，其質終壞，而真金不壞。物之屬乎砂石草木者，其性可死，而真丹不死。然則乾坤也、日月也、真金也、真丹也、皆物之至神者，爾是以仙家金丹之號，非苟而取。故金丹者，象乾坤以為體，法日月以為用。乾坤吾身之天地也，坎離吾身之日月也。乾坤升降則有候，坎離配合則有機，至寶煉成，一得永得，其所以不毀不散不壞不死歟！而聖人修研歸根復命之圭臬程序：「添油接命、凝神入竅，神息相依、聚火開關，採藥歸鼎、卯酉周天、長養聖胎、乳哺嬰兒、移神內院，煉虛合道。」

詩曰：

「我家品種自家田 內有靈苗活萬年 花似黃金色不異 子如玉粒果皆圓

火生於木，禍發必尅，姦生於國，時動必潰，知之修鍊，謂之聖人。



火生於木，禍發必尅，姦生於國，時動必潰，知之修鍊，謂之聖人。

栽培全賴中宮土 灌溉須憑上谷泉 功課一朝成大道 逍遙陸地作蓬仙」

【陰符經疏】。卷上。唐、李筌。

此神仙抱一演道章上，一百五言，使人明陰陽之道，察興廢之理，動用其機宜，然後修身鍊行以成聖人。故曰上有神仙抱一之道。

讚曰：

「天道應運 陰陽至神 察其機要 存亡在身
悟者為正 迷則非真 知之修鍊 調之聖人」

九． 天生天殺，道之理也。

天道陰陽而已。陽主生，陰主殺。未有陽而不陰，生而不殺之理。故春生夏長秋斂冬藏，四時成序，週而復始，循環不已，亙古如是也。

【附註】：周易繫辭傳、第四章、易與天地準。

易曰：「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故知生死之說。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

【釋文】：易理準則於天地，所以能包括統貫天地間一切之道理。上則觀察天上日月星辰之文采，下則觀察大地山河動植之理則，所以知道晝夜光明幽晦之道理。追原萬事萬物之始終，故知死生終始循環之道理。精神氣質合而構成生物，靈魂是生命之泉源，它是隨生老病死而變化者，由是可探索知道鬼神之情態。

【詳解】：謂易在天下，包絡萬物，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故與天地準。天垂象，有文章，地之山川原隰各有條理。陽極而陰生，則漸幽；陰極而陽生，

則漸明。一日之天地如此，終古之天地，亦如此。人物之始終，皆此陰陽之氣。其始也，氣聚，而理隨以完，故生。其終也，氣散，而理隨以盡，故死。說者，死生乃人之常談也。人之陰神曰「魄」，耳目之聰明是也。人之陽神曰「魂」，口鼻之呼吸是也。死則謂之魂魄，生則謂之精氣。

〔道家謂人有三魂七魄〕三魂：一、胎光，太清陽和之氣也。二、爽靈，陰氣之變也。三、幽精，陰氣之雜也。七魄：一、尸狗。二、伏矢。三、雀陰。四、吞賊。五、非毒。六、除穢。七、臭肺。此七魄，身中之濁鬼也。

天地之所公共者，謂之鬼神（死生）。陰精陽氣，聚而生物，則自无而向于有，乃陰之變陽，神之伸也；魂游魄降，散而為變，則自有而向于无，乃陽之變陰，鬼之歸也。此乃鬼神（死生）之模樣。

易經繫辭傳、第十一章。

「是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

夫天地之道，日月往來、陰陽升降、四時有序、寒暑交替、晝夜晦明、形交氣感、動靜相須、互相倚伏，此常道也。由是觀之，宇宙天地萬事萬物，繁衍變易，

賴此而生，賴此以終，既有生機，亦藏殺機，此乃造化不息之機，消息往來，生長盛衰，化化無窮，永無休止，如環之無端也。故天生天殺，道之理也。

莊子、齊物論。有言：「一受其形，不亡以待盡。」言吾人一受自然之化而成形體，雖保愛之欲使不亡，但亦待盡而已，待盡猶言待死，蓋有生必有死也，又安能逃造化之變耶？又曰：「方生方死，方死方生。」直言：有生必有死，乃循環不息之機，無始亦無終，總輪迴自然之理。生也若浮雲之乍聚，死兮似石火之難留。皆因紛然六賊之相攘，遂使初真之易失，一息勿順，四大皆空也。

太上、道德經、第五章、曰：「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言天地無心，只是應時而施生殺，乃陰陽造化按時而行，大自然之法理，至公至平，非有其妄動之私心也。故此為天地合乎大自然生殺之機，人與萬物無所怨也。

天地，萬物之盜。萬物，人之盜。人，萬物之盜。三盜既宜，三才既安，故曰：食其時，百骸理，動其機，萬化安。

十·

天地，萬物之盜。萬物，人之盜。人，萬物之盜。三盜既宜，三才既安，故曰：食其時，百骸理，動其機，萬化安。

天以始萬物，地以生萬物，然則生之，則又殺之，是天地即萬物之盜耳。世有萬物，人即見景生情，恣情縱慾，耗散神氣，幼而壯，壯而老，老而死，是萬物即人之盜耳。人為萬物之靈，萬物雖能盜人之氣，而人食萬物精華，借萬物之氣，生之長之，是人即萬物之盜耳。大修行人，能奪萬物之氣為我用，又能因萬物盜我之氣而盜之，並因天地盜萬物之氣而盜之，三盜歸於一盜，殺中有生，三盜皆得其宜矣。三盜既宜，人與天地合德，並行而不相悖，三才亦安矣。三才既安，道氣長存，萬物不能屈，造化不能拘矣。然此盜之祕密，有一時之功，須要一先一後，不將不迎，不可太過，不可不及，坎來則離受之，彼到而我待之，陽復以陰接之，大要不失其時，不錯其機。故曰：「食其時，百骸理，動其機，萬化安。」

食其時者，趁時而吞服先天之氣也。動其機者，隨機而扭轉生殺之柄也。食時則後天之氣化，百骸皆理，可以全形。動機則先天之氣復，萬化俱安，可以延年，時也機也，難言也。要知此時即天時，此機即天機。苟非深明造化，洞達陰陽者，

鳥能知之。噫！八月十五翫蟾輝，正是金精壯盛時。若到一陽纔起處，便宜進火莫延遲。

天地、萬物之盜。

【附註】：太上道德經、第三十章、不道章。曰：「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又第五十一章、尊貴章。曰：「道生之，德蓄之，物形之，勢成之。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貴德。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命而常自然。故道生之，德蓄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由此觀之，天地默默給予萬物長養之機，而天地亦默默竊取萬物之生命，生老病死，而物亦有榮枯、成毀變化之過程，故天地，萬物之盜也。

列子（沖虛至德真經）、沖虛真人。天瑞篇。

【課文】：人自生至終，大化有四：嬰兒也，少壯也，老耄，死亡也。其在嬰孩，氣專志一，和之至也；物不焉，德莫加焉。其在少壯，則血氣飄溢，欲慮充起，物攻焉，德故衰焉。其在老耄，則欲慮柔焉，體將休焉，物先焉；雖未及嬰兒之全，方于少壯，間矣。其死亡也則之于息焉，反其極矣。

天地，萬物之盜。萬物，人之盜。人，萬物之盜。三盜既宜，三才既安，故曰：食其時，百骸理，動其機，萬化安。

天地，萬物之盜。萬物，人之盜。人，萬物之盜。三盜既宜，三才既安，故曰：食其時，百骸理，動其機，萬化安。

【譯文】：人從生至死，有四大變化：嬰兒、少壯、老年死亡。在嬰孩時期，神氣貫注，心意專一，元氣最為淳和，所以外物不能傷他，沒有誰之德比這更高。在少壯時期，血氣漂溢，慾慮充盈，外物便可侵蝕之，所以德便衰退。在老年時期，慾慮減弱，身體即將安息，外物便不能占先，雖然不及嬰兒德性之完備，但比起少壯時要好些。到死亡時候，人已安息，便返回他之根源。

萬物、人之盜。

《呂氏春秋》卷二、仲春紀。第二、凡五篇。三曰情欲。

敵。而俗主見人民反對，愈加意氣用事，趾《課文》天生人而使有貪欲，欲有情，情有節，聖人修節以止欲，故不過行其情也。故耳之欲五聲，目之欲五色，口之欲五味，情也。此三者，貴賤智賢不肖欲之若一，雖神農黃帝，其與桀紂同，聖人之所以異者，得其情也。由貴生動，則得其情矣；不由貴生動，則失其情矣；此二者死生存亡之本也。

【譯文】：天生人而使有貪有欲。欲生於情，而情之發有節，聖人修節以止欲，所以不過用其情而得適其欲。故耳要聞五聲，目要看五色，口要嗜五味，這是人情；不論貴賤愚智賢不肖，對這三項都是一樣需要，神農黃帝也與桀紂相同。聖人所以

異於常人者，就是聖人能得情之節。情欲之動由於貴生，則得情之節；如不由於貴生，則失情之節；這一得一失，實在是死生存亡之關鍵。

【分析】：人之情欲是與本能俱生。孟子說：「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荀子亦說：「凡人有所一同；飢則欲食，寒則欲煖，勞則欲息，好利而惡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無待而然也。」故曰欲有情，白虎通謂「喜怒哀樂愛惡謂之六情。」中庸謂「喜怒哀樂而發而皆中節謂之和」，故曰情有節。

情欲固為人生所必需，可是人之欲望無窮，永無滿足之時候，如果任其放縱恣肆，則反足以害生。所以禁慾主義者主張摒除一切情欲，實違反人性，故儒道兩家都主張節欲，故曰聖人修節以止欲，故不過行其情也。所謂修節就是使六情之發皆中節，能中節則不至於放縱。所以貴生，就是「利於生則取之，害於生則舍之。」

【續課文】：俗主虧情，故每動為亡敗，耳不可瞻，目不可厭，口不可滿，身盡府種，筋骨沉滯，血脈壅塞，九竅寥寥，曲失其宜，雖有彭祖猶不能為也。其於物也，不可得之為欲，不可足之為求，大失生本，民人怨謗，又樹大讎，意氣易動，蹻然不固，矜勢好智，胸中欺詐，德義之緩，邪利之急，身以困窮，雖後悔之，尚將奚及。巧佞之近，端直之遠，國家大危，悔前之過，猶不可及，聞言而驚，不得

天地，萬物之盜。萬物，人之盜。人，萬物之盜。三盜既宜，三才既安，故曰：食其時，百骸理，動其機，萬化安。

天地，萬物之盜。萬物，人之盜。人，萬物之盜。三盜既宜，三才既安，故曰：食其時，百骸理，動其機，萬化安。

所由。百病怒起，亂難時至，以此君人，為身大憂，耳不樂聲，目不樂色，口不甘味，與死無擇。

【譯文】：世俗君主由於情欲不得滿足，故動輒得咎，終於身亡國敗。當耳目之情欲都不能滿足，於是全身肌肉浮腫，筋骨不靈活，血脈不流通，九竅都似失其作用，在此情況下，雖有彭祖之無欲，亦不能化治俗主使其貴生適欲。對於貨物而言，貴不可得之物，貪難得之寶，這叫做欲；欲望無窮，不可滿足，此所以盡力去求得；貪求無厭，完全失去貴生之本意。於是人民怨憤而誹謗，又多樹仇高氣揚，矜其權勢，剛愎自用，以欺詐國人，輕德義而重邪利，身敗名裂至於困窮，雖後悔之，尚將何及？而且親近巧佞之小人，而疏遠端直君子，國家因而大危，到這時候，即使痛改前非，猶不可挽回國家之危亡。於是聽見國家危亡之傳言而始驚惶失措，可是仍然不知道其所以致此之由。以身言則百病怒起，以國言則亂難時至，以如此不知愛民之道來主持大政，適足以害其身，終於耳不樂聲，目不樂色，口不甘味，與死亡無別。

【分析】：俗主貪欲無厭，民怨而治亂，且大失養生之道，如此妄求私欲，違反自然之理，終歸失敗。故禮記曲禮警告世人：「欲不可縱，志不可滿，樂不可極。」所以，萬物，人之盜。不離財貨之得利，珍寶異物之誘惑，權力名位之爭

奪，以為得之以為利，失之以為害。須知，禍福從來相倚伏也。故太上道德經、第四十四章、知止章曰：「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是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

宋、陳景元、道德真經藏室纂微篇引曰：「益我貨者損我神，生我名者殺我身，患生於我，不由人。」金玉之與身，而名勢之與神，若冰若炭，勢不俱存。故名者，神之穢也，利者，身之害也。養神之穢，積身之害，損我之所成，而益我之所敗，利害之得失，莫因思慮之迷失，而取與捨有其大誤也。

人、萬物之盜。

道德經、第二十五章、混成章。太上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名之曰大，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宇宙之中有四大：道、天、地、王（王者人也），而聖人效法天地大自然之道，由誠而明，格物致知，乃盡人性，更盡物性，以參贊天地之化育，人盡其才，物盡其用，以濟利群生，盜天地，奪造化，登真而與天人合一，永劫長存。

天地，萬物之盜。萬物，人之盜。人，萬物之盜。三盜既宜，三才既安，故曰：食其時，百骸理，動其機，萬化安。

天地，萬物之盜。萬物，人之盜。人，萬物之盜。三盜既宜，三才既安，故曰：食其時，百骸理，動其機，萬化安。

【課文】：中庸、第二十一章。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

【譯文】：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誠者，天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天之道自生、自為、自成、自然。其教化使人反於自然，即為人道，以人合天，亦即誠也。王陽明之「知行合一」，其說法是：誠就是行，明就是知。即知即行，就是明則誠；行而能知，就是誠則明也。

【課文】：中庸、第二十二章。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譯文】：人生長於大自然之世界，惟有如大自然之至誠不欺，才能盡自己之性，人與人所受於自然界之性，彼此一樣，所以說：「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人和物雖然智愚形體不同，而並生於自然界，都是一樣，所以說：「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天地間雖然森羅萬象，無非是各色各樣之物類，既能盡物之性，則天地之四時運行，育成萬物，種種條理，無不可由我之幫助參與其間，與天地並行，與天地並立也。

列子、沖虛至德真經、天瑞篇。

【課文】：齊之國氏大富，宋之向氏大貧；自宋之齊，請其術。國氏告之曰：「吾善為盜。始吾為盜也，一年而給，二年而足，三年大穰。自此以往，施及州閭。」向氏大喜，喻其為盜之言，而不喻其為盜之道，遂踰垣鑿室，手目所及，亡不探也。未及時，以贓獲罪，沒其先居之財。

向氏以國氏之謬己也，往而怨之。國氏曰：「若為盜若何？」向氏言其狀。

國氏曰：「嘻！若失為盜之道至此乎？今將告若矣。吾聞天有時，地有利。吾盜天地之時利，雲雨之滂潤，山澤之產育，以生吾禾，殖吾稼，築吾垣，建吾舍。陸盜禽獸，水盜魚鱉，亡非盜也。夫禾稼、土木、禽獸、魚鱉，皆天之所生，人之所聚，豈天之所與？若盜之而獲罪，孰怨哉？」

向氏大惑，以為國氏之重罔己也，過東郭先生問焉。

東郭先生曰：「若一身庸非盜乎？盜陰陽之和以成若生，載若形；況外物而非盜哉？誠言，天地萬物不相離也，仞而有之，皆惑也。國氏之盜，公道也，故亡殃；若之盜，私心也，故得罪。有公私者，亦盜也；亡公私者，亦盜也。公公私私，天地之德。知天地之德者，孰為盜耶？孰為不盜耶？」

【譯文】：齊國有一個姓國之人非常富有，宋國有個姓向者十分貧窮。姓向者

天地，萬物之盜。萬物，人之盜。人，萬物之盜。三盜既宜，三才既安，故曰：食其時，百骸理，動其機，萬化安。

天地，萬物之盜。萬物，人之盜。人，萬物之盜。三盜既宜，三才既安，故曰：食其時，百骸理，動其機，萬化安。

便從宋國跑到齊國，向姓國者請教致富之術。

姓國告之：「吾善於偷盜。吾開始偷盜時，一年可以自給，二年便很富足，三年家財大盛；從此以後，還可接濟鄉鄰街坊。」

向氏聽罷很高興，但只聽國氏介紹偷盜之話，却不領悟他所說偷盜之理，於是翻牆挖壁，凡是眼所見，手所及之物，無不拿回家去。不久，就因盜竊人贓並獲而受到懲罰，連以前他所積蓄之財物一併被沒收。向氏以為國氏欺騙他，興問罪之師。

國氏問他：「汝是如何偷盜？」向氏訴說其狀況。

國氏回道：「唉！汝誤解偷盜之道理到這個地步乎？現在吾告汝，天有四時，地有資源及肥沃之土壤，吾偷者是天時地利，雲雨之滋潤，山澤之產物，用來生產吾之禾苗，蕃殖吾之莊稼，建造吾之土牆，興建吾之屋舍。在陸地偷禽鳥野獸，在水裡偷取魚蝦龜鱉，沒有一樣不是偷取者。莊稼、土木、禽獸，魚鱉全是自然界所生，難道是屬於吾者乎？」可是吾偷取天地之產物不會有災殃；而金玉珍寶、穀帛財貨，全是別人所積聚之物，難道是上天賜予給汝者乎？汝盜竊它而判罪，怨誰？」向氏疑惑不解，以為國氏又再欺騙之，過訪東郭先生以詢究竟。

東郭先生曰：「汝之一身難道不是都偷來乎？偷盜陰陽之和以成汝之生命，造就汝之形體，況且其他外物無一不是偷盜者乎？事實上，天地萬物互相連繫，不可

分離，認為將之佔為己有，都是心性迷惑之從事也。國氏之盜，公道也，故無殃；汝之盜，私心也，故罪有應得。有公有私者，皆盜也。無公無私者，亦是盜也。公公私私，都是天地之德性。領悟天地德性者怎樣考慮，那些是屬於偷盜？那些是不屬於偷盜？」這要有德性之人才知道也。

莊子、胠篋。

【課文】：「跖之徒問於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何適而無道邪？夫妄意室中之藏，聖也；入先，勇也；出後，義也；知可否，知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備，而能成大盜者，天下未之有也。」

由是觀之，善人不得聖人之道，不立；跖不得聖人之盜，不行。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則聖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

故曰：「唇竭則齒寒，魯酒薄，而邯鄲圍；聖人生，而大盜起。掊擊聖人，縱舍盜賊，而天下治矣。」

【譯文】：盜跖之徒問盜跖曰：「作為賊盜亦有道術乎？」盜跖答：「何處沒有道術耶？能憑空測度屋內藏財物之地，便是聖明；爭先入，便是勇敢；殿後而出，便是義氣；知道能或不能成事者，便是明智；財物（贓物）分得平均，便是仁

天地，萬物之盜。萬物，人之盜。人，萬物之盜。三盜既宜，三才既安，故曰：食其時，百骸理，動其機，萬化安。

天地，萬物之盜。萬物，人之盜。人，萬物之盜。三盜既宜，三才既安，故曰：食其時，百骸理，動其機，萬化安。

愛。若這五項：聖、知、勇、義，仁不俱備，而能夠成為大盜，天下是沒有這種事之可能。」

由此看來，善人得不到聖人之道術，則成就不行；盜賊得不到聖人之道，就行不通。天下好人少，而不好人多，就是由於聖人對天下好處少，反而對天下危害多。

所以說：「嘴唇噉起，牙齒受寒。魯國獻酒楚王其味薄，趙國都城遭圍困；聖人降生，大盜就多。打倒聖人，放任賊盜，天下太平。」

【注】跖：亦通蹠。古之大盜名。史記伯夷傳，正義曰：「蹠黃帝時大盜名，以柳下惠弟為天下大道，故世放古號謂之盜蹠。」相傳魯國柳下惠之弟名盜跖，從卒九千人，驅人牛馬，取人婦女，侵暴諸侯，橫行天下。

妄意室中藏；意通臆，妄臆，言超出分外之猜想也。聖人不安然，超分以設教化，而世人乃稱之為聖人。

唇竭：反舉以向上。竭亦通缺，唇亡齒寒。

魯酒薄，而圍邯鄲：陸德明：許慎注、《淮南子》、繆稱篇云：「楚會諸侯，魯、趙獻酒於楚王。魯酒薄而趙酒厚。楚主酒吏求酒於趙，趙不與，吏怒；乃以趙厚酒易魯薄酒奏之。楚王以趙酒薄，故圍邯鄲。」此喻：魯酒薄非以圍邯鄲而邯鄲圍，聖人出非以起大盜而大盜起。言事有反衍也。

培擊聖人；打擊聖人，則人能絕聖棄知；絕聖棄知，則姦偽不生，盜賊何由起？

三盜既宜，三才既安，故曰：食其時，百骸理，動其機，萬化安。

【註釋】：三盜：天地、萬物、與人。三才：天、地與人。幼學瓊林曰：「日月五星，為之七政。天地與人，為之三才。日為衆陽之宗，月乃太陰之象。」

故人與天地及萬物有其極密切之關係。太上道德經、第二十五章。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為名之曰大，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草道，道法自然。」宇宙之中有四大：道、天、地、王。王者人也。道者一也。人效法天地之道，以達至天人合一也。

據吾所知，上述小小書冊，幼學瓊林於40年代仍然是私塾所採用之課本。不要輕視此書之內容，其中言及上至天文、下至地理、歷史事物、宗祖親屬、長幼稱謂，倫常見識，紅白事禮節、信札往來模式，花草樹木鳥獸、飲食、鬼神之道，無所不談，無所不包。若通此書，則知為人之理。能熟知此書者，今有幾人乎？

天地，萬物之盜。萬物，人之盜。人，萬物之盜。三盜既宜，三才既安，故曰：食其時，百骸理，動其機，萬化安。

天地，萬物之盜。萬物，人之盜。人，萬物之盜。三盜既宜，三才既安，故曰：食其時，百骸理，動其機，萬化安。

人於天地之間，必須法天地之道，以生以存。聖人深明天地之道，教人更進一步，超凡入聖，登真達道，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而永劫長存。

為人主者，或主政者，輔政者，領導者，何須孜孜不倦探求民衆百姓之訴求，浪費公帑，議而不決，決而不行。知行合一，效法天地之道足矣！

君不見，大地農村農民在新年門前之對聯，從前多用：「風調雨順、國泰民安。」

現代城市之老百姓，其心中所想者，亦無非此四個字：「安居樂業」而已。

言為心聲，能如此者，三才皆安，則何思何慮，而食有其時，百骸俱理，能動其機，而萬化皆安矣。能不樂乎？

悟真篇、紫陽真人、張伯端。卷中、其五十七。曰：

「三才相盜及其時，道德神仙隱此機。

萬化既安諸慮息，百骸俱理證無為。」

此詩是教人修煉玄功之法訣。天地、萬物、人。相盜互取精華，以攝生，互汲互用，天人相應之意義。

及其時，指火候而言。及時而取，過與不及，都將敗機。宋、邵康節：「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此乃盜機之時，以火運採之意。

道德神仙隱此機：太上、道德經、第四十章、反覆章。「反者道之動。」所指示之良機也。

萬化既安諸慮息：煉藥氣機初動，運火及時，則虛極靜篤，萬慮俱息，入於神安合道境界。

百骸：乃人身各部位及其機能。

證無為：乃南宗丹法，從有為到無為，必經命功階段，由小成、中成、以至大成，始能達煉虛合道，還虛圓通之境，純屬無為之性功也。

悟真篇闡幽、朱雲陽祖師、元育《註解》：

此章申言復命之功，從有為以入無為也。道德經言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才之道備矣。只此三才，順之則凡，逆之即聖。學道者，能竊造化之機而用之，食修豈難超凡入聖乎？蓋大丹造化，以天為鼎，以地為爐，以日月精華為藥物，人居其中，運行周天火候，此丹道逆用之三才也。然有兩種作用以小周天而言，當先取坎中之陽補離中之陰，水火既濟，會於中黃，金丹產在爐中矣。其機在候活子時到以為採取之功。以大周天而言，坤反居上乾反居下，天地反覆，交在崑崙，還丹收歸鼎內矣。

其機在候正子時到，以為煅煉之準，兩種作用，內外交通，始得參合三才，結

天地，萬物之盜。萬物，人之盜。人，萬物之盜。三盜既宜，三才既安，故曰：食其時，百骸理，動其機，萬化安。



天地，萬物之盜。萬物，人之盜。人，萬物之盜。三盜既宜，三才既安，故曰：食其時，百骸理，動其機，萬化安。

而成丹，無非以真意和合身心，使元精元炁妙合而凝，谷神自然長存。人但知為神仙秘訣，不知此乃修德凝道中一段自然機用，即歸根復命之要道也。煅煉之後，身心大定，天君坐鎮中央，寂然不動，而五官四肢，三百六十骨節，八萬四千毛孔，元炁周流，一切歸命中黃正位，譬如北辰居所，而衆星自拱，又如陽回寒谷，大地皆春，可謂各正性命而保合太和矣。豈非萬化既安諸慮盡息，百骸俱理而得證無為者乎！此章言會三歸一，從有為以入無為，正與卷中、十二、「道自虛無生一氣」章相應，即陰符之作用，契道德之自然，攝用歸體，以了命而兼了性者也。

十一・ 人知其神而神，不知不神之所以神。

古今學人，皆認昭昭靈靈之識神，以為本來元神。故著空執相，千奇百怪，到老無成，有死而已。殊不知此神乃後天之神，而非先天之神，乃神而實不神者。先天之神，非色非空，至無而含至有，至虛而含至實，乃不神之神，而實至神者。奈何世人只知後天之神而神，甘入於輪迴，不知先天不神之神，能保乎性命，無怪乎萬物盜我之氣，而罔覺也。

【附註】：陰符經疏、中卷、唐、李筌。

「陰陽生萬物，人謂之神。不知有至道虛靜默而不神，能生萬物陰陽為至神矣。」疏曰：「神者，妙而不測也。」易曰：「陰陽不測之謂神。」人但見萬物從陰陽日月而生，謂之曰：「神」。殊不知陰陽，日月從不神而生焉。不神者，何也。至道也。言至道虛靜寂然而不神。此不神之中，能生日月陰陽三才萬物種種滋榮而獲安暢，皆從至道虛靜中來，此乃不神之中而有神矣。其理明矣。飲煉之士，明悟無為



人知其神而神，不知不神之所以神。

不神之理，反照正性，而修無為之業。存思守一、反樸還淳，歸無為之道，玄之又玄，方證寂默而不神。此則不神而能至神矣。」

莊子、第五篇、德充符。

【課文】：魯有兀者王骀，從之遊者，與仲尼相若。

常季問於仲尼曰：「王骀，兀者也，從之遊者，與夫子中分魯。立不教，坐不議，虛而往，實而歸。固有不言之教，無形而心成者邪？是何人也？」

仲尼曰：「夫子，聖人也。丘也直後而未往耳。丘將以為師，而況不如丘者乎？奚假魯國？丘將引天下而與從之。」

常季曰：「彼，兀者也，而王先生，其與庸亦遠矣。若然者，其用心也，獨若之何？」

仲尼曰：「死生亦大矣，而不得與之變。雖天地覆墜，亦將不與之遺。審乎無假，而不與物遷，命物之化，而守其宗也。」

常季曰：「何謂也？」

仲尼曰：「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夫若然者，且不知耳之所宜，而遊心乎德之和；物，視其所一，而不見其所喪；視

喪其足猶遺土也。」

常季曰：「彼為己，以其知，得其心；以其心，得其常心。物何為聚之哉？」

仲尼曰：「人莫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唯止，能止衆止。受命於地，唯松柏獨也正，冬夏青青；受命於天，唯堯舜獨也正，幸能正生，以正衆生。夫保始之微，不懼之實。勇士，一人雄入於九軍。將求名而能自要者，而猶若是，而況官天地，府萬物，直寓六骸，象耳目，一知之所知，而心未常死者乎？彼且擇日而登假，人則從是也。彼且何肯以物為事乎？」

【註】：德充符：（郭象、字子玄、晉河南人。）德充於內，物應於外，內外玄合，信若符節，而遺其形骸也。

王貽其貌甚醜而德至高，固知貌醜不足為病，在聖人視之，德有所長則形有所忘，若以貌取人，則孔子已失之子羽，而平原君亦失之毛遂也。

【譯文】：魯國有殘兀（一足）者叫王貽，隨之學習者人數，與從孔子之人數差不多。

常季（孔子弟子）問孔子曰：「王貽是殘疾人，跟從他學習之人數，與先生在魯平分秋色。他立不以言教，坐而不以言議，（以德默化之謂也），學生虛懷以往，實授而歸，難道有不言之教，不露形迹，以潛移默化之功而以心成之乎？是何許人

也？」

孔子曰：「那位先生，是聖人也。我亦有意往師之，但猶居後而未往矣。我將拜之為師，何況不如我之人乎？豈只魯國，我將引導天下之人從之學習。」

常季曰：「他殘疾人也，而勝過先生，當然與平常人相差甚遠，像這樣，他之用心，究竟若何？」

孔子曰：「人死生之變大矣，王駘道養甚高，蓋其超然獨存，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死生如一之故也。縱使天地覆墜亦不能使王駘遺亡。他審透天地運行不息而不假藉於物，故不隨物遷，而能獨立而存，萬物聽命任自然之化，而守其宗（宗者本元也，道也）。」

常季曰：「這是何道理呢？」

孔子曰：「從事物不同角度觀察，人體肝胆好比楚越兩國距離之遠，從事物混同，萬物皆為一體。既若如此，他不知道耳目之所宜與不宜，而把自己心靈遨遊在德性和諧之中；對於一切事物，皆為其一，視物如一，則無得失之別，故不見其所喪，今雖喪一足，猶不喪也，何足介意。喪去一足好像丟掉手中土塊一般。」

常季曰：「他為修治自己，以其明智得其心術，以其心術而得衆人之心。可是衆人為何趨而從之學習？（其質疑王駘未能忘智忘名忘心者也。蓋大聖人必以德化

而不用心術，今王貽以心術籠得衆人，此豈聖人乎哉？」

孔子曰：「人不能於流動之水照出人影，但能於靜止之水照出人影。（於此可知唯靜止之水能照留衆影。此所謂唯止能止衆止也。王貽亦因凝止明淨，故能留止衆人，此非王貽之以心術留人，實衆人自動歸之，一若止水之留影，非水之有意留影，乃影自欲留之，則王貽之為衆人所歸豈王貽招之哉？此孔子為王貽置辯，責常季之誤解王貽也。夫一身興仁，衆皆興仁，一家興讓，一國興讓，聖人治國，必自正其身而後人隨之正，（唯止能止衆止）句，第一止字指靜止而言，第二止字，留也，第三止字亦靜止之意，惟止能止衆止，謂先自靜止而後能使衆止，以言王貽能如止水之先自虛寂明靜，故能留衆足於其門而受業焉。）一切植物皆由地而生，而冬至、夏至則唯松柏存在，長保青青，其他植物則至冬而枯黃，至夏而熱死矣。此言松柏有獨立之節操，不隨時序變遷，借松柏喻王貽之超然獨存，不變於生死，不隨物遷，其所以為衆所歸附也。言衆人皆由天所生，而唯獨舜能得性之正，由於衆人見名利死生而變乎己矣，焉得正哉！蓋亦借舜以喻王貽，同屬超然卓立也。幸能正生，以正衆生：生通性，言舜能先自正性，故能正衆人之性也。保始之徵，不懼之實：保，持也，始，原始也，始為萬象之本，故始指道言，保始，猶言持道，徵，象徵也，實，質也，言持道者之象徵，為見其有不懼之質也。蓋持道者，知死生為

一，何有懼耶？王貽持道於內，故死生不變於己也。

神人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沍而不能寒，此亦持道之故，所以能有不懼之實也。（見齊物論篇）「勇士一人為求名而雄人九軍，而能自以為可必得，尚猶不知生死，何況抱道者乎？官天地：言主宰天地，府萬物：言包藏萬物。直寓六骸，象耳目：寓，寄也，六骸，首身四肢也。言直以六骸為暫寄世間之物而已，不以久為我有也。象，偶像也，言以耳目所聞所見之物為偶像而已，不以為常有也。意言萬物皆空。蓋六骸雖暫為我有，但過數十年，人即老去而去，六骸化而為無，不為我所有，故神人視之如暫寄之物而已，以所以神人外形骸也。一知之所知，是以智所得之知，皆視同為一，無得失大小美惡是非死生之別。心未嘗死者乎：神人形體雖腐，但精神永存，此即心未嘗死者也，故神人雖死猶存，死生不變乎己，故神人不怕死。彼，指王貽擇曰而登天（假猶霞，霞為上天之物），今眾人自動從之，王貽清高虛淡，豈肯以俗物為事而自累乎？

【易經繫辭傳】第十章：「易无思也，无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

【註】：易經是本身無思慮，無有作為，最高之境界正如佛經所說：「不可思議。」

道德經、第十六章、復命章曰：「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言靜極必動，而此動為真精、真神之動，故曰感而遂通也。中庸有言：「夫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呂祖之寶誥亦言：「有感必孚。」同一理也。此陰陽不測之謂神，孤陰不生，獨陽不長，若陰陽交感，則感而遂通天下之一切事故也。

【修真辨難】、棲雲山、素樸散人悟元子，劉一明。

問曰：「陽神陰神，功用之異，可得聞乎？」

答曰：「陰神乃後天之識神。陰符經所謂神而神者是也。陽神乃先天之元神，陰符經所謂不神而神者是也。神而神，順其生死，生則存，死則去，為萬劫輪迴之孽根。不神而神，逆其造化，從虛空中結就，生死不礙，超然獨存，乃生仙成佛之真種。大修行人，修其先天，化其後天，消盡歷劫輪迴孽根，露出金剛不壞之神，與天地同久，與日月爭光。若夫中下二乘，不知先天，祇在一己下工夫，靜守識神，稍開狂慧，自為得道。豈知四大歸空之後，陰靈無依，祇得別尋房屋安身，所謂無量劫來生死本，癡人喚作本來人也。」

問曰：「元神、識神之來因如何？」

答曰：「元神乃二五之精，生於混沌鴻濛之中，非色非空，無形無象，乃天地陰陽之氣，結聚而成者，即人受生之始，父精母血，交合杳冥之中，有一點造化氤氲之氣，入乎胞胎，始而無形生形，無象生象，五官百骸，四肢五臟，不期然而然，雖父母亦莫知其所由然。胎中即具先天靈氣，元神已藏於中，此元神之來因也。識神者，即後天之陰神，此神歷萬劫而不壞，在輪迴而不息。當嬰兒出胞時，方入其竅，與元神相合，混而為一，此識神之來因也。」

問曰：「識神既與元神相合，修識神即是修元神，何以又說修識神為一己之陰乎？」

答曰：「此有說也。當人生之初，識神原與元神相合，及至二八，純陽之體一破，分而為二，先天氣散，後天氣發，識神用事，元神遁藏，久之純是識神當權，元神滅跡，其不死而能生者誰乎？若執一己而修，不過修此識神，縱能極往知來，奈何屋舊移居，終落空亡耳。」

問曰：「先天一散，後天用事，知其先天在何處，而乃復乎？」

答曰：「先天雖為後天所蔽，而先天猶未盡泯於後天。古仙云：一毫陽氣不盡不死，就於一毫不死處下手。從無守有，何難返本還元也。」

十二。
日月有數，大小有定，聖功生焉，神明出焉，其盜機也，
天下莫能見，莫能知。君子得之固躬，小人得之輕命。

人之所以能盜天地萬物之氣者，以其天地萬物有定數焉。天地萬物不能盜人之氣者，以其聖道無形無象焉。如日月雖高，而有度數可推，日則一年一週，天有春夏秋冬之可見。月則三十日一週，天有盈虛朔望之可窺。大為陽，小為陰，陽極則生陰，陰極則生陽。大往小來，小往大來，陰陽循環，乃一定不易之道。至人於此推陰陽造化之消息，用功於一時辰內，採鴻濛未判之氣，以為丹母，奪天地盈虧之數，以為命基，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聖功由此而生，神明即於此出，此功此明，其盜機也，雖天地鬼神不可而測度，而況於人乎！天下烏得而見，烏得而知，如其能見能知，安能盜之，其所以為聖，此所以為神，是道也，非忠臣孝子大賢大德之人不能知，非烈士丈夫俯視一切萬有皆空者不能行，果是真正修道君子。得意忘言，大智若愚，大巧若拙，不到了性了命後，不肯洩漏圭角，固窮而如無知者也。至於薄福小人，偶嘗滋味，自滿自足，又不自重性命，無而為有，虛而為盈，約而為泰，適以自造罪過，非徒無益，而又害之矣。

日月有數，大小有定，聖功生焉，神明出焉，其盜機也，
天下莫能見，莫能知。君子得之固躬，小人得之輕命。

日月有數，大小有定，聖功生焉，神明出焉，其盜機也，天下莫能見，莫能知。君子得之固躬，小人得之輕命。

【附註】入藥鏡、至一真人崔希範。

日有合。月有合。窮戊己。定庚甲。

混然子曰：「日月者，太陽太陰也。天有黃道，為度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其運轉也，一日一周。日月行乎其間，往來上下，迭為出入。此所以分晝夜而定寒暑也。當冬至之節，一陽生於復，日從北行，月從南行。夏至之節，一陰生於姤，日從南行，月從北行。日行一日一度，至三十度，與太陰相會。月本無光，借日之光。月行一日，十二度有零，至三十日，行滿周天之度。無月晦朔，與太陽同會所行之宮，日月合璧，晦象年終，朔象歲首，會而復離，離而復會。月因日以受其明，陽魂漸長，陰魄漸消。至初八日夜，陽半陰半，為上弦。至十五日夜，與日對照，為望，故圓。圓滿之極，其理當虧，於是陰魄漸長，陽魂漸消。至二十三日夜，陰半陽半，為下弦。至三十日夜為晦，又復與日同會。此天之日有合，月有合也。」

及求吾身，吾身一天地，亦有日月也。以身為乾坤，以坎離為藥物，以日月運行為火候，行之吾身，與天地日月無不同也。當作丹之時，運日月之雙輪，簇陰陽於一息，日月歸鼎，陰陽媾精，烹之煉之，結成聖胎。此吾身之日有合，月有合也。

了真子曰：「玉池常滴陰陽髓，金鼎時烹日月精。」是也。

既明日月之合，必窮戊己之源。戊己者，中央之土也。水火分為上下，木金列



於東西，木為火母，金為水母。若非戊己之功，水火不能既濟，金木不得歸併。當施化之際，是用戊土從坎起，進之以陽火，己土從離降，退之以陰符，攝回四象而同爐，此戊己之功也。既窮戊己之理，必定庚甲之方。庚，西方金也。情也、虎也。甲，東方木也。性也，龍也。言人之情，好於馳騁，見物即逐，如虎猖狂，故每傷於性，性被情迷，不能為主，如龍奔騰，故二物間隔。大修行人，制之不難，遇此時，正好下手施功，須仗黃婆媒合，旋斗柄之機，一息之間，即得金木歸併，情性合一，龍虎人鼎，心虛湛然，此所以定庚甲也。丹家妙用，宜乎生甲生庚。學者不可不知也。

滄溟、日有合，月有合。詩曰：

「日魂陽魄出東方，為吸陰精西位藏，金木兩平逢二八，自然合璧有重光。」
「月魄陰精照兖州，為含陽髓即東旋，後弦前共前弦後，一月相交一次圓。」
此言大丹藥物法象之妙用也。日月為金丹之功用大矣。日出東方，月出西位。月自初三日生魄，與太陽之光相近。日近一日，故近日光而生光。至於初八日上弦，恰受太陽之光一半明，月至此上弦平如繩，而上弦金半斤也。

自初八日以後，直至十五日，則受盡太陽之光，與日相望，則月魄光明圓滿，照於東方。至此則日月對照也。自十六日以後，月與太陽相遠，日遠一日，故退日

日月有數，大小有定，聖功生焉，神明出焉，其盜機也，天下莫能見，莫能知。君子得之固躬，小人得之輕命。

日月有數，大小有定，聖功生焉，神明出焉，其盜機也，天下莫能見，莫能知。君子得之固躬，小人得之輕命。

魂而無光。至於二十三日下弦，恰退太陽之光一半明，月至此下弦平如繩，而下弦水半斤也。自二十三日以後，直至二十九日，則退盡太陽之光，與日不相見，則月魄晦而光滅，乃東北喪明之時也。至初三日則復如初，而一月一合璧也，故藥物則而象之。修煉大丹，不過按日月盈虧之象，則陰陽消長之機，苟能悟此，則藥物在此矣，冬至在此矣，下手在此矣，採取在此矣，火候在此矣，抽添在此矣，沐浴在此矣，凝結在此矣！元哉！妙哉！必須口授，非楮筆之所敢泄也，天譴可不畏乎？

窮戊己，定庚甲。詩曰：

「戊為中土中宮數，壬是天元真一精，窮取兩般能制伏，丹基從此可經營。」

甲為卯位青龍木，庚是西方白虎金，能使虎龍歸一處，黃芽白雪不難尋。」

【注】：曰：「金丹之道，全仗五行四象八卦相資以成也。甲乃青龍之木，庚乃白虎之金。蓋金木常有間隔之患，戊為真土中宮之數，壬乃先天真一之水，乃大丹之基也。還丹之本，莫大乎金水，金水必藉戊土以相制伏，然後丹道立矣。故定庚甲，則知金木有混融之妙。窮戊己，則知水土有制伏之功，造化玄微，天機深遠。誰敢輕議，窮定二字，乃在我之機也。」

【陰符經疏】、卷下。唐、李筌。

盜機深妙，易見難知。君子知積善之機，乃能固躬，小人務榮辱之機而輕命也。疏曰：「盜機者，重舉上文三盜之義也。假如國氏盜天而獲富，人皆見種植之機，不知其所獲之深理。何名為盜機？緣已之先无，知彼之先有，暗設計謀而動其機數，不知不覺，竊盜將來，以潤其己，名曰盜機。」

言天下之人，咸共見此盜機，而莫能知其深理。設有智者，小人君子所見不同，君子則知固躬之機，小人則知輕命之機。固躬之機者，君子知至道之中，包含萬善，所求必致，如響應聲。但設其善計，暗默修行，動其習善之機，與道合契，乃致守一存思，精心念習，竊其深妙以滋其性，或盜神水華池，玉英金液，以致神仙。賢人君子，知此妙道之機，修煉以成聖人，故曰君子得之固躬矣。小人得之輕命者，但務營求金帛，不憚劬勞，或修才學武藝，不辭疲瘁，飾情巧智，以求世上浮榮之機，或榮華寵辱，或軍旅傾敗，貪婪損己，或耽財好色，雖暫得浮榮，終不免於患咎。蓋為不知其妙道之機，以致於此，故曰小人得之輕命也。

此富國安人演法章中，九十二言，皆使人取捨合其機宜，明察神明之道，安化養命，固躬之機也。故曰中有富國安人之法也。

讚曰：

日月有數，大小有定，聖功生焉，神明出焉，其盜機也，天下莫能見，莫能知。君子得之固躬，小人得之輕命。

日月有數，大小有定，聖功生焉，神明出焉，其盜機也，天下莫能見，莫能知。君子得之固躬，小人得之輕命。

「天地萬物 陰陽四時 更相為盜 貴合天機

聖功神明 非賢莫知 固躬輕命 審察其宜」

而君子者，以道化小人，宜乎如下法也：

人有過失，或素相親厚，欲其改悟，只宜僻靜處，面與其人委曲言之。出我之口，入彼之耳，方是相愛相成之意。彼亦知感，若向他人聲揚不已，或對衆面責，彼必不樂，且或強辯不從。如此豈非失忠厚之道，亦斂怨招禍之端也。

道德經、第三十八章、處厚章。經曰：「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也。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

太上道德經、第七十章、懷玉章。經曰：「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及第五十三章、大道章。經曰：「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惟施是畏。大道甚夷，而民好徑。」

人在世間，自然難脫生、老、病、死、苦之困，聖人明乎此，遂洩其盜機之法，以利於衆。故悟真篇、（紫陽真人，張伯端。）卷上之四有云：

「此法真中妙更真 都緣我獨異於人 自知顛倒由離坎 誰識浮沉定主賓
金鼎欲留朱裏汞 玉池先下水中銀 神功運火非終旦 現出深潭日一輪」

悟真直指、素樸散人、悟元子劉一明真人。卷四註

此詩言修煉金丹，須要性情相合，五行皆全，方能成功。然藥物易知，火候最難。火候者，修煉之法程也。呂祖云：「上德者，以道全其形，是其純陽之未破。下德者，以術延其命，乃因坎體之已成。蓋以下德者，必須假法以追攝之。法者，術也，若無法無術，不能返本還元，命基不固，大道難成。」故仙翁曰：「此法真中妙更真，都緣我獨異於人。」法而曰真曰妙，則為至真至妙之法。法至於真，則能竊陰陽，奪造化，轉生殺，逆氣機。法至於妙，神鬼不能測，著龜不能卜，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乃為聖為賢之道。非一切旁門小法，所能窺其涯涘也。

修煉真法之妙，妙在何處，妙在乎顛倒耳。顛倒者，顛倒陰陽，逆施造化也。離坎者，離為火，外雄而內雌，其內之雌為真陰，在人為靈知，藏於人心，人心動而靈知飛，如火之上炎也。坎為水，外暗而內明，其內之明為真陽，在人為真知，具於道心。道心昧而真知藏，如水之下流也。用顛倒者，生道心，定人心也。道心生則真知剛健，而精一之水上升，人心定則靈知柔順，而亢燥之火下降。水上火下，而水火相濟矣。

靈知為性，性屬木，木性柔，易浮。真知為情，情屬金，金情剛，易沉。靈知浮而用事為主，真中有假。真知沉而不彰為賓，假陷其真，此順行也。定主賓者，

日月有數，大小有定，聖功生焉，神明出焉，其盜機也，
天下莫能見，莫能知。君子得之固躬，小人得之輕命。

日月有數，大小有定，聖功生焉，神明出焉，其盜機也，天下莫能見，莫能知。君子得之固躬，小人得之輕命。

以真知之情為主，使沉下者而浮上，以靈知之性為賓，使浮上者而沉下。主賓反覆，而金木相併矣。水火交，金木併，道心健，人心順，真知靈知，兩合而一，性情相投，金丹焉得不結。但此等真著妙法，非色非空，要在人所不知，而已獨知之處做出，故曰自知，又曰誰識。人不識而自知之，其盜機也，天下莫能見，莫能知矣。

其道也，有先後，有急緩，若不知先後急，緩之妙用，總能識得藥物，則顛倒難施，主賓不定。故緊接曰：「金鼎欲留硃裏汞，玉池先下水中銀。」金者，堅剛之物。玉者，溫柔之物。鼎者，煉藥之物。池者，養火之物。金鼎玉池，喻修真之道，以剛柔為體也。人心屬離，離本乾體，即金鼎也。具地二之火為靈知，乃坤宮柔順中正之物，即本來之良能也。

人心本來空空洞洞，虛靈不昧，因交後天識神，借靈生妄，見景起塵，隨風揚波，無有一時停息，如朱裏之汞，遇火則飛，最難存留。參同所謂太陽流珠，常欲去人者是也。

道心屬坎，坎本坤體，即玉池也。內藏天一之水為真知，乃乾宮剛健中正之物，即本來之良知也。因落後天，客氣用事，正氣退位，陽陷陰中，真為假蔽，沉溺慾海，良知有味，如水中之銀，絕無而僅有矣。銀為金類，水中銀，即水中所藏之金，此金在先天為本性之良知，在後天為道心之真知。因其真知，至剛至健，喻之曰真

鉛，因其真知，成仙成道，又喻之真種。古來聖賢皆採此一味大藥而了性命，人心靈知，雖是易動，若得道心之真知制之，則靈歸於真自不飛走。參同所謂卒得金華，轉而相因者是也。

黃鶴賦云：「離內七般硃砂，無真種則時刻難留。」七般硃砂乃涕唾精津氣血液，七般硃砂不定，皆由人心之靈不定，然人心之靈不定，皆因道心有失。而不定之，若欲留人心之靈知，須先下此道心之真知。真知真種之下，內有主宰，不為雜氣所惑，人心之靈知，自然凝結不散，借道心制人心，以人心順道心，以真知統靈知，以靈知養真知。剛柔相當，健順如一，性情和合，不出半個時辰，結為一粒圓明寶珠，靈光朗照，一切陰邪之氣，不得而傷。故曰：「神功運火非終旦，現出深潭日一輪。」神功者，即神明默運，慎獨之功。火者，即真知靈知，剛柔合一之和氣。運火者，戒慎乎所不睹，恐懼乎所不聞，運此真知良知，剛柔合一，不使有一點滓質，留於方寸之間耳。這箇神功之火，如立竿見影，呼谷傳聲。若下背心，不待終日，即能陰中返陽，如深潭日出，陰氣自退也。詩中最要處，是欲留先下四字，其中有先發制人，義不及賓之旨，識得此旨，則顛倒陰陽，和合四象，反掌之易，此外丹法象也。外丹即還丹之別名，因其已去而復來，已失而仍得，從外而還於內，故謂外丹，又謂還丹。若已還後，即是內丹，此內外之分別也。

日月有數，大小有定，聖功生焉，神明出焉，其盜機也，天下莫能見，莫能知。君子得之固躬，小人得之輕命。

日月有數，大小有定，聖功生焉，神明出焉，其盜機也，天下莫能見，莫能知。君子得之固躬，小人得之輕命。

小人者，訛稱抱道，亂人心兼惑衆心，吹噓修丹煉道之高明，功成速達，無非欲歛財以遂私欲，及欺騙愚弄無知而熱心求道之輩而已。故紫陽仙翁之悟真篇，卷上、其九有云：

「陽裏陰精質不剛，獨修一物轉羸尪，勞形按引皆非道，服氣餐霞總是狂。」
畢世謾求鉛汞伏，何時得見虎龍降，勸君窮取生身處，返本還原是藥王。」

【註】悟真直指，（素樸散人、悟元子、劉一明）其九。

金丹藥物，不是外之三黃四神，（三黃者：硫黃、雄黃、雌黃也。四神者：硃砂、水銀、鉛、硝也。）衆草凡物，則修道者必於一身而修矣。殊不知人自先天真陽失陷之後，一身所有者，乃陽裏之陰精耳。陰精不僅是交感之精，凡涕唾津液血氣，皆是陰精，其質不剛，身存則存，身亡則亡，隨幻身而有無之。若修此陽裏陰精之一物，而欲保命全形，轉覺羸尪，事終難成。彼世之勞形按影，服氣餐霞，與夫千門萬戶，不是煉陰精，便是補陰精，與道相隔，愈修愈遠，安能伏真鉛汞，而歸於一氣，驅真龍真虎而合為一家耶！

夫金丹之道，生身之道也。生身之道，陰陽兩而合一之道，陰陽合一，其中有生機存焉。生人之道，借凡父凡母而生幻身。生仙之道，借靈父聖母而成真身。靈

父即剛健之真知，聖母即柔順之靈知。生人生仙，俱不外乎陰陽，但不過有聖凡之分，逆順之別耳。若人窮究生身之理，大悟大徹，知的父母如何能會，如何能交，如何受胎，如何保胎，如何胎全，如何生產，如何乳哺，如何能行，如何能長，則修道始終明朗朗朗，可以一往直前，返本還元，起死回生，保命全形，而為大藥王矣。

蓋修真大道，只是一箇生身之理，再無別法，彼一切旁門，孤陰寡陽，著空執相，獨修一物之徒，豈知有此乎？

日月有數，大小有定，聖功生焉，神明出焉，其盜機也，天下莫能見，莫能知。君子得之固躬，小人得之輕命。



下篇



瞽者善聽，聾者善視，絕利一源，
用師十倍，三返晝夜，用師萬倍。

十三·

瞽者善聽，聾者善視，絕利一源，
用師十倍，三返晝夜，用師萬倍。

瞽者善於聽，非善聽也，以目無所見，而神藏於耳，故其聽也聰。

聾者善於視，非善視也，以耳無所聞，而氣運於目，故其視也明。即此二者以觀，閉目而耳聰，塞耳而目明，況伏先天之氣，捨假修真，存誠去妄者，何患不能長生乎！清靜經曰：「衆生所以不得真道者，為有妄心，既有妄心，即驚其神，既驚神，即著萬物，既著萬物，即生貪求，既是貪求，即是煩惱，煩惱妄想，憂苦身心，便遭濁辱，流浪生死，常沉苦海，永失真道。」妄想貪求，乃利之源也。人能絕此利之一源，則萬有皆空，諸慮俱息，勝於用師導引之功十倍。又能再三自返，存誠去妄，朝乾夕惕，晝夜慙懃，十二時中無有間斷，漸歸於至善無惡之地，勝於用師導引之功萬倍。蓋師之功，能革其面，而不能革其心，能與人規矩，而不能使人巧，絕利自返，正心地下功，戒慎恐懼於不睹不聞之處，師力焉得而及之。至聖云：「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正是此節之妙諦。

【附註】：「瞽者善聽，聾者善視，絕利一源，用師十倍，三返晝夜，用師萬

倍。」

無非教人煉丹時，要誠心致意，唯精唯一，允執厥中而已。道德經、第十章、玄德章有云：「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是也。

紫陽祖師曰：「七返九還金液大丹者，七乃火數，九乃金數，以金煉火，返本還元，是謂金丹也。以身心分上下兩弦，以神炁別冬夏二至，以形神契坎離二卦，以東魂之木，西魄之金，南神之火，北精之水，中意之土，是謂「攢簇五行」。以含眼光，凝耳韻，調鼻息，緘舌氣，是謂「和合四象」。以眼不視而魂在肝，耳不聞而精在腎，舌不聲而神在心，鼻不香而魄在肺，四肢不動而意在脾，故名曰「五氣朝元」。

以精化為炁，以炁化為神，以神化為虛，故曰「三花聚頂」。以魂在肝而不從眼漏，魄在肺而不從鼻漏，神在心而不從口漏，精在腎而不從耳漏，意在脾而不從四肢孔漏，故曰「無漏」。精、神、魂、魄、意相混融，化為一炁，不可見聞，亦無形狀，故曰「虛無」。

煉精者，煉元精，非淫佚交感之精。煉炁者，煉元炁，非口鼻呼吸之炁。煉神者，煉元神，非心思慮之神。故神、炁、精者，與天地同其根，與萬物同其體，得之則生，失之則死。以陽火煉之，則化成陽炁，以陰符養之，則化成陰精，故曰

瞽者善聽，聾者善視，絕利一源，
用師十倍，三返晝夜，用師萬倍。

見之不可用，用之不可見也。

太上道德經、第五十二章、守母章曰：「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見小曰明，守柔曰強，用其光，復歸其明，無遺身殃，是謂襲常。」

【註】道德經精義、清，黃裳元吉著、第五十二章

金丹一物，豈有他哉！只是先天一元真氣，古人喻為真鉛為金花為白雪為白虎、初弦之氣，種種喻名。總不外乾坤交媾之後，乾失一陽而落於坤宮，坤得此乾陽真金之性，遂實而成坎，故丹曰金者。蓋自乾宮落下來者，在人身中謂之陽精，此精雖在水府，卻是先天元氣，可為煉丹之母。

修士煉藥臨爐，必從水府逼出陽鉛以為丹母。故曰「一身血液總皆陰，一物陽精人不識」。此個陽精，不在內不在外，不入六根門頭，不在六塵隊裏，隱在形山，視而不見，聽而不聞，卻又生生不息，是人身之真種子大根本也。

一己陰精，不得先天陽鉛以為之母，則陰精易散，無由凝結為丹。是以古仙知己之陰精難擒易失，不能為長生至寶。乃以真陰真陽，二八初弦之氣，同類有情之



物，烹煉鼎爐，然後先天真一之氣，至陰之精，從虛靜極篤恍惚杳冥時，發生出來，此丹母也，亦母氣也。用陽火以迫之飛騰而上至泥丸，與久積陰精，混合融化，降於上腭，化為甘露，此陰精也，亦號子氣。由是降下重樓，傾在神房，餌而吞之，以溫溫神火，調養此先天真一之氣至陰之精。此即太上曰：「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始也母戀子而來，繼也子戀母而住，終則子母和諧而相育，陰陽反覆以同歸。雖沒身無殆也，從此確守規中，一靈內蘊，務令內想不出，外想不入，緘口無言，六門緊閉，綿綿密密，不貳不息，勿助勿忘，有作無作，若勤不勤，如此終身，金仙證矣。

否則有濟於外圖，先已自喪其內寶。所謂口開神氣散，意亂火功寒，重於外者輕於內，命寶已失，命根何存，故終身不救也。

人能塞兌閉門，寶精裕氣，母氣子氣合化為丹。古云元始天王，懸一黍珠於空中，似有非有，似虛非虛，惟默識心融者，乃能見之，小莫小於此丹，能見者方為明哲之士。當其陽氣發生，周身蘇軟如綿，此至柔也。能守此至柔之氣，不參一意，不加一見，久之自有浩氣騰騰，凌霄貫日，故守柔曰強。

然下手之初，神光下照於氣海，繼則火蒸水沸，金精煥發，如潮如火如霧如烟。我當收視返聽，護持其明，送歸土釜，仍還我先天一氣，小則卻病延年，大則成仙。

譬者善聽，譬者善視，絕利一源，
用師十倍，三返晝夜，用師萬倍。

證聖，身有何殃可言哉！不然，老病死苦，轉眼即來，能不痛耶？

要皆人自為之，非天預為限之也。

夫人既不愛道，獨不愛身乎？切勿自遺身殃，後悔無及，此為真常之道。惟人能襲其常，不違其道，故曰積月累，而至於神妙無方，變化莫測。語云：「有恆為作聖之基，虛心實載道之器」。人可不勉乎哉！

此言真陽一氣，原從受氣生身之初而來，人之生生於氣，氣顧不重哉？試思未生以前，難道無有此氣，既死而後，未必遂滅此氣。所謂先天一氣懸於太空之中，有物則氣在物，無物則氣還空。天地間舉凡一切有象者，皆有生滅可言，惟此氣則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空而不空，不空而空，至神而至妙者也，故為天下萬物生生不息之始氣。學道人知得此個始氣，則長生之道可得，而神仙之位可證焉。

夫神仙亦無他妙，無非以此陽氣留戀陰精，久久烹煎，則陰精化為陽氣，陽氣復還陽神，所謂此身不是凡人身，乃是大羅天上大仙真。倘若獨修一物，焉得此形神俱妙，與道合真，而極奇極變，至聖至靈者哉！

故火候到時，金丹發相，自然口忘言舌忘味鼻忘臭，視而不見聽而不聞，所謂丹田有寶，自然對境忘情，此輕外重內，守內者忘外，一定理也。

然在未得丹前，又當塞兌閉門，為積精累氣之功，且知小丹為明哲，守太和者自剛強，以神入氣，即氣存神，忽然一粒黍珠，光通法界，此即金光煥發，大道將成之候矣。始也以神降而候氣，繼則氣生，復用神迫之使上，驅之令歸，則長生之丹得，而身何殃之有哉！是在人常常而守，源源不息可也。

譬者善聽，聾者善視，絕利一源，
用師十倍，三返晝夜，用師萬倍。

十四・心生於物，死於物，機在目。

心如主人，目如門戶，本來真心，空空洞洞，無我無人無物，與太虛同體，焉有生死，其有生死者，後天之肉團之心耳。心不可見，因物而見，見物便見心，無物心不現，是主人或生或死。物生之，物死之，其所以使物生死心者，皆由目之開門揖盜耳。蓋目有所見，心即受之，是心生死之機，實在目也。人能反觀內照，外物無由而受，生死從何而來？古人云：「滅皆可以卻老。」此至言也。

【附註】：心生於物，死於物，機在目。此言心中之所欲，與耳之所聞，目之所視，皆息息相關也。所謂「見獵心喜」，人之可欲，無非聲、色、貨、利之誘因而起，使心性受物欲之緣染。皆因眼之所視所致也；見財而起盜心、見美色而起淫心、見名利而起妄心，若然縱之，則猖狂如脫韁之馬，胡作非為以窮一己聲、色、犬、馬之樂。故心生於物，死於物，目乃生死之機所由來也。修道者，能懲忿窒欲，清虛自守，捨妄求真，反樸還淳，不受所視所聞，耳目所及，而有所影響也。

反之，機之在目，乃大修行人修煉之外三寶耳、目、口最主要之一。蓋兩眼

神光之運用，對內丹之修為最為重要也。夫人一身之中雖是神氣為之運用，要不若兩目之神光炯炯不昧，惺惺常存。故昔人謂一身皆是陰，惟有目光猶屬陽，須常常收攝，微微下照，則精、氣、神自會合一家。到得丹田氣壯，直上泥丸，遍九宮，注黃庭，自然陰氣消盡而陽氣常存，猶太空日照，雲露自消歸無有。【養生靜功心法】、清、黃裳元吉著。

【注釋】：不少修者練功但知「意守丹田」，却不知「意守」二字實即包括運用兩眼神光返觀內照，於是意守時昏暗莫辨，如落污暗地獄，功則難有所成。

伍冲虛《仙佛合宗》一書中說：「返觀內照即真意之妙用也。」可知「意」者指真意，「守」者指運用兩眼神光觀照竅位。所以說，練功中覺照之心不可無，有如天上紅日，光明洞照，一毫昏黑不得。兩眼神光之作用，亦由兩眼在人身中之生理機制所決定。

【皇極經世書】云：「天之神棲于日，人之神發于目。」古語云：「機不動則弩住，目不動則心住。」故曰：「機在目。」從中醫學觀點來看，則五臟精華皆發於目。古來氣功家在其著作中慣用「眼前」、「目前」，以隱喻兩眼神光之作用及煉出眼前慧光之成效。

煉功中無論採取、交媾、烹煉、沐浴、溫養、結胎和脫胎，無不靠兩眼神光觀

照之功。昔人云：「目之所至，心亦至焉，心之所至，氣亦至焉。」兩眼神光之用實有助於掃除周身陰邪，使成陰盡而成純陽之體也。

【養生靜功心法】、清、黃裳元吉：戒貪看外光（機在目）。

吾常言下手興功莫如人之眼目，蓋目者神之光也。學者每每好貪外光顯示於雙眸之前，以為金光煥發即修真之效驗。豈知天道貴收而不貴發，人道又何獨不然。古人云：「太陽流珠，常欲去人，逆而納之則金華內蘊矣！」苟不知逆而喜順，常將神光發越在外，馳於視聽言動之妄，貪嗔痴愛之非，日殞日銷，即欲長有此身猶且不能，而況身外有身乎？

惟有垂帘塞兌，常將我一點靈光收入虛無窟裏，不出入，無思慮，久之金光養足，自可化為陽神而為我身主宰，且充滿於虛空上下，豈特一靈炯炯見如來已哉！但恐太陽流珠有欲去人之意，而我即隨其流而逐之，則元神日枯，元氣無存，生機遂絕矣！此件功法渾無難事，只須稍有意思將目光收斂之足矣！

【注釋】：好貪看外光於雙眸前，此亦為學人之通病。殊不知越貪看此光，欣賞此光，則此光越向外發，去人越遠，所謂「太陽流珠常欲去人」，於是我之元神元氣日益耗損，功後不是兩眼神光煥發，視物清晰，而反感兩眼昏花，視物模糊，

弊端立見，受害非淺。

因此，行功時必須戒貪看外光。我所以發現此光，乃瞥地回光所見，決非有意久久注視。兩眼神光大矣，但如不知經常收斂之，內蘊之，則有用反變為有害。法惟回光返照，垂帘塞兌將此光收入虛無窟裏。虛無窟指下丹田。此即「逆而納之」養光之法。

由上可知，教人修道，莫若教人修心，修心之意義大矣！見拙著之「道海和衷」、第三章之謹心論，則可知其要也。茲附錄其簡要者，以予參閱，省去翻查之繁覆，並可溫故而知新也。

「太上曰：心之神，變化莫測，混合陰陽，大包天地，細入毫芒，制之則正，放之則狂，清靜則生，濁躁則亡，明照八表，暗迷一方，但能虛寂，生道自常，永保無為，其身則昌，世以無形，莫之能名，禍福吉凶悉由之矣。」

「心齋法」：（其一）、四大不著而身齋。（其二）、諸慮俱息而意齋。（其三）、回光返照而眼齋。（其四）、聲音不入而耳齋。（其五）、香臭不到而鼻齋。（其六）、是非不動而舌齋。尚有心境一齋，其穢污更甚六根。六根為外賊，時來時去，心境為內賊，有識神居之，此為萬劫輪迴種子，此境不齋，牽動六齋無益。故心齋者，謹守天戒，心意同符，內外同儀，無思無欲，無慮無恐，悠然坐忘，

德同真人，道合仙格，乃曰心齋。若然行此，自然六欲不生，三毒消滅。」

【註】三毒：

一、指貪、嗔、痴三種煩惱最能損害人體健康，是產生其他煩惱之根本。《洞真太上太霄琅書》卷七：「遣貪淫，息嗔恚，除邪愚滅三毒。三毒滅亡，無復老病死苦。」

元玄全子《真仙直指語錄》卷上：「何為有心？蓋緣衆生貪、嗔、痴三毒孽，無明心火。師曰：跳出三山口是也。」

二、指心業中之陰私毒、賊害毒、讒害毒。（見《道門經法相承次序》卷上。）
三、即三尸：又稱三尸神、三蟲、三彭。《中黃經》上尸彭琚：一者上蟲居腦中，使人好滋味，嗜欲痴滯，上尸名青姑，伐人眼。中尸彭質：二者中蟲居明堂，使人貪寶好喜怒，中尸名白姑，伐人五臟。下尸彭矯：三者下蟲居腹胃，使人愛好衣服，耽淫女色，下尸名血姑，伐人胃命。此三尸神、三尸蟲、又名三毒，因其常在人身作祟，阻碍修煉，故名三毒。

《論語》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此乃泯意靜法：意與念有別，意屬思想與知見，念則無關思想知見。思想與知見，為人生聖功一大病痛，人心最難降伏者，就是此意。毋意為頭腦功夫，且必也、固也、我也，皆意為之也。意泯一

切皆泯，意無一切皆無。天地萬物，無一莫非惟意之所造，意識不生，則一切是非善惡皆無由生，此《大學》所以誠意為正心之本也。人之知見病，意識病，思想病，聖人亦難去，何況凡夫俗子乎？

太上道德經、第十九章之樸素章，其內文教人修心之法。

經曰：「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巧棄利，盜賊無有。」
絕聖棄智，民利百倍者：是不以聖智之偽巧，以撓民心而駕御之，並而遂其名利及其私欲。故道德經第五十七，聖人云：「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其真正之內涵是以自然而然之道，讓天下人皆各盡其心，各盡其力，各行其當行，各安其所安，自足其所足，自樂其所樂。不以聖智偽巧雜於其間，則民不會迷失於現實之中，自然返樸還淳也。故莊子、應帝王篇、第七章。無名人曰：「汝遊心於淡，合氣於漠，順物自然，而無容私焉，而天下治矣。」

絕仁棄義，民復孝慈者：中庸有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人初生時之天性乃上天所賦，是以說卦傳云：「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夫仁與義者，乃人之本根，天性屬良，無作無為，真性也。後天之性，受物欲所誘，隨物而變遷，撓人

之心，以遂其名利及私欲，假仁假義，有作有為，非真性也。此兩者，自有霄壤之別矣！莊子引子高對禹之言曰：「昔堯治天下，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今子賞罰，而民且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後世之亂，自此始矣。」太上不欲人皆迷失真我，回復真性，道全德備，其孝慈，出於自然之發心，非為造作而有利所圖者，真孝慈也。

絕巧棄利，盜賊無有者：由於物質文明之誘發，人隨境物而變遷，貪貨利，淫聲色，恣慾樂，賣弄花巧，暗取強奪，無所不用其極，無論官之與民，盡皆為盜為賊，而其所區別者為有牌及無牌而已矣。太上教人莫縱情於物欲之享受，知足常足，各盡所能，各守其分，則自然各安其性命之情，安有盜賊。故曰：「罪莫大於可欲，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又曰：「見素抱樸，少思寡欲。」其修心也，有利於煉丹之收視返聽，凝神入竅，而曰「機在目。」，有其主因也。

十五． 天之無恩而大恩生，迅雷烈風，
莫不蠢然，至樂性餘，至靜性廉。

天至高而萬物至卑，天與萬物相遠，似乎無恩於物矣。殊不知無恩之中，而實有大恩生焉。天之氣鼓而成雷，噓而成風。迅雷震之，而萬物發生。烈風吹之，而萬物榮旺。發生榮旺，萬物皆蠢而無知，無出於自然，此無恩而生大恩，天何心哉！故至樂者，萬物難屈，拘無束，性常有餘。至靜者，萬物難移，無貪無愛，性常廉潔，樂者無心於餘而自餘，靜者無心於廉而自廉，亦如天之無恩而有恩，無心之用，神矣哉！

【附註】：天之無恩而大恩生者：天地生而不有，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長養萬物，不求恩報，而萬物感其覆育，自有恩生。疏曰：天地萬物，自然育之，此皆至道所含育，不求恩報於萬物。萬物承天之覆育，自懷恩於天，故俗語有云：「謝天謝地」感激上蒼之說。道德經、第十章、玄德章曰：「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淮南子】、劉安編寫。又名【鴻烈】。鴻者，大也。烈者，明也。解曰大明

天之無恩而大恩生，迅雷烈風，
莫不蠢然，至樂性餘，至靜性廉。

天之無恩而大恩生，迅雷烈風，
莫不蠢然，至樂性餘，至靜性廉。

道之言也。

【原道】卷一。夫太上之道，生萬物而有不有，成化像而弗宰。跂行喙息，蠅飛蠕動，待而後生，莫之知德；待之後死，莫之能怨；得以利者不能譽，用而敗者不能非。收聚畜積而不加富，布施稟授而不益貧。旋絲而不可究，纖微而不可勤；累之而不高，墮之而不下；益之而不衆，損之而不寡；斷之而不薄，殺之而不殘，鑿之而不深，填之而不淺。忽兮恍兮，不可為象兮；恍兮忽兮，用不屈兮；幽兮冥兮，應無形兮；遂兮洞兮，不虛動兮；與剛柔卷舒，與陰陽俛仰兮。

【譯文】：至高無上之道，產生萬物卻不佔為己有，形成衆多物象卻不主宰之。以腳行走及以嘴呼吸之人和動物，以及能飛會蠕（爬）行之昆蟲，均依靠道而產生，但誰也不知道感謝它之恩德。因道而死，但誰也不能怨之。因為得它之好處不能讚美，因之而敗不能責之。將之收聚積畜，不會增多；拿之送別人不會少些。它細小絲薄，不可窮究；它纖細微渺，不可窮盡。堆積而不變高；掉下也不會變低；增加不會變多，減少不會變少。削去一些不會變薄，割去一塊不會變殘缺。鑿挖下去不會加深，填塞之不會變淺。恍恍惚惚，不能變成固定形像；惚惚恍恍，它之作用卻是無窮不竭；幽昧昏暗，有感應卻不見形狀；深遠莫測，它之感應確實存在，它隨伴剛柔或屈或伸，它與陰陽一同升降。

道德經、第五章之守中章。曰：「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譯文】：大道者，天地之道也。天地之道運行是自然而行，非有機心於其間，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疏，此乃大公也。若乎言天地之不仁，則此為大仁之生也。蓋以萬物為芻狗，實無心芻狗萬物，而一任萬物為芻狗也。無心生物而物自生，無心成物而物自成；及其去也，殺也、化也、毀也，亦復如是。

是以聖人體天地大自然之大道，效法之。道德經、第二十五章之混成章內有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故說：「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聖人之治天下，以大道之行，一視同仁，並無偏私，乃用不仁之仁，非婦人之仁，斯為大仁也。正如大自然之道；天地運焉，日月明焉，四時行焉，萬物生焉！天何言焉！讓百姓處天地之間，各遂其生，各適其性，各樂其生，各安其死，各順其性命之情，而各任其天者，此非為大仁乎？

而天地之間，譬猶橐籥，其中虛空無物，若鼓而吹之，則永不竭窮，愈動而愈出，萌生機而生萬物。若然虛靜自處，寂然不動，但靜極而必動，其炁機發動，又妙化無窮。老子此章教人煉道，養氣忘言守，而守中者以為天下正也。

守中之道，為人聖之功夫，其消息在於橐籥。虛中為用，藏之愈深，則發之愈

天之無恩而大恩生，迅雷烈風，
莫不蠢然，至樂性餘，至靜性廉。

天之無恩而大恩生，迅雷烈風，
莫不蠢然，至樂性餘，至靜性廉。

搏；若寂然不動，則感而遂通。見道德經、第十六章之復命章，曰：「致虛極、守靜篤。」此乃六字真言，與第五章之守中章互相呼應也。繼曰：「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此則聖功生矣！神明出矣！

迅雷烈風，莫不蠢然者：【周易繫辭傳】、第一章之天尊地卑。

其中曰：「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盪，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

【註】：無極而太極，由太極剖判，而生天地陰陽，陽升陰降，乃有日月往來，四時有序，消息盈虛，寒暑交替，晝夜晦明。是故易經繫辭傳、第十一章之「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曰：「是故闔戶謂之坤。闢戶為之乾。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又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

夫天有八卦之象，地有八卦之形；在天為變，在地為化，故變化見矣。此天地之別也。八卦，以天地、水火、山澤、雷風八卦之象言，非乾、坎、艮、震、巽、離、坤，兌也。

樂記云：「地氣上齊，天氣下降，陰陽相摩，天地相盪。鼓之以雷霆，奮之以風雨，動之以四時，煖之以日月，而百化興焉。」故天地之陰陽，動靜升降，互相倚伏，形交氣感，孕育萬物，而萬物莫不得知而生，莫不得知而長，此為天地陰陽動靜之機緘，是以萬物莫不蠢然而生，蠢然而長也。

喜雨亭、宋文。

【課文】：亭以雨名，志喜也。古者有喜，則以名物，示不忘也。周公得禾，以名其書；漢武得鼎，以名其年；叔孫勝狄，以名其子。其喜大小不齊，其示不忘一也。

余至扶風之明年，始治官舍，為亭於堂之北，而鑿池其南，引流種木，以為休息之所。是歲之春，雨麥於岐山之陽，其占為有年。既而彌月不雨，民方以為憂；越三月，乙卯乃雨，甲子又雨，民以為未足；丁卯大雨，三日乃止。官吏相與慶於庭，商賈相與歌於市，農夫相與抃於野，憂者以樂，病者以愈，而吾亭適成。

於是舉酒於亭上，以屬客而告之曰：「五日不雨可乎？」曰：「五日不雨則無麥。」「十日不雨可乎？」曰：「十日不雨則無禾。」「無麥無禾，歲且薦饑，獄訟繁興，而盜賊滋熾，則吾與二三子，雖欲優游以樂於此亭，其可得耶？今天不

天之無恩而大恩生，迅雷烈風，
莫不蠢然，至樂性餘，至靜性廉。

遺斯民，始旱而賜之以雨，使吾與二三子，得相優游而樂於此亭者，皆雨之賜也，其又可忘耶？」

既以名亭，又從而歌之，歌曰：「使天而雨珠，寒者不得以為襦；使天而雨玉，飢者不得以為粟。一雨三日，繫誰之力？民曰太守，太守不有；歸之天子，天子曰不然；歸之造物，造物不自以為功；歸之太空，太空冥冥。不可得而名，吾以名吾亭。」

【譯文】：亭用雨來命名，是為記可喜之事。古人有喜事，就用之來命名事物，以示永不忘記。周公得到嘉禾，就用「嘉禾」命名自己之文章（周成王之弟唐叔將一株雙穗之禾獻與成王，成王轉送周公，周公寫一篇文章，名「嘉禾」。此文今已失傳）。漢武帝得到寶鼎，就用「元鼎」以命名自己之年號（漢武帝元狩七年（西元前116年）得寶鼎於汾水上，遂改元為元鼎元年）；叔孫戰勝長狄國僑如，就用（僑如）作為他兒子之名字（魯文公十一年（西元前616年），叔孫得臣打敗長狄，俘其首領僑如，乃名其子曰僑如）。可喜之事大小不同，唯其表示不忘卻是一樣者。

余至扶風（古都名，宋時為鳳翔府，轄今陝西省鳳翔縣等地）之第二年，才修葺官舍，在廳堂之北造一座亭，又在南邊挖池，引水種樹，作為休息之所。是年春天，岐山南邊下麥雨（下麥雨：強大旋風捲起地上麥粒再落下如雨），占卜將有好

之豐年。接著整月無雨，百姓為此而憂；到三月乙卯才下雨，甲子又下雨，百姓認為仍不足；丁卯下大雨，接連三天才停止。官吏在庭中慶賀，商人在市井相互唱歌，農夫在田野一道拍手（扑：拍手）歡樂；憂愁轉喜，生病轉愈，而吾之庭剛好下成。於是設宴於亭，酌酒勸客（屬客），並告說：「再五天不下雨，可以乎？」他們說：「再五天不下雨，就收不到麥子。」「再十天不下雨，可以乎？」「再十天不下雨，禾稻枯死，無禾收成。」「無麥無禾，成凶年會飢荒（薦飢：連歲飢荒），牢獄訟案增加，盜賊猖獗，則吾與各位，欲在亭子優哉游哉自得其樂，可乎？今上天不遺棄而眷顧百姓，開始乾旱，就賜給雨水，使吾與各位互相在亭內優游自樂，是雨之恩賜，又怎可以忘掉？」

既以（喜雨）作為亭之名字，又從而唱歌，其歌曰：「假若老天下真珠，受寒冷者，不能拿之作為衣服（襦：短衣），假使老天下寶玉，飢餓者不能以之作糧食。一場雨連下三天，（繫）是誰之力？老百姓說是太守，太守說非也；歸功於天子，天子說不是；歸功於造物者，造物者認為不是自己之功績；歸功於蒼天，而蒼天那麼蒼茫深遠，既然沒辦法指明，吾以之作為亭之名字。」

【賞析】：本文首段在說名喜雨亭命名之緣由，借古以喻今，乃同表示不忘。第二段是久旱逢甘，官民得雨歡欣喜悅之情。三段言久旱得雨，雨足民心安定，

天之無恩而大恩生，迅雷烈風，
莫不蠱然，至樂性餘，至靜性廉。

天之無恩而大恩生，迅雷烈風，
莫不蠢然，至樂性餘，至靜性廉。

為官者方可心寬得享圓亭優游之樂。末段用歌辭頌揚大自然之功，宇宙造化之妙。由雨露之潤澤，並歸結亭之命名，首尾呼應。

本文暗喻，為官之太守及群僚，勤政愛民，表示若歲饑獄訟則會繁多，自然無心於遊樂。其文說到任後一年，才修葺官舍，以政為先而不以揮霍粉飾官舍為要務。正如宋之范仲淹，著岳陽樓記中所言：其必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歟？噫！微斯人，吾誰與歸。

至樂性餘者：《陰符經三皇玉訣》：「至樂於神者，陰陽之本也。至者，定也，定於心意，陰陽自合，至樂於天真也。去其欲，定其意，守神抱一，合於天道，故言至樂性餘。」

《三略》云：「有道之君以樂樂人，此言賢人君子以心平性正，不欺於物，不徇於時，理國安家，無淫刑濫罰，不越國章，身無過犯，無所憂懼，自然心懷悅樂，情性怡逸，逍遙有餘。」

《呂氏春秋》、卷二、仲秋紀、第二、凡五篇。三曰情欲。

古人得道者，生以壽長，聲色滋味能久樂之，奚故？論早定也。論早定則知齋，知早齋則精不竭，秋早寒則冬必暖矣，春多雨則夏必旱矣。天地不能兩，而況於人

類乎？人之與天地也同，萬物之形雖異，其情一體也，故古之治身與天下者，必法天地也。尊酌者衆則速盡，萬物之酌大貴之生者衆矣，故大貴之生常速盡，非徒萬物酌之也，又損其生以資天下之人，而終不自知，功雖成乎外，而生虧乎內，耳不可聽，目不可視，口不可以食，胸中大擾，妄言想見，臨死之上，顛倒驚懼，知所為，用心如此，豈不悲哉！

【註文】：此段文章說明得道者早知節欲而長壽，論早定，是說知道節欲以養生。

嗇者，是愛惜省儉，多人少出。老子道德經教人適性、第一、守嗇，儘量減省不必要之心思行為。其曰：「治人事天莫如嗇。」「聖人之用神也靜，靜則少費，少費則嗇。」第二、是自治，是自力照顧，並約束本身之生活行為。其曰：「聖人去甚、去奢、去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

荀子勸學篇：「目不能兩視而明，耳不能兩聽而聰。」

春秋繁露、通國身篇：「故治身者務執廣靜以致精，治國者務盡卑謙以致賢。」循天道篇：「循天之道以養其身，謂之道也。」「能以中和理天下者，其德大盛；能以中和養其身者，其壽極命。」

【譯文】：古代得養生之道者，生於世而得長壽，聲色滋味均能長久享受，這

天之無恩而大恩生，迅雷烈風，
莫不轟然，至樂性餘，至靜性廉。

天之無恩而大恩生，迅雷烈風，莫不蠢然，至樂性餘，至靜性廉。

是甚麼緣因？是因為早就認識節欲養生道理。早知節欲貴生，則早知愛惜精神，早知愛惜精神，則精神充沛，用而不竭。猶如秋天早寒，則冬天必暖，春天多雨，夏天必旱。天地猶不能兩全，何況於人乎？

人類與天地同樣不能兩全，萬物之形態雖異，其好生之情是一體相同者。所以古代之治身與治天下，必要效法天地。一樽酒，酌飲之人眾多，酒很快飲光；國君大貴之身，酌取之萬物太多，所以大貴之身也常很快用完。非但萬物酌取之而已，還要減損其有生之年以分別照顧天下子民，而其本人始終不自覺。故雖功業成就於外，而生命活力虧損於內。終於耳不可以聽，目不可以視，口不可以食，胸中煩悶，還妄言可以聽，可以視，可以食，臨死前，神魂顛倒，內心驚懼，不知道何所做及何所為。故人用心如此以致虧生，不是太可悲乎？

道德經、第十三章、寵辱章。曰：「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故貴以身為天下者，可以寄天下。愛以身為天下者，可以託天下。」

此言為君者，領道者，及主事者，若大權、財權集一身之所握，以其樂樂身。古之所謂金、石、絲、竹之樂，即現今之酒、色、財、氣以滿足身心之奢慾，極盡視聽之娛，窮肉體幻身安心之樂。此失德者，內與外將極快銷耗淨盡，如此則

至樂無餘矣。

然而有德之君、及領導主事者，為民、為事、為政，若勞心勞力，親力親為，極耳目之聰，朝乾夕惕，思慮營營，其形體漸衰，其神亦敗，不能治國，亦不能治身，何以可以託天下哉！是以非選賢任能不可，蓋「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者，則可共事分担天下之重任也。另外尚要效法修真者，「澹泊以明志，寧靜以致遠。」外養內養，畜精、氣、神之大寶。抱神以靜，形將自正。民自樂樂，而已亦至樂性餘也矣。

武經七書之【六韜】。《武經七書：孫子、吳子、司馬法、尉繚子、六韜、三略、唐李問對。（唐太宗與李衛公〔李靖〕）是為武經七書也。》

六韜、卷第一、文韜。文師。

【課文】：文王將田，史編布卜曰：「田于渭陽，將大得焉。非龍、非鸞、非虎、非羆，兆得公侯，天遺汝師，以之佐昌，施及三王。」

文王曰：「兆致是乎？」

史編曰：「編之太祖史疇，為禹占，得皋陶，兆比于此。」

文王乃齋三日，乘田車，駕田馬，田于渭陽，卒見太公，坐茅以漁。

天之無恩而大恩生，迅雷烈風，莫不蠱然，至樂性餘，至靜性廉。

天之無恩而大恩生，迅雷烈風，
莫不蠢然，至樂性餘，至靜性廉。

文王勞而問之曰：「子樂漁邪？」

太公曰：「臣聞君子樂得其志，小人樂得其事。今吾漁，甚有似也，殆非樂之也。」

文王曰：「何謂有似也？」

太公曰：「釣有三權：祿等以權，死等以權，官等以權。夫釣以求得也，其情深，可以觀大矣。」

文王曰：「願聞其情。」

太公曰：「源深而水流，水流而魚生之，情也。根深而木長，木長而實生之，情也。君子情同而親合，親合而事之，情也。言語應對者，情之飾也；言至情者，事之極也。今臣言至情不諱，君其惡之乎？」

文王曰：「惟仁人能受至諫，不惡情，何為其然？」

太公曰：「緡微餌明，小魚食之；緡調餌香，中魚食之；緡隆餌豐，大魚食之。夫魚食其餌，乃牽於緡；人食其祿，乃服於君。故以餌取魚，魚可殺；以祿取人，人可竭；以家取國，國可拔；以國取天下，天下可畢。嗚呼！曼曼綿綿，其聚必散；嘿嘿昧昧，其光必遠。微哉！聖人之德，誘乎獨見。樂哉！聖人之慮，各歸其次，而樹斂焉。」

文王曰：「立歟何若而天下歸之？」

太公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則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則失天下。天有時，地有財，能與人共之者，仁也；仁之所在，天下歸之。免人之死，解人之難，救人之患，濟人之急者，德也；德之所在，天下歸之。與人同憂，同樂、同好、同惡者，義也；義之所在，天下赴之。凡人惡死而樂生，好德而歸利，能生利者，道也；道之所在，天下歸之。」

文王再拜曰：「允哉！敢不受天之詔命乎？」載與俱歸，立為師。

【譯文】：周國國君文王姬昌（姬姓，名昌。殷時諸侯，居於岐山之下，受諸侯之擁護，曾被紂囚於羑里。後獲釋，為西方諸侯之長，稱西伯，又遷於鄆（今西安西南澧水西岸），建都，成為周國王、政治家，在位五十年），將外出打獵，命令太史編占卜論凶吉，史編（太史官名編負責掌管祭祀及記事者）宣布占卜結果說：「狩獵於渭陽（渭陽是渭水，黃河最大支流，在陝西中部。古謂水北，山南為陽。渭陽，即渭水北岸），可有大收穫。從卜兆看出，收穫非龍、非鼉（似【螭】古代傳說似龍動物但無角）、非虎、非熊，其兆可能是公侯（公侯：古代第一、二等，次為伯、子、男）指有才能之人。上天賜予汝一導師，輔助汝成大業，施及三王（指周文王、周武王，周成王，泛指文王及其子孫。）為子孫帶來得益。」

天之無恩而大恩生，迅雷烈風，
莫不蠢然，至樂性餘，至靜性廉。

文王問：「占卜之兆，是如此吉祥乎？」

史編回曰：「臣太祖史疇，為大禹占卜而得皋陶（名臣掌管刑法），任之為官，今日所占其兆徵異乎尋常而與之相似。」

文王齋戒三天整潔身心，乘坐狩獵之車，駕獵馬，到渭水打獵，終遇姜尚太公望（太公：周代對呂尚之稱號。姜姓，名尚。其祖封於呂，故又稱呂尚。字子牙，號太公望。武王伐紂時，任統兵之師氏、簡稱為師，尊為尚父。在商周牧野、今河南、淇縣西南）會戰中，受命向商王紂挑戰，殲敵立功。成王時封於齊，建都營丘（今山東淄博東），授以征討五侯九伯之特權，地位冠極羣臣，為齊國之始祖。）正坐於茅草叢生河邊釣魚。

文王上前表示慰勞而問曰：「汝喜歡釣魚乎？」

太公答曰：「臣聞君子者樂於實現其志之抱負，常人者樂於做自己喜歡做之事。現今吾垂釣，是同樣之道理，並非喜歡或不喜歡之問題。」

文王曰：「為何說和垂釣是同樣相似道理者？」

太公曰：「〔釣〕用作人事時，內裏包含三種權衡方法：祿等以權，是用厚祿收購人才，以盡其所能，是其中之一用人之權衡；死等以權，是用重賞招攬敢死之士，使趨死以赴，又是一種用人之權衡；官等以權，是以高之爵位授之，使貞忠不

二，更為最高明用人之權衡。夫釣魚以求有收穫，內中道理深奧，道理一通，與之觀察和處理天下大事，可得而知之矣。」

文王曰：「吾願詳細聽聽汝之道理。」

太公曰：「水之泉源深而長遠，水流才流而不息，魚得而生存，自然之情理也。樹根長得深則樹高，枝葉繁盛，果實才能生長，也是自然之情理也。君臣情意相投，志同道合，合作親密，共同處事則事成，亦是自然之理也。肺腑之言，表示事物之終極，臣所表達無所畏忌，君其感煩厭乎？」

文王答道：「惟有仁德者，能受正直之規勸，不厭棄真情之實話，何解汝有如此想法？」

太公回道：「縉微餌明（釣絲細微，魚餌明顯），小魚來吃；釣絲適中，魚餌香濃，中魚來吃，釣絲粗長，魚餌肥大，大魚來吃。夫魚食其餌乃動其釣絲；人食其祿，乃服於君。所以釣魚以餌，魚則上釣；以俸祿網羅人才，人才則可盡收為己有。以家之基礎而取國，以國家之基礎而取天下，天下大業可取而完成。唉！漫漫長長，子民眾多，君上失德，不得人心，其聚必散。君上昏昏默默，不聲不息，埋首施其德政，以道化子民，其道如光之達必深而遠，玄哉！妙哉！聖人之德政，道化天下，為無為，百姓日用而不自知，樂哉！聖人之智慮，使天下人各就其適合之

天之無恩而大恩生，迅雷烈風，
莫不蠢然，至樂性餘，至靜性廉。

天之無恩而大恩生，迅雷烈風，
莫不蠢然，至樂性餘，至靜性廉。

檔次，各歸其所應歸，以此法則而收攬人心及信念使欲念有所收斂，各安其位焉。」

文王問道：「以何規範收攬人心及信念之方法，才能使天下歸順？」

太公答道：「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也。與百姓同天下之利者，就可以得天下；獨享天下之利者，就要失掉天下。天有四時，春、夏、秋、冬之更替，地有豐富之物產財寶，能與天下人共分享者，是仁愛也；仁愛之所在，天下歸之。免除人之死亡，解人之厄，救人之患難，濟人之危急者，恩德也；恩德之所在，天下歸之。與人同憂、同樂、同好、同惡者，情義也；情義之所在，天下人皆赴之。人皆厭惡死亡而愛好生存，愛好能接受恩德，及獲得利益以寄生於世上，能滿足人之利益者，行王道之政也；王道之所在，天下歸之。」

文王再拜，並道：「說得好！吾敢不接受上天之意旨乎？」於是，與太公乘坐獵車回都城，拜太公為師。

至靜性廉者：《陰符經三皇玉訣》：至者，定也，定於心意，陰陽自合，至靜則廉也。目不觀於色而神不移其氣，內保自然，去其欲，靜其心，定其意，守其神，抱一至靜而入新換舊，乃達於道。

胥元一《陰符經心法》：「至靜者，心無所欲也，無所欲則誠廉耳。」
仙籍語論：謂至尚廉靜則心無多欲。

陰符經疏、唐、李筌：「至靜則廉者，既不為小人絲竹奢淫之樂，自保其無尤無事之歡，如此則不為聲色所撓，而性靜情逸，神貞志廉也。」

莊子、第十二篇、天地。

【課文】：堯觀乎華。

華封人曰：「嘻！聖人！請祝聖人，使聖人壽！」

堯曰：「辭！」

「使聖人富！」

堯曰：「辭！」

「使聖人多男子！」

堯曰：「辭！」

封人曰：「壽、富、多男子，人之所欲也，女獨不欲，何邪？」

堯曰：「多男子，則多懼；富，則多事；壽，則多辱；是三者，非所以養德也。故辭。」

封人曰：「始也，我以女為聖人邪，今然君子也。天生萬民，必授之職。多男子，而授之職，則何懼之有？富，使人分之，則何事之有？夫聖人，鶡居而鷖食，

天之無恩而大恩生，迅雷烈風，莫不蠢然；至樂性餘，至靜性廉。

天之無恩而大恩生，迅雷烈風，
莫不蠢然，至樂性餘，至靜性廉。

鳥行而無彰。天下有道，則與物皆昌；天下無道，則脩德就閒；千歲厭世，去而上僊，乘彼白雲，至於帝鄉；三患莫至，身常無殃。則何辱之有？」

封人去之。堯隨之，曰：「請問……。」

封人曰：「退已！」

【譯文】：帝堯華邑出巡。

華邑守封邊疆人道：「嘻！聖人到！祝聖人長壽無疆！」

帝堯回道：「不要！」

守疆人再祝道：「願祝聖人大富！」

帝堯又回道：「不要！」

守疆人又祝道：「願祝聖人添丁多男孩子！」

帝堯回道：「不要！」

守疆人道：「長壽、富有、男孩子多，皆人之所願也，惟汝不欲，何解？」

帝堯答道：「男孩多，則恐懼多；財富多，事故多；長壽，則污辱多。此三者，非能憑藉以培養德性，所以不要！」

守疆人道：「最初，吾以為汝是聖人，現今知道汝只是個君子而已。天生萬民，必定要授予職務。男孩子多，授之以職務，何懼之有？財富多有，讓大眾分享，則

何事之有？夫聖人，如鷦鷯有普通居所便行，雖鳥有食便行；鳥飛行而無踪跡之留下。天下清明，則與物皆繁榮歡暢；天下不靖，則進德脩業，趨就清閒，避世以待。千年之後，厭倦世界，登仙境，駕白雲，入天宮；三種憂患（疾病、衰老、死亡）不著其身常無災殃，何辱之有？」

守疆人走開，帝堯隨之曰：「請問……」

守疆人道：「請回罷！」

【賞析】：喻聖人如呂祖百字碑內所言：「真常須應物，應物要不迷。聖人者，隱逸自賢，隨遇而安，不求過於舒適，如鷦鷯野居不求華麗，穀粗食不求豐美，雖多男子、多財富、多壽，何辱之有。後數句，天下有道與天下無道，則與孟子所云：「達則兼善天下，窮則獨善其身。」之意。

醉古堂劍掃、明、陸紹珩。

此書於明代，被遺棄海外，流落東瀛，迨清末海禁初開，方由邦人留學於日本者，發現回流本土。近七十餘年，終得付梓，始可大行其道，良可慨也。

其書著作風格，大抵皆濫觴於世說新語，思益世風——而陶冶心術，如炎夏啖冰，可銷熱惱。於凡俗競逐之中，則遇之如清淨蘭若，乍聞木魚青磬，塵勞略息，

天之無恩而大恩生，迅雷烈風，
莫不蠲然，至樂性餘，至靜性廉。

天之無恩而大恩生，迅雷烈風，
莫不轟然，至樂性餘，至靜性廉。

且效解脫語以自適其適也！

【課文】：筆之用以月計，墨之用以歲計，硯之用以世計。

筆最銳，墨次之，硯鈍者也，豈非鈍者壽，而銳者夭耶？

筆最動，墨次之，硯靜者也。豈非靜者壽而動者夭耶？於是得以養生焉！

以鈍為體，以靜為用。唯其然，是以能永年。

貧賤之人，一無所有，及臨命終時，脫一厭字。

富貴之人，無所不有，及臨命終時，帶一戀字。

脫一厭字，如釋重負，脫一戀字，如擔枷鎖。

【賞析】：世俗之人莫不從財富、名、利、權中以求，羈疏於養生之途，不能安性命之情。此文勸人，莫窮於智謀心計以趨其利，無常一到枉勞。恬澹以自適，定以裕其氣，靜以養其神，是為至靜性廉矣！

道偈曰：「已齋無齋，無齋可齋，齋之不齋，不齋而齋，不齋誰齋，誰齋其齋，齋者不齋，不齋是齋，知齋非齋，齋無可齋，若欲真齋，齋不見齋，齋既無齋，何用強齋。」知此道偈，爾知齋矣，爾已齋矣！此偈與六祖所云「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台，心中無一物，何以惹塵埃。」其義相同。

十六・天之至私，用之至公，禽之在氣。

天之道行於無象，運於無形，萬物不貳，其至私與。然其四時行而萬物生，其用又至公焉。推其奧妙，其一氣流行，禽制萬物乎？禽者，擒也。統攝之謂。制者，造作之謂。言統攝萬物，制造萬物者，在乎一氣也。一氣上升，萬物皆隨之生長，一氣下降，萬物皆隨之斂藏。生長斂藏，總是一氣擒制之，一本散為萬殊，萬殊歸而為一本。私而公，公而私，非私非公，即私即公，一氣流行，循環無端，活活潑潑的也。

【附註】：天之至私，用之至公者：道德經、第七章之無私章。曰：「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耶？惟其無私，故能成其私。」

【註】：天地悠久，亙古長存，其運行也，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此其至私也。然而天地之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其天地之氣，皆由一元真宰默運於其間，却發育萬物，長養羣黎，生生不已，任萬物自生而自長，任萬物自亡而自滅，

其生也，其長也，其亡也，其滅也，生生長長，長長生生，亡亡滅滅，滅滅亡亡，乃循環不息之機，純任自然而已，其天道實為至公也。既然天地雖然不能自生，而萬物卻能順道而生，雖生雖滅，但總之生生不已，萬物長存，則天地長存，故萬物與天地能共生共長共存也。

聖人法天效地不逐名利之場，是為延年益算之術，不妄貪求，惟以大道為先，利物濟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故能與天地並存焉。即曰：「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是以「為無為，則無不治。」惟其如此，因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成其私者」，非其個人之私，是聖人之用天地至公之道以化天下之民，而達成世上大同至公之道，以遂其所願，非私利之願也。」

莊子、第十三篇、天道。

【課文】：夫帝王之德，以天地為宗，以道德為主，以無為為常；上無為也，下亦無為也，是下與上同德；下與上同德，則不臣；下有為也，上亦有為也，是上與下同道，上與下同道，則不主。上必無為而用天下，下必有為為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故古之王天下者，知雖落天地，不自慮也，辯雖離萬物，不自說也；能雖窮海內，不自為也。天不產而萬物化，地不長而萬物育，帝王無為而天下功，故曰：

「莫神於天，莫富於地，莫大於帝王」，故曰：「帝王之德配天地，此乘天地，馳萬物，而用人羣之道也。」

【註】帝王之德業，以天地作為本元，以道德作為宗主，以無為作為永恆。無為，則能用天下而從容有餘力；有為，則被天下所用而感到不足。所以古者，崇尚無為之治。上位無為，下亦無為，則下位和上位德業同，下位和上位德業同，則不合乎臣道。下位有為，上位也有為，則上位與下位德業同，上位與下位德業同，則不合乎君道。上位必須無為，而利用天下；下位必須有為，而為天下所用。此為不易之道理也。

所以，古之所以王天下者，其智之高，雖能籠絡天地而不用其智巧為己，以無為之道而為也。其明辯才能可粉飾衆物以完其說，而不自說，亦是無為之道也。才能可通四海，不為之而顧己也。

天無意生產而萬物皆能化育，地無意生育而萬物自然生育，帝王清靜無為，而天下得以安定。全是無為之功也。故曰：沒有比天之神明，沒有比地之富有，沒有比帝王之偉大。所以帝王德業配天地。足見無為之術乃駕天御地，統領萬物，而是御用人羣之道也。

禽之在氣者：陰符經疏、唐、李筌。

疏曰：「禽者，羽化百鳥之謂也。炁者，天地陰陽之炁也。人之運動，皆以手足進退而自由也。禽鳥運動，皆以翅羽鼓炁。心動翅鼓，無所不之，上下由之。況人最靈，不能善用天機道德之炁，固躬養命，以致長生久視乎？若人善能制道德之炁，則遨遊太虛，禽鳥不足比也。」

修真後辯、卷下。清、素樸散人、悟元子、劉一明。

先天真一之氣；緣督子曰：先天之氣，自虛無中來。悟真云：「道自虛無生一氣，便從一炁產陰陽。」

道光云：「有物先天地，無名本寂寥，能為萬象主，不逐四時凋。」

此皆言先天之氣，為生物之祖氣，乃自虛無中來，為萬象之主，天地之宗，無形無象，無聲無臭，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搏之不得。雖然無形而能生形，無象而能生象。以言其神，為不神之神。以言其氣，為真一之氣。以言其精，為真一之精；又名真種；又名金丹；又名他家不死方。非後天呼吸氣思慮神交感精可比，亦非元精、元氣、元神可同。蓋元精元氣元神，在後天則為陽，在先天還為陰，非若先天真一之氣，歷萬劫而不壞，超羣類而獨尊，生死不拘，有無不立，為後天精、氣、

神之根本，為先天精、氣、神之主宰，乃至陽之物，天上之寶，人罕識之。蓋此物不在內，不在外，不落五蘊八識，不在五臟六腑，不在六根門頭，不在百骨穴竅，而在乎玄關一竅，有意尋之則著相，無意守之則著空，思之不得，議之不可，本來自有，因陽極生陰，走於他家，不為我有，至人用法追攝，以實形虛，以有形無，激而有象，從虛空中來，採而修之，以陰符陽火，煅煉成丹，結就一粒，大如黍米，吞而服之，點先天之寶，以無生有，化後天之物，轉陰成陽，三尸五賊，盡皆滅踪，八萬四千毛神，俱化為護法。

故曰：「一粒金丹吞入腹，始知我命不由天。」迷人不知此先天真一之氣；是生物之祖氣；是鴻濛未判之始氣；是混沌初分之靈根；或以元氣為先天真一之氣；或以丹田呼吸之氣為先天真一之氣；或以抱一守中，為守先天真一之氣；或以觀空止念，為觀止先天真一之氣；更有一等地獄種子，煉五金八石，採紅鉛梅子，以為服食先天真一之氣，種種岐路，豈足以語先天真一之氣乎？

夫先天真一之氣，是混元祖氣，生天生地生人物，其大無外，其小無內，動靜如一，陰陽混成，在先天而生乎陰陽，在後天而藏於陰陽，乃真一而非假一。抱守真一，真一豈可抱守哉！如可抱守，則非真一，而可抱守者，必是假一，觀止真一，真一豈可觀止哉！如可觀止，則一非真，而所觀止者，一必是假。至於千門萬戶，

諸多傍門，俱是認賊為子，棄正從邪，並不知真一之氣，為何物色，無怪乎到老無成，而落空亡矣。

悟元初遇龔谷老人，示以修真大道，諸事顯然，惟於先天之氣，自虛無中來之語，因自己所看不一到，模糊十三年之久，閱盡丹經，究未知其端的，後遇仙留丈人，訣破源流，咬開鐵彈，言下分明，了然於心，始知的虛無真虛無，真一是真一，不於我有，不從他得，不可言象，不可畫圖，以意契之，以神會之，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通天徹地，為聖為賢，成仙作佛，皆出於此。

若人知得此先天真一之氣，則大本已立，其他皆餘事矣。所以古仙云：「得其一，萬事畢也。」

【養生靜功心法】、清、黃裳元吉真人。調息與聽息篇

修煉第一要調得外呼吸均勻，無過不及，一任出玄入牝，如自如，可開則開，可閉則閉。為粗為細，略加收斂調協之意足矣，切勿氣粗而按之至細，氣浮而按之使斂，致令有形凡火燒灼一身精血可也。生須認真此火，或文或武，或沐浴，或溫養。雖火有不同，斷無不是先天神火，而由後天凡息一出一入，往來迭運，而可以成丹也。故曰：「調息須調真息息，煉神須煉不神神。」

無息之息，方是真息。不神之神，斯為主神。學者調息凝神之際，務要尋得真息，認得真神，斯可渾合為一。否則，有形之息，皆凡火也。真火生神，凡火傷身。真神可作主張，凡神騷擾不寧。

何謂真息？即丹田中悠悠揚揚，旋轉不已者是。

何謂真神？即無思無慮之中，忽焉而有知覺，此為真神。

修煉家欲採元氣以化凡精，欲升真鉛以制陰汞，使之返還乾性，仍成不思不慮之元神，非採先天元息不能。夫元息在丹田，若有若無，不寒不暖，如火種者然，外不見有焰，內不知有火，只覺暖氣融融，熏蒸在抱。斯無形之神火，自然變化無窮，神妙莫測。否則有形之火，氣勢炎炎，未有不忽焉而起，忽焉而滅，其為身心性命之害，不可勝言。修行人以無形之真火為用，而外面呼吸有形之火，非謂全法不用，不過如鐵匠之風扇吹噓在外，周圍包裹，以衛中間神息而已。

吾恐諸子未明用火之道，故將呼吸有形之凡火，與先天無形之真火，相提並論，庶以免妄採妄煉。然外邊呼吸凡火，與丹田中悠悠揚活潑神火，未必截然二物，猶燭照之火，乃後天之火，丹田外之呼吸是也。燭未燃時，油中亦自有火，此即先天之神火，未經燃點者。採此神火，可以千萬年不朽。若採凡火，頃刻而即消滅，此可觀其微矣！願諸子閑時打坐，用此有形之火，祛逐一身風寒暑濕；復用此無形之

火，煅煉此身之渣滓陰霾，而金丹可成矣！

【註釋】：調息實即調節火候。調息之義在於尋得真息。學者行功時外呼吸之逐漸收斂而至於無，乃出於自然而然，不應強加按壓。若強行按壓，反窒其氣息，亂其氣機，欲求真息而不可得。真息之來，決定於虛極靜篤，心息相依，有如水到渠成。

【續養生靜功心法】近時修養一事，坐下存神入聽，務將萬緣放下，然後垂帘塞兌，回光返照於玄關一竅之中。始而神或不凝，息或有粗，不妨以數息之武火，微微的一其志，定其神，如是片晌，神凝息定，然後將心神放開，不死死觀照虛無一竅，惟存心於聽息。此個聽字，大有法機。《莊子》云：「一其志，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要知此氣，不是口鼻之氣，不是腎間動氣，更不是心中靈氣。此氣乃空中虛無元氣，生天生地，生人生物者此也。惟能存心於虛無一氣，此心此神，即與太和元氣相往還，所謂神氣合一，烹煉而成丹也。

若著凡息，還不是神與凡息相交，又何以成丹哉？經云：「不神之神，真神也。無息之息，真息也。」我須於混沌中落出先天一點意，以之翕聚元氣，是元神與元氣相交，而大道可成。苟有粗息，我即輕輕微微將此凡息收斂至靜，到凡息已停，不問他元氣動否，而元氣自在個中矣！我當凝神以正，抱意以聽，此亦陰陽交媾之

一端也。況乎下手之時，口鼻眼目之竅皆能固閉，獨有這個耳竅尚未盡閉，我一心以聽，即耳竅常閉，而衆竅無音矣！此個聽法，乃第一修煉良法。如此久聽，自然真陽自生，而玄牝現象矣！

學人欲歸根復命，惟將此心放下，輕輕微微以聽氣息之往來。若氣息太粗浮，則神亦耗散，而不得返還本竅，為我身之主宰。若聽其氣息似有似無，則凡息將停，胎息將現，而本心亦可得見矣。古人謂心易走作，以氣純之是矣！苟不知聽息以收心習氣，則神難凝，息難調，而心息亦終難相依。此聽息一法，正凝神調息之妙訣也。果能以神入氣，煉息歸神，則清氣自升，濁氣自降，而一身天地自然清寧。得到天清地寧之候，瞥見清空一氣，日回環於一身上下內外之間，而非胎息發現已也。尤要知此個胎息，非尋常尋常，是父母未生前一點元氣，父母既生後一段真靈，性得之而有體，心得之而有用，在天為樞，在地為軸，在人為歸根復命之源。人欲希賢希聖希天，捨此胎息，無以為造作之地也。諸子近來用功，惟將心神了照不內不外之際，虛心以聽氣息之往來，庶幾神依息而立，氣得神而融，未生前一團胎息，可得而識矣！由是言之，此個胎息，誠修煉之要務也，夫豈易得者哉！古云：「入定功夫在止觀。」

何以止？止於臍下丹田。何以觀？觀於虛無法象。

如此則心神自定，慧光日生，以之常常了照於不睹不聞，無聲無臭之地，而胎息常在個中矣！若但粗定其息，未入大定，此謂胎息自動，則失之遠矣！

人到胎息真動，一身蘇軟如綿，美快無比，真息沖融，流行於一身上下，油然而上騰，勃然而下降，其氣息熏蒸，有如春暖天氣，熟睡方醒，其四肢之快暢真有難以名言者。到此地位，清氣上升於泥丸宮內，恍覺一股清靈之氣直沖玄竅，耳目口鼻亦覺大放光明，而不同於凡時也。他如凡息初停，胎息亦不無動機，總不若此大定大靜之為自得耳。吾昨教棲神泥丸，只須以一點神光默朝上宮，不可太為著意，著意則動後有濁氣，猶天本清明，忽然陰雲四塞，則清者不清矣！

【胎息與元氣】元氣與胎息雖二，而實一也。若無先天元氣，則後天之凡息無以生。無後天凡息，則先天之元氣無由寄。欲招先天元氣伏養於身中，必凝其神，調其息，迨至後天息平，先天胎息見，似有似無之內，先天元氣寓焉。久之，息頓滅，先天胎息自在個中，一往一來，陰陽造化充滿於一身內外，有不知其何自而起，何由而止者。人能於此直養無害，則跳出乾坤之外，包羅日月之中，較諸天地為尤大也。此豈別有法哉，要不外一神光之朗照，調後天呼吸引起先天胎息，而元神元氣自寓個中，為我身之主也。是知凡息一停，胎息自動，而生死由我矣！

生等須知胎息之用，有勉強，自然之分，為文為武之用，而其要緊者，惟在緣

萬皆空，一塵不染，如自如如，朗朗常明，我惟以元神化為真意主宰之而運用之，母令一念游移不覺，一息昏怠不明，常惺惺天，活潑潑地如太陽之往來無停，日夜不息，而光之所照，無一處有遺，無一刻不在也。

如此久久，胎息常住於金鼎之中，不從口鼻出入，亦無明暗起滅，一息如斯，始而結成刀圭妙藥，漸而凝成玄黃至寶，終則大而化，化而神。要不外以神為胎之主，以氣為胎之輔，以息助胎之成。人能凝神調息，注意規中，呼吸綿綿，不徐不疾，神與氣兩相抱合，凝於丹田之中，即爐鼎安立矣！及至胎息和平，神凝氣聚，即陰陽持平，二八平分，正宜採取元陽真氣，以收回玄宮。

【注釋】：由上可知，欲得元陽真氣以烹煉，非經胎息不可。太上曰：「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其理在此也。而修道者，是以明瞭。「禽之在氣」，則能達到修仙之蹊徑矣！

十七· 生者死之根，死者生之根。恩生於害，害生於恩。

天道生物，即是一氣。上下運用一氣，上為陽，下為陰。陽者，生也、恩也。陰者，死也、害也。然有生必有死，有死必有生。是生以死為根，死以生為根也。有恩必有害，有害必有恩，是恩在害生，害在恩生也。若人死裏求生，則長生而不死，人能害裏尋恩，則有恩無害，出此人彼，可不慎乎？

【附註】：生者死之根，死者生之根。恩生於害，害生於恩者：蓋天地生萬物，而萬物有生必有死，此乃循環不息之機。人之生死亦然，故有道者通此變化，冀以術延其命，以道全其形。既知生死之因由，乃從害裏尋找歸根復命之方，採抑陰扶陽之法，化邪歸正之術，則能與天地同其休，日月同其光，萬劫而能長存也。畢世之人皆欲覓得此歸根復命之良方，其中以權傾一方及富甲天下者尤甚，若得其永壽，則可盡享陽間財富物欲之厚福。而此良方者，乃性命雙修之金丹大道，縱使是賢才大丈夫，若不求大道出迷途者，亦不能圓其事也。

悟真篇後序、宋、張紫陽真人。

人之生也，皆緣妄想而有其身，既有身，則有生、老、病、死之大患。欲免大患，莫若體乎至道，欲體至道，莫若明乎本心，心者道之樞也。人能時時觀心，則妄想自消，圓明自見，不假施功，頓超彼岸，乃無上至真妙覺之道也。

此道直截了當，人人具足，只因世間凡夫，業根深重，種種迷惑，以致貪著幻身，惡死悅生，率難了悟。黃老悲其貪著，先以修命之術，順其所欲，漸次導之了道。

夫修性命之要，在乎金丹，金丹之要在乎神水華池，始於有作，終於無為，其作用散在丹經，若不親遇至人，縱揣度百端，莫通其妙，豈非學者紛如牛毛，成者慳如麟角乎？

僕于己酉歲成都遇師，授以丹法，自後三傳匪人，三遭天譴。追憶師戒云：「異日有為汝解羈脫鎖者，當直授之，餘皆不許。」蓋大丹之法，至簡至易，雖昧小人得之立超聖地。是以天意秘惜，不許輕傳匪人，所授者必其忠孝仁慈剛方正直之士。而僕不遵師語浪泄天機，故屢膺譴責，天之示誡如此之神且速也，敢不恐懼剋責，自今已往當鉛口結舌，雖鼎鑊在前，刀劍加項，亦不敢輕言矣。

又念此道終不可秘，故復撰此悟真篇，篇中所詠大丹藥物火候細微之旨，無不

生者死之根，死者生之根。恩生於害，害生於恩。

悉備，倘夙具仙骨者，觀之而玄奧自明，此乃天之所賜，非僕所傳矣。

其篇末歌頌專談見性，即前所謂無上至真妙覺之道也。無為之道，以廣度為心，故雖顯談秘密，終無過咎。奈何凡夫業有厚薄，根有利鈍，縱聞一音，紛然異見。故釋迦所演法寶，無非一乘，而聽者隨根，會去不免三乘之差，根性猛利者，一見此篇，便知僕得達摩西來最上一乘妙法，如其夙業尚存，自墮中小之見，則豈僕之咎也哉！

宋元豐戊午歲天台張用成平叔序。

【修真後辯】卷下。清、素樸散人、悟元子、劉一明。

《生死有無》易曰西南得朋，東北喪朋。陰符經曰：「生者死之根，死者生之根。」

此皆言生死之根，有無之竅。學人不達此理，皆以有呼吸之氣調生，無呼吸之氣調死。噫，以此為生死有無，差之多矣。殊不知人之生死，雖不離乎呼吸之氣，而其根源並不在乎呼吸之氣也。人自有生以來，內藏先天精氣神，以養法身，外得後天精氣神，以長幻身。及至二八之年，後天用事，先天退位，順行造化，陽氣漸消，陰氣漸長，而生死之根，於此立矣。自此日復一日，年復一年，陰氣盛而陽氣

衰，正不勝邪，一日之間，千生萬死，忽然陽氣盡，陰氣純，其不歸於大化者誰哉！至於嬰兒孩提，猶未交於後天，而天死者，是特所秉先天不足，陽氣不生，日久自散耳。惟大修行人，知生死之關，明有無之竅，於生身受氣之初，逆施造化，竊奪陰陽，既能扶陽氣漸生，又能抑陰氣漸化，更能使陽氣長生而不死，陰氣長死而不生，所謂死中求生，無中生有此也。

古仙云：「識神生復死，元神死復生。」又悟真云：「須將死戶為生戶，莫執生門號死門。」這生門死戶，不在眼、耳、鼻、舌、身、意，不在神魂魄氣血，不在五臟六腑，不在百脈三田，而在四大不著，太虛空谷之中，明明朗朗，現現成成，但人不下肯心，為世事所擾，為恩愛所牽，為財色所迷，以故當面不識，遇寶空過。果是箇中人，認定這箇門戶，穩著腳步，於生我處還其元，於死我處返其本，黑中生白，雄裏懷雌，長生不死，有何難哉！但所謂生者，生其真身，死者，死其幻身，幻身不死，則真身難脫，真身不生，則幻身不死，生死不並立，真幻不同途，非若傍門外道，以幻身生死為真，以真身生死為假，以先天虛無之氣為假，以後天呼吸之氣為真也。

學者欲了生死，先窮其生死之理，生死之理既明，則能長生不死，則能無生無死，修道至無生無死，方是了却生死。莊子所云：「攝精神而長生，忘精神而無生」

者。」是也。知生死知到此處，齊一生死，有無不立，大道可成矣！

【盡心窮理】易曰：「原始反終，故知生死之說。」

孟子曰：「始條理者，智之事，終條理者，聖之事。」蓋聖賢大道，有始有終，有本有末，知其始，明其終，究其本，窮其末，方能從頭到尾，大徹大悟，有往有利。倘一事不明，即一事有迷，知之不真，即行之不通。學者必須窮其理，而後可以行其理，致知力行，缺一不可。其理為何？理即天地造化之道也。造化之道，有體有用，有始有終，其間陰陽迭運，消長互更，變化無端。然其最要處，總在一氣，一氣總不外乎虛無。這箇樞紐子，非色非空，非有非無，不可有心求，又不可無心得，難描難畫，難思難議，順之則生人生物，逆之則成仙成佛。性命於此寄，生死於此出，悟之者，立躋聖位，迷之者，萬劫沉淪，窮理者，即窮此理也。窮透此理，方能行得此理，但此理有火候，有工程，有權變，有遲速，有急緩，有收放，有隱顯，有方圓，有盈虧，有止足，有等等作用。先須明其道，次要知其法，道法兩用，性命雙修，方是無上一乘之道。一乘之道，乃腳踏實地之道，腳踏實地之道，須要循序漸進，不得躐等而求。何為循序漸進？

積德立行為第一著。

煉己築基為第二著。



以鉛制汞為第三著。

鉛汞相投為第四著。

溫養還丹為第五著。

大藥發生為第六著。

服食金丹為第七著。

凝結聖胎為第八著。

以汞養鉛為第九著。

抽鉛添汞為第十著。

防危慮險為十一著。

胎完止火為十二著。

九年面壁為十三著。

脫胎出神為十四著。

乳哺嬰兒為十五著。

別安爐鼎為十六著。

神化不測為十七著。

打破虛空為十八著。

生者死之根，死者生之根。恩生於害，害生於恩。

以上皆修道之要著，聖功之全能，果於此等處認得清白，打得透徹，有始有終，力行不殆，性命可了。

但世上學人，認假不認真，不肯盡心窮理，輕視生命，未曾入門，便要升堂，未盡人事，便想仙道。自己不出一力，便要他人真實，畧不如意，稍著苦惱，即便退步，半途而廢，委之無緣，如此舉止，何能近聖賢門牆。

夫聖賢之學，窮理盡性至命之學也。其理精微，其義幽深，著龜難測，鬼神莫知，非一言半語可以了悟，苟非下數十年窮理死工夫，不能揣摩其一二，非積德立行，勇猛精進，一意不回，不能感動真師，若箇丈夫，以性命為一大事，夙夜不懈，極深研幾，窮神知化，有時苦盡甘來，福緣忽到，磕著撞著，將往時無頭無尾，一切疑團，如冰消瓦散，始知之生平心思，不是錯用。可嘆世之學人，不思性命之事為何事？不推性命之道為何道？糊塗學道，糊塗修道，妄想一步登天，立地成聖，無怪乎為盲師時師所誤，而終在鬼窟中作生涯也。

試觀世之一技一藝，亦必細心久學而後成，況此生死大事，為天下稀有之事，豈能容易而知乎？昔我仙留老師，初在蜀川參學，往來於白石歸清之間，十有餘年，未得究竟，後到漢南，以師事紅溝道人，其志愈堅，其行愈苦，八九年間，總無會心處。後遊甘肅臯蘭阿干鎮，得逢余丈人，機緣相投，始明大道。以仙留老師，志

誠學道，功行異人，落魄江湖三十餘年，方能聞得香風，彼一切痴迷漢，朝學而欲夕得，昨學而欲今得者，何其愚哉！吾勸同道者，立不朽志，存長久心，除妄念，重性命事，窮造化理，死心踏地，一層層剝進，剝去一層進一層，直剝到道之骨髓處，方見的大地塵沙，盡是珍寶，信步走去，頭頭是道，大徹大悟，通前達後，一往直前，何患性命不了，大道不成耶！

【悟真直指】卷二。清、素樸散人、悟元子、劉一明。言生殺二首。

（悟真篇、卷中、其六十二）須將死戶為生戶，莫執生門號死門，

若會殺機明反覆，始知害裏卻生恩。

【註】：生門死戶，原是一箇，即玄關一竅之門戶也。這箇門戶，內藏五行之氣，順之則五行相傷，各自一家，五德變為五賊，生戶即是死戶，生門即是死門。逆之則五行相生，同歸一氣，五賊化為五德，死戶即為生戶，死門即為生門，生死之機，只在順逆之間耳。若會的殺機中求生機，反復用之，則害裏生恩，死門死戶，可變為生門生戶，即長生不死矣。戶數奇，門數偶，死戶變生戶，假陽去而真陽生，死門變生門，假陰退而真陰生，真陰真陽生，兩而合一，仍是當年至善無惡之本面，至善無惡，渾然天理流行不息，生機長存，豈有不延年益壽者哉！

【悟真篇】中卷、其六十三。宋、張紫陽真人。

禍福由來互倚伏，還如影響相隨逐，

若能轉此生殺機，反掌之間災變福。

【悟真直指註】：世間感應之道，福去則禍來，禍去則福來。禍福相倚伏，如影隨形，如響逐聲。修道者知禍福倚伏，即可知吾身生殺倚伏，若能轉此生殺之機，殺裏求生，則反掌之間，災即變福，絕不費力也。生殺之機，即吾身所具五行之氣。五行之氣，順之則德中有刑，而為殺機。逆之則刑中有德，而為生機，生機者存，殺機者亡。經云：「五行順行，法界火坑，五行顛倒，大地七寶。」順逆之間生殺繫之，轉之一字，大有力量，非有與天地合德，與日月合明者，不能轉。非有與四時合序，與鬼神合吉凶者，不能轉。非有俯視一切，萬物皆空，以道為己任者，不能轉。噫！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生殺之機，豈易轉哉！

【悟真篇闡幽】朱雲陽祖師、元育。言上述二篇及中卷之其五十一之歸根復命及生殺之玄機秘要。

【註】：悟真篇、其五十一曰：「萬物芸芸各返根，返根復命即長存，知常返本人難會，妄作招凶衆所聞。」

學道者，當知常返本也。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可見大道物具足，矧人為萬物之靈，可不思返本還源乎？倘能從日用常道顛倒求之，即此六根門頭，根塵相對時，當下斬斷意識，意識不行，六用皆息，所謂一根既返源，六根成解脫也。從此一切有情無情之物，無不各返其根，而先天之命復矣。命復而谷神不死者，終古常存矣！即太上所云：「夫物芸芸，各復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是也。歸根復命之功，人人做得，而世人往往當面蹉過者，只為不知常耳。此道本至平而無奇，至澹而無味，不離日用，直造先天，是為大常，人能一念回機，當下便同本得，纔知常即返本矣。奈何百姓日用而不知，昧却自家底平常心，往往厭常喜新，向外馳求，做出許多捏怪伎倆，陰陽爐火，無所不至，妄作妄為，自取凶咎。即太上所謂：「不知常，妄作凶。」也。聖訓昭昭，世人豈不聞之乎？此亦本道德經而發明之，示人以返本還源之功。

【註】：悟真闡幽，其六十二。

此章言殺機轉為生機，即返本之功也。蓋世人之生死，皆由於心，心之生死皆由於物，凡六根門頭，一切有漏處，悉皆生死岸頭也。何以故？一切有漏之處，世人莫不依此安身立命，所謂生門也，即皆恩也。然一切有漏之處，世人莫不從此喪身失命，即所謂死戶也，即皆害也。倘順而出之，生門轉作死戶，而害生於恩矣。

惟逆而返之，死戶轉作生戶，而恩生於害矣。害生於恩，是生機反為殺機也。恩生於害，是殺機反為生機也。所謂殺機反覆之妙也。

道德經主自然，故直指虛無之體。陰符經主作用，故專提生殺之機。然生殺之機，即所以歸根而復命也。

【註】：悟真闡幽，其六十三。

感應篇云：「禍福無門，惟人自召。」此太上寶訓也。然須知學道人底禍福，與世人所謂禍福迥別。蓋知常而返本，即自求之福也。不知常而妄作，即自求之禍也。豈不互相倚伏，如影之隨形，響之應聲乎！倘能一念回機，則生殺之機立轉，一切妄作妄為者，未嘗不可知常而返本。其轉移之機關只在反掌間。蓋妄既變而為常，即無所不變矣，從此殃可變慶，凶可變吉，災可變福。

宇宙在手，萬化生身，而為造物之所不能殺矣。

禍福倚伏，亦本道德經，以申言上章殺機反覆之意。

十八・ 愚人以天地文理聖，我以時物文理哲。

愚人不知生死恩害，是天地循環之祕密，直以天地為聖矣。我則謂天文有象，地理有形，著之於外者，可見可知，未足為天地之聖。若夫時物之文理，無象無形，乃神運之道，藏之於內者，不可見不可知，正天地之所以為哲也。蓋物有時而生，有時而死。當生之時，時生之，不得不生。當死之時，時死之，不得不死。生者，恩也，死者，害也。生而死，死而生，恩而害，害而恩，生死恩害，皆時運之，亦無非天地神道運之，天地神道不可見，因物以見之。觀於物之生死有時，而天地神道之明哲可知矣。

【附註】陰符經疏、卷下。唐、李筌。

愚人見星流日暈，風雨雷電，水旱災蝗而生憂懼。殊不知君臣道德，政理淳和矣。安撫黎民，轉禍為福，以此時物文理哲，唯聖我知之者矣。故天地懸日月以照善惡，垂列宿以示吉凶，皆道德自然之理矣。

愚人仰視三光，觀天文之變易，覩雷電之震怒，或寒暑不節，或水旱蟲蝗，恐禍及身，悉懷憂懼，愚人以此為天地文理聖也。

時物文理哲者，但君懷廉靜，臣效忠貞，盧鵲不喧，邊烽無燧，兆人康樂，寰宇寧泰，縱天地災祥，無能為也。聖我以此為時物文理者，故家語云：殷太戊之時，道缺法邪，以致之孽。桑穀忽生於朝，七日大拱。占者曰：桑穀野木，合生於郊，今生於朝，國亡矣。太戊恐懼，側身修德，思君臣之政，明養人之道。三年之後，遠方慕義，重譯而至十有六國，則桑穀無能為災。

夫子曰：「存亡禍福，皆在於己，天災地妖，不能加也。」則妖禍不勝善政，怪夢不勝善行。又堯遭洪水九年，湯遭大旱七載，兆庶和平，人無飢色，何者？

為君有道，政理均和，主信臣忠，百姓戴上，雖有水旱不能為災也。水旱者，天地也。文理者，時物也。若明時物之理者皆能轉禍為福，易死而生。故曰：「我以時物文理哲」。

【中庸】第十二章

君子之道，費而隱。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猶有

所憾。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

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譯文】：朱子說：「費，用之廣也。隱，體之微也。」就是說君子之道，用處廣大，而其體則極之微妙。說其大體，即使一般普通而平凡之成人男女，能預聞及知道。（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至於極精微妙之處，雖聖知之人，也有所不知之。（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就事實來說，一般事物普通男女能夠做到，但要做到精微深妙處，則雖聖知之人也有所不能也。（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

（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是說天地這般之大，人還以不能盡知其理為之感慨。因為天地間之事物，其多其大，雖天下也未能藏載得下，說其小，雖聖知之人也未能分晰得清楚明白。（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

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此為詩經中說鳶在天空飛翔，魚在深淵跳躍，是一般人所知所見所聞者，若要問鳶何以能飛，魚何以能躍，聖知之人也難以全明白及知道其中之要妙。而一般人只以為俯仰觀察，以為此一回事，

不再求諸其他矣。（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是說君子所說之道理，說其簡單者，可從平凡如夫婦之間做起，說他遠大，就是天地之大，造化之妙，也無所不包括於其中矣！

人生於世，有賢、有愚、有平庸，有不肖者，而各有所分也。愚者，其行也，不懂安其分，或守其分，渾渾噩噩以終其生。平庸者，其行也，墨守繩規，按人道順之以生以存以亡。不肖者，其行也，有悖常規，以生生之厚為利，欲遂其私，而反招禍殃，不得善終。賢者，其行以超凡入聖為其軌轍，極耳目之聰，勞心勞力，利物濟人，忘我而無私，盡人之道，再而以盡天道。賢人入聖而不愚，觀天文知地理，明時物順逆之機，所以參贊天地之化育，而德配天地，是為「我以時物文理哲也」。

十九． 人以愚虞聖，我以不愚虞聖。人以奇期聖，我以不奇期聖。

性命之道，始於有作人難見，及至無為衆始知。故古來修真上聖，當有作之時，黜聰毀智，韜明養晦，斡天關，回斗柄，採藥物於恍惚杳冥之鄉，行火候於無識無知之地，委志虛無，神明默運，雖天地鬼神，不可得而測度，而況於人乎？乃人不知其中奧妙，或以愚度聖人，彼豈知良賈深藏，若虛而實有，不愚之運用乎！當無為之時，和光同塵，積功修德，極往知來，一叩百應，神通廣大，智慧無邊，而人或以奇期聖，人彼豈知真常應物，而實非奇異之行藏也。聖人不愚，亦如時物文理之哲，聖人不奇，亦如天地文理，不聖聖人也。所以參天地之化育，而德配天地者也。

【附註】：人以愚虞聖，我不以愚虞聖。人以奇期聖，我不以奇期聖者：愚人者，由於無由而學，不由不學，則人不學則不知《道》，何以窮理盡性。故有拜神黨、祈福黨、轉運黨、種生基、祭嬰靈、生財術、卜算預知未來、及傍門之風水術數，種種五花八門之奇伎詐巧，使愚人盲從墮其羅網，受騙而遭損失禍害。

人以愚虞聖，我以不愚虞聖。人以奇期聖，我以不奇期聖。

聖人則不然；論語、雍也第六。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蓋所謂「天道遠，人道邇。」從事於領導地位者，對於政治、教育、經濟、軍事，社會等全是人道之事，勿涉及以鬼神為主，應以時物文理哲而牧民。對於鬼神之事，不是不信，總之是敬而遠之。

論語、述而第七。子不語：「怪、力、亂、神。」萬事萬物皆有其真實理據，故人必須腳踏實地以履其行，非以怪、力、亂、神以通其事。清朝之白蓮教、天理教、太平天國乃邪教也，迅起而迅亡，何能惑人心哉！

論語、先進第十一。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

其意義是為君子者，務本而立，反躬自省。經云：「修之於身，其德乃真。」先行其人道，以盡其情，以達其理，方行其天道，入無窮之門，遊無極之野，與日月參光，而與天地為常也。

【說苑】卷第二十、反質。

信鬼神者失謀，信日者失時，何以知其然？夫賢聖周知，能不時而事利；敬法令，貴功勞，不卜筮而身吉；謹仁義，順道理，不禱祠而福。故卜數擇日，潔齋戒，

肥犧牲，飾珪璧，精祠祀，而終不能除悖逆之禍，以神明有知而事之，乃欲背道妄行而以祠祀求福，神明必違之矣。天子祭天地、五嶽、四瀆，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士祭門戶，庶人祭其先祖。聖王承天心，制禮分也。

凡古之卜日者，將以輔道稽疑，示有所先而不敢自專也；非欲以顛倒之惡而幸安之全。孔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是以泰山終不享李氏之旅，易稱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蓋重禮不貴牲也，敬實而不華貴。誠有其德而推之，則安往而不可。是以聖人見人之文，必考其質。

【註】：五祀，禮記祭法：諸侯為國立五祀，即司命、中霤、國門、國行和公厲。

旅，祀山川之祭名。

禴祭，春祭。易，易卦既濟。

【譯文】：只知迷信鬼神者是不會有謀慮，光是信賴太陽之光照射來判定時間，定會錯過時間，何以知之？因聖人叡智圓通，不用擇算時日，事情自然得利；遵守法令，重視勞動工程，不必卜筮，自然吉慶；謹守仁義，順遂其理，不必禱祠，自然得福。

是以用卜筮術數擇日、用明潔之齋戒、肥肫之犧牲、晶瑩剔透之珪璧和精誠禱告，終究不能禳除悖逆之慘禍，因汝既然認為神明有知而汝因而依恃之，卻要作些背道妄行之事來祈福，神明豈不是要唾棄汝耶？天子祭天地、五嶽和四瀆，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士人祭門戶之神，庶民祭自己之先祖；原本是聖王承順天意，制訂之禮法。從前卜筮之目的，是考究疑難用以輔佐步入正道，表示天意已先安排，不敢自為而專橫獨斷；並非要顛倒是非，僥倖以求安全。

孔子曰：「不該自己去祭祀之鬼神而去祭祀，那是媚神。」所以泰山不尚饗魯國權臣之旅祭，易經既濟上說，與其像東鄰之奢侈而無誠心之殺牛祀神，倒不如像西鄰之禴祭一樣；節儉而誠敬。因為神只重禮，不重祭品；只喜歡樸質，不貴浮華。果真能推廣其自己真正德行，則無往而不利也。聖人觀人之外表文采，一定要考究其本質。

【說苑】卷第三、建本。

【課文】：今夫辟地殖穀，以養生送死，銳金石，雜草藥以攻疾，各知構室屋以避暑雨，累臺榭以避潤濕，人知親其親，出知尊其君，內有男女之別，外有朋友之際，此聖人之德教，儒者受之傳之，以教誨於後世。今夫晚世之惡人，反非儒者

曰：何以儒為？如此人者，是非本也，譬猶食穀衣絲，而非耕織者也；載於船車，服而安之，而非主匠者也；食於釜甑，須以生活，而非陶冶者也；此言違於情而行矇於心者也。如此人者，骨肉不親也，秀士不友也，此三代之棄民也，人君之所不赦也。故詩云：「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此之謂也。

【譯文】：現今開發土地，種植五穀（麻、黍、稷、麥、豆。亦即：大麥、小麥、稻穀、小豆、胡麻為五穀），以供給生活與養老所需，精研（銳）金石，羈雜草藥以治病，人皆知建建築房屋，是躲避風雨，建築臺榭以避潮濕，回家裏知道要孝敬雙親，出外治事，要效忠領袖，在家男女要有別，在外交朋結友各守分際，此是聖人之德教，讀書之人接受之，並且將之傳下去，用以教誨後人。

現今末世之壞人，反而譏謗讀書人說：「要儒做甚麼？」如此樣之人，是輕蔑根本，譬若吃飯穿衣，反而輕視耕織之人；自己坐在車船上，既平穩又舒適，反而看不起造車船之匠人；要靠釜甑（煮東西之瓦器，上大小）煮飯，才有飯吃過活，但是却瞧不起從事陶器工作之人；其言論是違背常情，而行為矇著心靈。像此種人，有血統關係也不親近之，有品德及學問之人，也不與之為友，這是三代、夏、商、周所遺棄之人，人主對他絕不寬貸。所以詩經有云：（將之投送與豺狼虎豹，

豺狼虎豹也不會吃之，將之投到太陰之地，太陰之地也不要它，只有投給有昊。）就是這般說法。

【說苑】卷第五、貴德。

【課文】：聖人之於天下百姓也，其猶赤子乎！饑者則食之，寒者則衣之；將之養之，育之長之；惟恐其不至於大也。詩曰：「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傳曰：自陝以東者周公主之，自陝以西者召公主之。召公述職當桑蠶之時，不欲變民事，故不入邑中，舍于甘棠之下而聽斷焉，陝間之人皆得其所。是故後世思而歌詠之，善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不足，故歌詠之。夫詩思然後積，積然後滿，滿然後發，發由其道而致其位焉；百姓嘆其美而致其敬，甘棠之不伐也，政教惡乎不行！孔子曰：「吾於甘棠，見宗廟之敬也。」甚尊其人，必敬其位，順安萬物，古聖之道幾哉！仁人之德教也，誠惻隱於中，惻惻於內，不能已於其心；故其治天下也，如救溺人，見天下強陵弱，眾暴寡；幼孤羸露，死傷係虜，不忍其然，是以孔子歷七十二君，冀道之一行而得施其德，使民生於全育，烝庶安土，萬物熙熙，各樂其終，卒不遇，故睹麟而泣，哀道不行，德澤不治，於是退作春秋，明素王之道，以示後人，

恩施其惠，未嘗輟忘，是以百王尊之，志士法焉，誦其文章，傳今不絕，德及之也。詩曰：「載馳載驅，周爰咨謀。」此之謂也。

聖王布德施惠，非求報於百姓也；郊望禘嘗，非求報於鬼神也。山致其高，雲雨起焉；水致其深，蛟龍生焉；君子致其道德而福祿歸焉。夫有陰德者必有陽報，有隱行者必有昭名，古者溝防不修，水為人害，禹鑿龍門，闢伊闕，平治水土，使民得陸處；百姓不親，五品不遜，契教以君臣之義，父子親，夫婦辨，長幼序；田野不修，民食不足，后稷教之，闢地墾草，糞土榘穀，令百姓家給人足；故三后之後，無不王者，有陰德也。周室衰，禮義廢，孔子以三代之道，教導於後世，繼嗣至今不絕者，有隱行也。周頌曰：「豐年多稌，亦有高廩，萬億及秭，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偕。」

禮記曰：「上牲損則用下牲，下牲損則祭不備物。」以其舛之為不樂也。故聖人之於天下也，譬猶一堂之上也，今有滿堂飲酒者，有一人獨索然向隅而泣，則一堂之人皆不樂矣；聖人之於天下也，譬猶一堂之上也，有一人不得其所，則孝子不敢以其物薦進。

【譯文】：聖人對待天下之老百姓，如小孩一樣之看待者！餓則使之食，冷則使之穿衣；養育之，成長之，惟恐其不長大也。詩經上說：「小甘棠樹，（蔽芾）

小之樣子）不要砍伐掉，下面有召伯探聽民意用之小草房。（芟）」

傳上也說：從陝西以東之地，由周公負責治理，從陝西以西之地，由召公負責治理。召公當蠶桑之時候，為不想影響人民農事，所以不人都邑，就暫住在甘棠樹下面草房，聽斷人民之意見，陝西一帶之人皆各得其所，所以後來之人懷念他，歌頌他，懷念他，用言語表達出來，嫌表達得不夠，就讚嘆他；讚嘆還嫌不夠，就歌頌他。詩情是如此慢慢累積，越積越多，多就表達出來有其道，而能獲得他應有之地位：老百姓讚美他之仁政，對其表示敬意，所以不砍甘棠樹，如此之政治教化還有那樣行而不通耶！孔子說：「我從甘棠樹那裏，就想到宗廟之威嚴敬慎。」因為對其為人尊敬，就一定尊敬其地位，讓萬物各得其所，古代聖王之理想其差距離不遠矣。仁人德政，時常有惻隱之心，真誠（惻怛）於內，不能止於其心；所以治天下，如像拯救遇溺之人，見天下以強欺侮弱小者，以多欺負少數；年幼無依，傷殘俘虜，對其遭遇深表同情，所以孔子經歷七十二君，希望其政治理想能夠實現，使百姓生活幸福，人民（蒸庶）各安其所，萬物和融，樂生樂終，但終沒有如此機遇，所以見麒麟出現悲極而泣，嗟嘆道之理想不能實現，德澤不能沾及萬民，於是退而作春秋，將素王之道理以明天下，恩惠施澤於民，未嘗停止或忘記，所以後代君王尊敬之，有其志者，效法之，讀其文章，至今不絕，其道德之影響力也。

詩經上說：「奔走處處，訪問諮忠信事之難易為謀。」指此而說。

聖王廣布恩德，施恩捨惠，並非要百姓回報；郊望帝嘗（帝、夏季祭祀。嘗、冬季祭祀。郊、祀天地之祭。望、祭山川。），也非是要鬼神報答；山高就容易生雲雨，水深就有蛟龍；君子修德，福祿隨來。有陰德有陽報，有隱行之人，一定顯名，以前不修溝渠堤防，水就變成災，夏禹開鑿龍門和伊闕，平治水患，讓人民住在陸上；後來老百姓不相親近，五品（五倫：父、母、兄、弟、子）也不和順，契就教君臣明瞭各自之本份，父子相愛，夫婦各安其份，長幼要有尊卑之序；田野荒蕪，糧食生產不足，后稷教老百姓開發荒地，先施肥後種稻子，使百姓豐衣足食；所以禹、契、后稷他們後代沒有一個不是王天下者。這是有陰德之原因。

周朝衰頹，禮義不存，孔子以夏、商、周之典章制度教化後代，所以他之後代子孫祭祀不絕，這是隱行之原因。

周頌曰：「收成好之年，多黍，多稌（稻），盛滿倉庫，（廩：有屋之倉。倉藏穀，廩藏米。）難以計算，（數萬至萬曰億，數億至百億、千億、萬億叫秭。）做酒做醴，上獻祖先，以和合各種禮法，降福所有人民。」

禮記上說：「上性沒有，用下性，下性沒有，則無祭品祭祀。」由於違背禮節，便引起不快，所以聖人對天下，好像滿堂人士，滿堂人士皆喝酒，惟獨一人在角落

人以愚虞聖，我以不愚虞聖。人以奇期聖，我以不奇期聖。

哭泣，滿堂人因而感不快；聖人對於天下，就像在堂上一樣，只要有人沒得安置，那麼祖先一定不樂，就是孝子，這時也不敢拿東西上獻。

太上道德經、第五十七章、治國章。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

吾何以知其然乎？以此。

夫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人多利器，國家滋昏，人多技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

故聖人云：「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

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

此章乃言明愚人與不肖者，其治身與治國，相比於聖人所知所行之道，其差距有天壤之別矣。悟真篇有云：「常道即斯為日用，真源反此有誰知。」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兩不相離，類而推之，一切有情常道，未有外乎陰陽而成者。不過常道順而仙道逆。順者，順行陰陽也，逆者，逆運陰陽也。」

世人只知順行之道，不知逆運之道，所以逐於假境，迷其真源，陽極而陰，陰極而死矣。修道學者先要識得陰陽二物，始能知其真源。真源者，玄牝之門也，

是天地根也。生陰，生陽在此，順、逆亦在此，知常返本，立登聖域。而陰陽之中，有先天、後天，有命中陰陽，有性中陰陽，有真陰陽，有假陰陽，有內陰陽，有外陰陽，俱要追究了然於胸，若棄真入假，自誤性命。難怪太上曰：「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何則？其曰：「聖人被褐懷玉。」因知我者希，故此則為道之貴也。聖人者，洞識透徹天地陰陽，有為，無為，自然之大道，內用則以治身，外用則以治天下。道德經精義、清，黃裳元吉祖師，第五十七章之註釋，正是修道者之導引明燈，閱之、讀之、明辨之、篤行之，必有所得。茲節錄之與眾參研。

【道德經精義、五十七章】註：孔子曰吾道一以貫之。是知道只一道，而天下萬事萬物，無不是此道貫通流行，所謂一本散為萬殊，萬殊仍歸一本是。治身治世，其大端也。

治世之道，無過士農工商，各安生理，孝弟忠信，各循天良，此日常行之大事，即天下之大經，萬古之大法，固常道也，亦正道也。人人當盡之事，即人人固有之良。為民上者，躬行節儉，力盡孝慈，為天下先，而又莊以蒞之，順以導之，不息機以言靜鎮，不好事以壯規模，一正無不正，自有風行草偃，捷於影響者焉。

孟子曰：『一正君而國定矣。』又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循環相因，

自古及今，未之或爽。」』

雖然，治則用禮樂，亂則用兵戎，一旦兩軍對壘，大敵交鋒，社稷安危，人民生死，係於一將，顧不重哉！雖權謀術數之學，智計機變之巧，非君子所尚，然奉天命以討賊，仗大義以弔民，又不妨出奇制勝也。兵法所以有掩襲暗侵，乘勞乘倦，離間反間，示弱示強，神出鬼沒之奇謀焉。惟以奇用兵，戰無不克，攻無不取，不傷民命，不竭民財，而萬民長安有道之天，共享太平之福，不誠無事也哉！

以治世之道，不外治身。身猶國也，視聽言動，一準乎禮，心思智慮，一定以情，內想不出，外想不入，性定而身克正矣。至於養靜既久，天機自動，以順生之常道，為逆修之丹法，臨爐進火，大有危險，太上喻為用兵，務須因時而進，相機而行，採取有時，烹煉有地，野戰有候，守城有方，不得不待時乘勢，出之以奇計也。他如藥足止火，丹熟溫爐，超陽神於虛境，養仙胎於不壞，又當靜養神室，毫無一事於心，而後仙可成丹可就。此治身之道，即寓治世之功，吾所以知治世之道者，即此治身之法而知之也。

夫取天下者在無事，而守天下者又不可多事，否則興條興款，懸禁懸令，使民動輒齟齬，勢必奸宄因之作弊，民事因焉廢弛，天下多忌諱，而民所以日貧也。金玉璣珠，輿馬衣服，民間之利器彌多，而貪心一起，欲壑難填，神焉有不昏，氣焉

有不濁者哉！

渾樸不聞，奸詐是尚，一有技巧者出，人方愛之慕之，且羣起而效尤之，於是奇奇怪怪之物，悉羅致於前。嗚呼！三代盛時，君皆神聖，民盡淳良，令懸而不用，法設而不施，所以稱盛世也。

今則法網高張，稠密如羅，五等刑威，違者無赦，三章法律，犯者必誅。顧何以法愈嚴而奸愈出，令愈繁而盜愈多乎？蓋德不足以服民心，斯法不足以畏民志耳。古來民之職為亂階者，未有不自此刑驅勢迫使然也。秦漢以來可矣。

古聖云：「天以無為而尊，人以有為而累。」我若居敬行簡，不繁冗以擾民，不紛更以誤國，但端居九重之上，靜處深宮之中，斯民日遷善而不知為之者，且淡定為懷，淵默自守，惟以誠意正心為事，而孰知正一己即以正朝廷，正百官即以正萬民，皆自此靜鎮間來也。

萬民一正，各親其親長其長，無越厥命，永建乃家。於是耕田而食，鑿井而飲，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倉箱有慶，俯仰無虞，而民自富矣。若此者，皆由上之人順行其自然，行所無事，有以致之也。

又況寧靜守寂，恬默無為，一安渾渾噩噩之真，而民之感之化之者，有不底於忠厚長者之風，渾樸無華之俗，未之有也。書曰：「一人賢良，萬國以貞。」其機

伏於隱微，其效察乎天地。吾願治世者以正君心為主，治身者以養天君為先焉。

此理已明，不容再贅。吾想打坐之頃，其始陽氣沉於海底，猶冬殘臘盡，四顧寂然，以神光下炤，即是冬至陽回，此時雖有陽生，而闐寂無聲，四壁蕭條，仍如故也。從此慢慢氣機旋運，不覺三陽開泰，而萬物回春，花紅葉綠，水麗山明，已見陽極之甚，天道如斯，人身奚若，惟有以頭稍稍向下，以目微微下顧，即是陰極陽生，第此箇工夫，不似前此下手，執著一個意思，去數呼吸之息，須將外火不用，內火停工，一任天然自然，隨其氣機之運動，但用一個覺炤之心，以了炤之。猶恐稍不及防，又墮於夙根習氣而不自知，此即存有覺之心，以養無為之性是也。迨至覺炤已久，義精仁熟，又何須存，又何須養，一順其天然之常而已。

不然，起初不用力操持，則狂猿烈馬，一時恐難降伏，及至猿馬來歸，即孟子所謂放豚入苙，切不可從而縛之，反令彼活潑自如者，轉而跼蹐難安也。其法維何？易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這個絪縕之氣，在人身中，即是停內火外符，（呼吸之息，為煉藥修丹之要務，若無此內呼吸，則水底真金豈能由下而上，自外而內，全憑此神息逼逐而催促之，以上至于泥丸及神氣交媾，下注黃庭，溫養成丹，亦無非神息為之用，所以古人調神息為外火也。）渾然不動，任氣息之流行，在工夫純熟者，斯時全不用意，若未到此境，覺炤之心不可忘也，若忘之，又恐不知不覺，

一念起，一念滅，轉轉生生，將一個本來事物，竟為此生滅之心而汨沒焉。古佛云：「了知起處，便知滅處。」如此存養，久而見起滅之始，又久而見未有念之始，斯得之矣。

道偈有二：其一、「牢擒意馬鎖心猿，慢著工夫煉汞鉛，

大道教人先止念，念頭不住亦徒然。」

其二、「修性不修命，原來空入定，

修命先修性，方入修行徑。」

至於黃庭之說，在不有不無不內不外，又在色身中，又不在色身中，此個妙竅，到底在何處？古所謂：「凝神於虛，合氣於漠。」是也。

夫凝神於虛合氣於漠，亦猶是在丹田中，但眼光不死死向內而觀耳。神氣不死死入內而團耳。惟凝神於臍下，離色身肉皮不遠，此即不內不外之說也。以意凝炤於此，但覺口鼻呼吸之氣一停，而丹田之氣，滾滾輾轉，在於內外兩相交結處，紐成一團，直見綳綳繆繆，渾渾淪淪，悠揚活潑之機，一出一入，真與天之元氣，兩相通於無間，生精生氣生神，即在此處，與天相隔不遠，此即合氣於漠之說也。

昔人謂之元氣胎息，真人之息以踵者，非此而何。所謂元氣者，即無思慮無名無象中，渾淪一團，清空一氣是也。所謂胎息者，蓋人受氣之初，此身養於母腹，

人以愚虞聖，我以不愚虞聖。人以奇期聖，我以不奇期聖。

此時口鼻未開，從何納氣而生，惟此臍田之氣，與母之臍輪相通，是以日見其長。及至呱呱一聲，生下地來，此氣即從呱呱鼻出入來往，所謂各立乾坤者此也。吾示臍輪之氣，與外來之氣相接，不內不外，絪縕混合，打成一片，即是返還於受氣之初，而與母氣相連之時，即是胎息也。

所謂真人之息以踵者，蓋以真人之息藏之深深，達之亹亹，視不見，聽不聞，搏不得，深而又密，如氣之極於腳底是也。

彼口鼻之氣非不可用，但當順其自然，不可以此氣為進退出入。若第用此氣，而不知凝神於臍下一寸三分之地，尋出這個虛無窟子，以納天氣之無窮，終嫌清濁相間，難以成丹。

昔人云天以一元之氣生人，此氣非口非鼻，非知覺運動之靈可比。

又云：「玄牝之門世罕知，休將口鼻妄施為，饒君吐納經千載，怎得金烏搗兔兒。」

即此數語觀之，明明道出玄入牝，實在臍下丹田，離肉一寸三分之間，氤氲氤氲，凝成一片者是，學道人，無論茶時飯時，言語應酬時，微微用一點意思，凝神於虛無一穴之中，自然合氣於漠，直見真氣調動，有不可名言之妙。然於此調息，則知覺不入於內，而坎水自然澄清。此歷代仙聖不傳之秘，吾今一口吐出，後之學

者，勿視為具文而忽之也。

此章內文，真乃仁慈隱惻，冀望修者直入修道門檻，不吝揭天人之奧秘，洩露天機，故特節錄以供有緣人參考，既可藉以研幾，亦可藉而修與證之。細細閱讀，密密勤修，尋文而煉，得者勿輕也。

人以愚虞聖，我以不愚虞聖。人以奇期聖，我以不奇期聖。

二十・沉水入火，自取滅亡。

人之慳貪恩愛，如水淵也。酒色財氣，如火坑也。一切常人，不窮天地造化之道，不究聖功性命之學，自暴自棄，以假為真，以苦為樂，沉於水淵而不知，入於火坑而不曉，自取滅亡，將誰咎乎！

【附註】：沉水入火，自取滅亡者：此二句與太上道德經、第四十四章之內文，有相同之意義，無論言人之治身與治國，若失道失德，其最後結果則同歸一模式「自取滅亡」也。沉水則溺斃，入火則焚身，是以有云：「人為財死，鳥為食亡。」何況人除錢財之貪欲外，爭權而好名，則自然貨利為其所欲，以滿足心身耽樂於聲色犬馬之途。

經曰：「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是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

上古以來，亡國之君多矣，著名者如夏桀，性殘暴，喜淫樂，窮奢極侈，民不聊生，是以民謠詛咒曰：「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成湯革命，敗桀於鳴，桀逃

往安徽南巢（巢縣），亡於此，後成湯建商王朝，歷時六百多年之統治。

西周宣王之子周幽王，亡國之君，昏庸而耽於美色，過寵褒姒，故有「烽火戲諸侯」（狼來了）之歷史故事。君失其政，故身與之偕亡。其餘如殷紂，秦始皇及吳王夫差等，都是「一丘之貉」而已。

故唐太宗曰：「以銅為鏡，可以整衣冠；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論語、學而第一。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慎始慎終，則不至沉水入火，而自取滅亡也。

【黃石公三略】上略之十禍。

【軍讖】曰：上行虐則下急刻。賦斂重數，刑罰無極，民相殘賊，是謂亡國。

【譯文】：【軍讖】上曰：君主暴虐無道，官吏急於苛刻所求，橫徵暴斂，其數頻繁，濫用酷刑，民起而與政府抗爭，此是亡國之兆也。

【軍讖】曰：內貪外廉，詐譽取名，竊公為恩，令上下昏，飾躬正顏，以獲高官，是謂盜端。

【譯文】：【軍讖】上曰：內心貪婪，外表廉潔，欺詐手段騙取名聲，盜用公帑以行私惠，令上下而不知，偽為謙躬，貌似正直，以取高官之職，是竊國之始也。

【軍讖】曰：群吏朋黨，各進所親，招舉奸枉，抑挫仁賢，背公立私，同位相訕，是調亂源。

【譯文】：【軍讖】上說：官吏營私結黨，各自引進親信，網羅奸邪之徒，壓制仁義賢士，背棄公道以謀取私，同僚互相攻擊訕笑誹謗，是大亂之源。

【軍讖】曰：強宗聚奸，無位而尊，威無不震，葛藟相連，種德立恩，奪在位權，侵侮下民，國內嘩喧，臣蔽不言，是調亂根。

【譯文】：【軍讖】上說：強宗大族，相聚為奸，雖無國授官職，但其勢顯赫，其威令人震懾，彼此勾結，如葛藤盤根錯節，私布小恩小惠，侵吞朝廷大權，欺壓百姓，國內怨聲載道，羣臣噤口不敢直言，是禍亂之根。

【軍讖】曰：世世作奸，侵盜縣官，進退求便，委曲弄文，以危其君，是謂國奸。

【譯文】：【軍讖】上說：世世代代，為奸作惡，劣紳土豪酷吏惡官，侵蝕天子權威（縣官：指天子。史記絳候世家：盜賣縣官器。）所作所為，皆為私利，歪曲律法，澤非而是，危害君上，是所謂奸賊。

【軍讖】曰：吏多民寡，尊卑相若，強弱相虜，莫適禁御，延及君子，國受其咎。

【譯文】：【軍讖】上說：官多民少，尊卑不分，以強凌弱，無力禁止，君子亦受牽連，如此國家定蒙受其難。

【軍讖】曰：善善不進，惡吾不退，賢者陰蔽，不肖在位，國受其害。

【譯文】：【軍讖】上說：喜愛好人而不用，厭惡壞人而不貶斥，賢者隱退，惡人當道，國蒙其難。

【軍讖】曰：枝葉強大，比周居勢，卑賤陵貴，久而益大，上不忍廢，國受其敗。

【譯文】：【軍讖】上說：宗室勢力強大，互相勾結，竊居要位，欺下犯上，時越久則勢越大，君上不忍剷除，國家定必敗壞。

【軍讖】曰：佞臣在上，一軍皆訟。引威自與，動違於衆。無進無退，苟然取容。專任自己，舉措伐功。誹謗盛德，誣述庸庸。無善無惡，皆與己同，稽留行事，命令不通。造作奇政，變古易常。君用佞人，必受禍殃。

【譯文】：【軍讖】上說：奸佞之徒當權，全軍上下憤憤不平。佞人依仗權勢，耀武揚威，輒違衆意。進退皆無原則，只知取悅君上。剛愎自用，誇功驕傲。誹謗有德之士，誣陷有功之臣。無善惡之標準，只要符合己之心意。上令不能下達，造作苛政，變亂古制，更易常法。君上重用佞臣，必定遭受禍殃。

【軍讖】曰：奸雄相稱，障蔽主明。毀譽並興，壅塞主聰。各阿所私，令主失忠。

【譯文】：【軍讖】上說：奸雄互相標榜，蒙蔽君上耳目，是非不分。誹謗及吹捧並起，堵塞君上視聽，使善惡難於分辨。各各有所偏袒以成其所私，致令君上失去忠臣，賢者無奈引退告辭。

總結十禍：故主察異言，乃睹其萌。主聘儒賢，奸雄乃遁。主任舊齒，萬事乃理。主聘岩穴，士乃得實。謀及負薪，功乃可述。不失人心，德乃洋溢。

【譯文】：因此，君上能明察詭異之言辭，乃知及明察禍亂之萌芽。聘用儒士賢才，奸雄便會遠遁。君上重用故舊著老之臣，政事井井有條。君上聘用山林隱士，才能得到真才實學之賢人。君上謀事傾聽百姓之意見，可以建立書諸竹帛之功業。君得民心，德澤洋溢天下。

是以，經曰：「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名道紀。」教人毋臨渴而掘井，要未雨綢繆，更且謀之於未兆，此是要機，避免沉水入火，自取滅亡，則悔之晚矣！

【呂氏春秋】卷二十三、貴直論。

【課文】：吳王夫差將伐齊，子胥曰：「不可。夫齊之與吳也，習俗不同，言語不通，我得其地不能處，得其民不得使。夫吳之與越也，接土鄰境，壤交通屬，習俗同，言語通，我得其地能處之，得其民能使之；越於我亦然。夫吳越之勢不兩立，越之於吳也，譬若心腹之疾也，雖無作，其傷深而在內也。夫齊之於吳也，疥癬之病也，不苦其已也。」

太宰嚭曰：「不可。君王之令所以不行於上國者齊晉也，君王若伐齊而勝之，徙其兵以臨晉，晉必聽命矣。是君王一舉而服兩國也，君王之令必行於上國。」

夫差以為然，不聽子胥之言，而用太宰嚭之謀。

子胥曰：「天將亡吳矣，則使君王戰而勝；天將不亡吳矣，則使君王戰而不勝。」

夫差不聽，子胥兩祛高蹶而出於廷，曰：「嗟乎！吳朝必生荊棘矣。」

夫差興師伐齊，戰於艾陵，大敗齊師，反而誅子胥。子胥將死，曰：「與吾安得一目，以視越人之入吳也。」乃自殺。

夫差乃取其身而流之江，抉其目著之東門，曰：「女胡視越人之入我也。」居數年，越報吳，殘其國，絕其世，滅其社稷，夷其宗廟，夫差身為擒。

夫差將死，曰：「死者如有知也，吾何面以見子胥於地下？」乃為幘以冒而死。夫患未至則不可告也，患既至，雖知之無及矣。故夫差之知慙於子胥也，不若勿知。

【譯文】：吳王夫差將伐齊，子胥說：「不可。齊與吳習俗不同，言語不通，得其地不能居，得其民不能用。至於吳與越，接土鄰境，壤交道連，習俗同，言語通，得其地可以居，得其民可以用。越對於吳亦是如此，所以吳越勢不兩立。越對於吳有如心腹之病，雖然沒有發作，而傷害深深在內；齊對於吳，吳是疥癬之皮膚病，雖然痛苦不已，可是沒有傷害。現在釋放越國而攻伐齊國，猶如懼怕老虎而刺殺大豕（獮、同豕，是大豬，四歲足。），雖然勝利，老虎尚在，後患無窮。」

太宰嚭說：「不可。君王命令所以不能行於中原，是因為齊晉在；如伐齊而得勝，移兵向晉，晉必聽命。一舉而服兩國，君王之命令必可通行於中原上國（上國指中原連齊晉在內）。」夫差認為此語是對，於是不聽子胥之諫，而用太宰嚭之計謀。

子胥說：「天意將要亡吳，那就會使君王伐齊而得勝；天意要是不亡吳，那就要使君王戰齊而不勝。」夫差勿聽。子胥高捲兩袖急步出朝廷（袂是衣袂之袖，兩袂是兩袖高捲。蹶是急遽顛蹶而出，表示子胥有嗔怒之意）。悲嘆說：「嗟夫！吳國朝廷必將生長荊棘（示意國之將亡）」。

夫差起兵伐齊，戰於艾陵，大敗齊師，回去就殺掉子胥。子胥將死，說：「留吾一只眼睛，以視越人入吳。」於是自殺。夫差取其屍體投入江中，挖其眼睛黏在東門上，說：「汝怎能見越人進入我國來。」

過數年後，越報吳仇，破吳，毀吳社稷，剷平吳國宗廟，夫差被虜。夫差將死，說：「死者如果有知，我有何面目以見子胥於地下。」乃取大巾覆面而死。

禍患未至，則不可告知，禍患既至，雖知道已太遲矣。所以夫差知道對子胥表慚愧，還是不如不知為妙，不知表示不會身死亡國之禍矣！

【說苑】卷第二十、反質。

【課文】：秦始皇既兼天下，大修靡，即位三十五年猶不息，治大馳道，從九原抵雲陽，塹山堙谷直通之。厭先王宮室之小，乃於豐鎬之間，文武之處，營作朝宮，渭南山林苑中作前殿，阿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坐萬人，下可建五丈旗，周為閣道；自殿直抵南山之嶺以為闕，為複道，自阿房渡渭水屬咸陽，以像天極，閣道絕漢，抵營室也。又興驪山之役，錮三泉之底，關中離宮三百所，關外四百所，皆有鐘磬帷帳，婦女倡優。立石闕東海上胸山界中，以為秦東門。

於是有方士韓客侯生，齊客盧生，相與謀曰：「當今時不可以居，上樂以刑殺

為威，天下畏罪；持祿莫敢盡忠，上不聞過而日驕，下懾伏以慢欺而取容，諫者不用而失道滋甚。吾黨久居，且為所害。」乃相亡去。

始皇聞之大怒，曰：「吾異日厚盧生，尊爵而事之，今乃誹謗我，吾聞諸生多為妖言以亂黔首。」乃使御史悉上諸生，諸生傳相告，犯法者四百六十餘人，皆坑之。盧生不得，而侯生後得，始皇聞之，召而見之，升阿東之臺，臨四通之街，將數而車裂之。

始皇望見侯生，大怒曰：「老虜不良，誹謗而主，迺敢復見我！」侯生至，仰臺而言曰：「臣聞知死必勇，陛下肯聽臣一言乎？」始皇曰：「若欲何言？言之！」侯生曰：「臣聞禹立誹謗之木，欲以知過也。今陛下奢侈失本，淫佚趨末，宮室臺閣，連屬增累，珠玉重寶，積襲成山，錦繡文采，滿府有餘，婦女倡優，數巨萬人，鍾鼓之樂，流漫無窮，酒食珍味，盤錯於前，衣服輕暖，輿馬文飾，所以自奉，靡爛熳，不可勝極，黔首匱竭，民力單盡，尚不自知，又急誹謗，嚴威克下，下暗上聾，臣等故去。臣等不惜臣之身，惜陛下國之亡耳。聞古之明王，食足以飽，宮室足以處，輿馬足以行，故上不見棄於天，下不見棄於黔首。堯茅茨不剪，采椽不斲，土階三等，而樂終身者，俗以其文采之少，而質素之多也。丹朱傲虐好慢淫，不修理化，遂以不升。今陛下之淫，萬丹朱而十昆吾桀紂，臣恐陛下之亡也，而

曾不一存。」

始皇默然久之，曰：「汝何不早言？」

侯生曰：「陛下之意，方乘青雲飄搖於文章之觀，自賢自健，上侮五帝，下凌三王，棄素樸，就末技，陛下亡徵見久矣。臣等恐言之無益也，而自取死，故逃而不敢言，今臣必死，故為陛下陳之，雖不能使陛下不亡，欲使陛下自知也。」

始皇曰：「吾可以變乎？」

侯生曰：「形已成矣，陛下坐以待亡耳！若陛下欲更之，能若堯與禹乎？不然無冀也。陛下之佐又非也，臣恐變之不能存也。」

始皇喟然而歎，遂釋不誅。後三年始皇崩；二世即位，三年而秦亡。

【譯文】：秦始皇併吞天下之後，大大地奢侈享樂，即位三十五年還不曾停息，修築寬大馬路，從九原（今綏遠省五原縣）抵雲陽（今陝西省淳化縣西北），遇山開山（塹：掘也），逢谷塞谷（堙：塞也），要直達而不迂曲。不滿先王狹小之宮室，乃在豐、鎬之間，周文王、周武王經營之地修蓋朝堂，渭水南邊之山林苑囿作為前殿，建一座阿房宮，宮之形勢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可同時在上面坐萬人，下面可豎五丈之旗幟，四周全是複道（閣道：古宮苑中，橫架木段以行駛車輛之道路）。從殿堂直接通南山之嶺建一座門觀（闕：門觀也），底下又有複道交

錯，從阿房宮渡過渭水就是咸陽，其氣勢宛然如上天一般，複道相連像是絕天河抵營室（漢：指天河。營室：星宿名，即室宿。）又發動驪山（在今陝西省臨潼縣東南，與藍田山相連）之民力，填塞三泉之泉底，關中有別宮三百處，關外有四百處，每一處別宮之裝飾，都有鐘磬帷幕，美女娼優，在東海之胸山（在今江蘇省東海縣南）立一塊石碑，作為秦之東門。

於是有方士韓國之侯生和齊國之盧生，相互計議說：「現在社稷不好擔待，帝主以刑罰殺害為威勢，天下人恐怕犯罪，在朝作官不敢盡忠作諫以自保，帝王自然不知錯過之由來，日漸更驕，下位者懼怕，只知以怠慢欺罔，來爭取上位容寵。有能諫者而不用，失道更甚。若相處下去，必受其害！」於是集體歸隱逃躲以避。

始皇聞訊氣怒，大罵：「吾前待盧生甚佳，高官厚爵，今誹謗朕惹其他人以妖言迷惑百姓。」便派御史將讀書人名單開列上去，眾人互相轉告，觸法者四百六十多人，全皆活埋。盧生抓不著，卻抓得侯生，始皇聞之，召見之，著侯生從東臺（阿東：東面棟梁之臺）而上，穿過四通八達之大街，將數說其罪，再車裂之（古時刑罰之五馬分屍）。

始皇見侯生，憤怒罵道：「老匹夫，誹謗君王，有何面目見朕！」

侯生一到，仰望臺上而說：「臣聞說知道要死之人者必勇（本死無大礙），陛

下肯聽臣一句話乎？」

始皇曰：「還有何話可說，講！」

侯生說：「臣聽說從前夏禹豎立一塊鼓勵人批評他之木頭，是要知道己之過錯。現陛下為太奢侈而失去根本，荒淫洩蕩而更越微末，宮室殿臺，密密麻麻，重重疊疊，珠玉珍寶堆積如山，錦繡綾羅綢緞滿倉滿庫，美女倡優將近萬人，鐘鼓樂聲時常隨風飄蕩，好酒美食，紛陳於席前，穿者輕裘暖袍，坐者金碧輝煌之輿馬，自己享用之生活奢侈浪漫，無可比擬。老百姓之經濟卻窮困不堪（捉衿見肘），民力殫盡無餘，疲乏耗完；陛下不知，更怕誹謗，用殘酷威刑以壓迫統治，下面臣民裝聾作啞，臣等為此隱遁。臣等不惜臣等之身，而是惜陛下國之亡也。聽說古之聖王，吃足以裹腹，穿足以暖身，宮室足以安居，車馬足以代步，故上不被天唾棄，下不被百姓鄙棄。帝堯茅茨不加修剪，采椽不曾刮削，土之階梯只有三級，卻終身安樂。正因為其不好奢靡，而好素樸。到其子丹朱，傲慢荒淫，不修禮教，堯不升丹朱而讓帝位於舜。今陛下之荒淫超過丹朱萬倍，甚且千倍於昆吾（古國、夏伯昆吾封此，後為成湯所滅）、桀紂，臣恐怕陛下百分之百要亡其國也。」

始皇沉默良久，說：「汝何不早說？」

侯生說：「陛下青雲之志正高，被受文章讚頌，陶醉於孤芳自賞，在華麗侈靡

中耽待，輕侮五帝（伏羲又名太皞、炎帝又名神農、黃帝、少皞、顓頊）；（史記以黃帝、顓頊、帝嚳、唐堯、虞舜為五帝），鄙視三王（夏、商、周三代開國之君，即夏禹、商湯，周文王是也）。捐棄樸素，只知淫靡，陛下國家敗亡徵兆見之久矣，臣等說之亦無補於事，反自招殺身之禍，是以逃遁而避不敢說。今臣自知必死，方為陛下直陳，雖然不能使陛下之國不亡，也好讓陛下知道為何要亡國。」

始皇說：「朕能有所藥救乎？」

侯生說：「亡國之局已定，陛下坐以待亡罷！若陛下欲真有所改變，能夠如唐堯、夏禹否？要不然，無望也。何況陛下輔弼大臣又不得人，臣恐改變亦無能為力以保陛下之存矣！」

始皇喟然嘆息，將侯生釋放而不殺之。三年後，始皇死。秦二世即位，再三年，秦朝亡國。

【陰符經疏】、卷下注。唐、李筌

下章一百三言，皆使人深思靜慮，恩害不生，曉達存亡，公私隱密，開物成務，觀天相時，故曰下有強兵戰勝之術也。

讚曰：「絕利一源 三思反覆 徇物之機 生死在目

樂出安靜 恩生害酷 天地災祥 時理為福」

是以增廣賢文說：「昔時賢文，誨汝諄諄，集韻增廣，多見多聞，觀今宜鑒古，無古不成今。」人生處世，切勿失道失德，損人利己，巧取豪奪，欺凌弱寡，奢穿過分，罪咎積成，如火入水，迅即滅亡矣！

沉水入火，自取滅亡。此二句乃授人以煅煉金丹大道，其火候應以水火既濟之方為要，則功成丹就。若然火水未濟，功不成丹不就，如沉水受溺，入火焚身，自招其害矣！

【入藥鏡】、唐、至一真人、崔希範著。

其中課文曰：「水怕乾，火怕寒，差毫髮，不成丹。」

【譯文】：混然子曰：修真內煉之要，鼎中之水不要乾，爐內之火不要寒。丹經所謂：「金鼎常留湯火暖，玉爐不要火教寒。」是也。以外丹言之，凡作丹之時，行武煉文烹之功，大要調和火力。若用之太過，則火爆水乾，不及則水濫火寒，務在行之停勻，一刻周天，水火既濟，鼎內結丹，自然而成也。若差之毫髮，不成丹矣。仙師云：「藥有老嫩，火有斤兩。」學者不可不知。

了真子云：「七返九還須識主，功夫毫髮不容差。」

沉水入火，自取滅亡。



沉水入火，自取滅亡。

悟真篇云：「大都全憑修持力，毫髮差殊不作丹。」是也。

滄溟。水怕乾，火怕寒。

詩曰：「坎內天元真一精，須知丹向此中成，

常教融液無枯涸，竚看黃芽旋旋生，

汞鉛無火不成丹，要識抽添造化難，

鼎內溫溫常著意，莫教焰滅與灰殘。」

【注】曰：此乃造化自然之理也。修丹之要，實在水火，水性潤下故怕乾，火

性炎上，故怕寒，須要調停，無令有枯涸灰殘之患，自然既濟升降，而成功矣，水火之用，其大矣哉！

滄溟。差毫髮，不成丹。

詩曰：「毫髮差殊煉不成，怎教龍虎媁真精，

龜飛蛇舞乖張盛，欲覓長生返害生，

鉛飛汞走不相投，火自炎空水自流，

不得一珠成黍米，更有何處結丹頭。」

【注】曰：採取藥材，調停水火全在功夫準繩造化，差之毫釐，謬以千里。反

掌有鉛飛汞走之患，撚指有虎鬪龍爭之險，嬰兒遠去，姤女逃亡，欲要返還，霄壤殊絕。故契云：飛龜舞蛇，愈見乖張，不知處可以結丹頭也。修煉之士，其可忽諸。

沉水入火，自取滅亡。

自然之道靜，故天地萬物生。天地之道浸，故陰陽勝，陰陽相推，而變化順矣。

廿一．
自然之道靜，故天地萬物生。天地之道
浸，故陰陽勝，陰陽相推，而變化順矣。

大道無形，生育天地，大道無名，長養萬物。無形無名，自然至靜之道。然靜者動之基，靜極而動，天地萬物即於此而生焉。一生天地，而天地即得自然之道以為道，故天地之道浸。浸者，浸潤漸入之謂，亦自然之義。惟其浸潤自然，動不離靜，靜不離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故陰陽勝。動為陽，靜為陰，動極而靜，靜極而動，陰極生陽，陽極生陰，陰陽相推，四時成序，萬物生成，或變或化，無不順之，造物豈有心於其間哉！蓋以自然之道無形，無形而能變化，是以變化無窮也。

【附註】：此六句者所言：易以道陰陽也。【太清玉冊】卷一：無極而生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而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而造化定矣。

天地陰陽之流行，一施一受，易之氣也。言天地萬物，惟有此對待。故剛柔八卦，相為摩盪，于是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往來，消息盈虛，寒暑交替，晝夜晦明，陰陽升降，形交氣感，四時因而成序，而萬物因而生焉！此乃常道，亦

為天地陰陽動靜之造化機緘也。

【論陰陽造化之機緘】紫陽真人讀參同契文曰：大丹妙用法乾坤。乾坤運兮五行分。五行順兮。常道有生有死。五行逆兮。丹體常靈常存。一自虛無兆質。兩儀因一開根。四象不離二體。八卦互為子孫。萬象生乎變動。吉凶悔吝茲分。百姓日用不知。聖人能究本源。顧易道妙盡乾坤之理。逐托象於斯文。否泰交則陰陽或升或降。屯蒙作則動靜在朝在昏。坎離為男女水火。震兌為龍虎魂魄。守中則黃裳元吉。遇亢則無位而尊。既大慎萬物之終始。復姤昭二氣之歸奔。月盈虧精神之衰旺。日出沒合榮衛之寒溫。本立言以明象。既得象以忘言。猶設象以指意。悟其意則象損。達者惟簡惟易。迷者愈惑愈繁。故知修真上士。讀參同契不在乎泥象執文。

參同契經文直指、上篇（東漢魏伯陽真人著）

素樸散人、悟元子、劉一明真人註解。

【乾坤剛柔章、第四十一】

【課文】：乾坤剛柔，配合相包。陽稟陰受，雄雌相須。須以造化，精氣乃舒。坎離冠首，光耀垂敷。玄冥難測，不可畫圖。聖人揆度，參序元基。四者混沌，徑入虛無。六十卦周，張布為輿。龍馬就駕，明君御時。和則隨從，路平不邪。邪道

自然之道靜，故天地萬物生。天地之道浸，故陰陽勝，陰陽相推，而變化順矣。

自然之道靜，故天地萬物生。天地之道浸，故陰陽勝，陰陽相推，而變化順矣。

險阻，傾危國家。

【註解】：大道無聲無臭，非色非空，有何可言。然無聲無臭中而藏陰陽，非色非空裏而藏造化，果若無言，陰陽消息何以知？造化機密何由曉？

故古人云：道本無言，言以顯道。天不私道，龍馬負圖出河，泄露天機，伏羲氏則之而畫先天八卦，又重而為六十四。降之文王，又變出後天八卦，衍而為後天六十四卦，分而為三百八十四爻，而又繫之以辭，明吉凶之理，宣聖十翼，闡犧文之義，於是先天後天之理，詳明且備，天地造化之道，昭昭矣。

故易之一書，為中國希賢希聖之理窟，修道立德之根本，儒門之所遵者此書，道門之所則者此書。黃帝陰符，老子道德，其理其義皆與易理暗合。然諸聖奧語妙義，後世罕能測其端倪，難以窺其畔岸。即有一二良材志士，總得一言半語，亦無下手處。伯陽仙翁老婆心多，推諸聖度世之心，準易道而發陰符道德之秘，千百比喻，曲盡其說，蓋欲人人成道，個個了真。後來丹經子書，皆本參同而作，是以參同為萬古丹經王。丹經之名，實本於此，金丹之名，亦始於此。

夫人秉天地陰陽五行之氣而生身，身中即有此陰陽五行之氣，陰陽五行之德。氣屬命，德屬性，是性命乃天地五行之氣而成，修性修命之學，離天地陰陽五行之道再無別術矣。易即天地五行之道，能明易道，而聖道可知。故易道以乾坤為首而

叙卦，參同亦以乾坤為首而叙道，是參同之理，本於易理也。

易以乾坤為首者，乾者，健也，取象為天，天陽至剛，剛主健，故曰乾剛。

坤者，順也，取象為地，地陰而至柔，柔主順，故曰坤柔。乾坤定位，剛柔相包，乾陽之氣稟與，坤陰之氣承受，一雌一雄，相資而行造化，則陽之精，陰之氣，得以舒暢而生萬物矣。

易以坎離為中者，坎外陰而內陽象月，離外陽而內陰象日。日月者，天地之精魂，代天地而行造化，乃氣運之冠首。日月照臨，光映垂敷，四時行而萬物生長收藏，皆自然而然。天地剛柔之所以能舒精氣，日月往來之所以能垂光耀，還有個無形無象物事，在內運動，其理至神至妙，難以測識，不可畫圖，故聖人揅度陰陽消息，參序其元本根基，以示其奧。

四者混沌，徑入虛無者，易以乾坤為體，坎離為用，四者混沌，而歸於虛無一氣。一氣流行，陰而陽，陽而陰，陰陽交錯，始於屯蒙，終於既未，餘六十卦陰陽迭運，張布而為輿，龍馬就駕，運轂正軸，以行造化，此易之大略也。

首出庶物之聖，乘六龍以御天，動靜隨時，一與易準，不敢稍有差錯。蓋易以陰陽和平為本，御政者，觀天道，執天行，是謂能和，和則萬民隨從。王道坦坦，路平不邪矣。御政者，違天道，失天行，是謂不和，不和則上下不應，邪道險阻，

自然之道靜，故天地萬物生。天地之道浸，故陰陽勝，陰陽相推，而變化順矣。



自然之道靜，故天地萬物生。天地之道浸，故陰陽勝，陰陽相推，而變化順矣。

傾危國家矣。

比之修道者，以剛健柔順為體，以剛柔中正為用，剛柔合一，如乾坤之匹配，剛柔中正，如坎離之光垂，剛柔相當，健順混成，精氣充足，心君虛靈，渾然天理，心正而身可修矣。蓋治身治國一理也，心正君正一道也，未有君不正，而能御時，未有心不正，而能全道。仙翁首以易理御政，提出為綱領，特以性命之道一易道。修身之事如御政，不明易道者，不能修性命。不明御政者，不能修身心。易道御政，皆以陰陽相和為本，修持性命，捨陰陽相和之道，其外再無二法矣。些節重在一和字，和則路平不邪，不和則邪道險阻。學者可不先知其和乎！

聖人知自然之道不可違，因而制之。至靜之道，
廿一． 律歷所不能契，爰有奇器，是生萬象，八卦甲

子，神機鬼藏，陰陽相勝之術，昭昭乎進於象矣。

聖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者也，惟與天地合德，故不違天地自然之道，因而裁制變通，與天地同功用，何則？自然之道，非色非空，至無而含至有，至虛而含至實，有無兼該，虛實並應者也。故以言其無，則虛空一氣，無聲無臭，其為道也靜，靜至於至，雖律歷之氣數，有所不能契。夫律歷能契有形，不能契無形，至靜則無形矣，律歷焉得而契之。毘陵師所謂：「有物先天地，無名本寂寥。」者是也。以言其有，則造化不測，包羅一切，其為器也奇，器至於奇，是謂神器，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故萬象森羅，八卦相盪，甲子循環，神之伸機，鬼之屈藏，無不在包容之中。毘陵師所謂：「能為萬象主，不逐四時凋。」者是也。靜道者，無名天地之始，神器者，有名萬物之母。老子所謂：「無欲以觀其妙」者，即觀其始也。有欲以觀其竅者，即觀其母也。非有不能成無，非觀竅難以觀妙。觀竅之道，萬有皆空，無作無為。觀竅之道，陰陽變化，有修有証。聖人不違自然之道，因而制之。觀天道，執天行，從後天中返先天，在殺機中盜生機，顛倒五行，逆施造化，以陰

聖人知自然之道不可違，因而制之。至靜之道，律歷所不能契，爰有奇器，是生萬象，八卦甲子，神機鬼藏，陰陽相勝之術，昭昭乎進於象矣。

聖人知自然之道不可違，因而制之。至靜之道，律歷所不能契，爰有奇器，是生萬象，八卦甲子，神機鬼藏，陰陽相勝之術，昭昭乎進於象矣。

養陽，以陽化陰，陽健陰順，陰陽混合，由觀竅而至觀妙，由神器而入至靜，由勉強而抵自然，有無一致，功力悉化，陰陽相勝之術，昭昭乎進於色象之外矣。要知此術非尋常之術，乃竊陰陽，奪造化之術，乃轉璇璣，脫生死之術。昔黃帝修之，而乘龍上天，張葛許修之，而超凡入聖，以至拔宅者八百，飛昇者三千。無慮非由此而成之。吁！陰符經三百餘字，句句甘露，字字珠玉，示性命不死之方，開萬世修真之路，天機太露，後世丹經子書，雖誠心敬閱，求師一訣，倘能直下承當，大悟大徹，勤而行之，以應八百之識，有何不可。

【附註】：聖人之所以為聖人者，仰以觀天文，俯以察地理，遂能參贊天地之化育，以利物濟人，益及群生。庖羲上聖之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使萬世之下知有養生之道。

然而世人皆好生惡死，存疑生從何來？死從何去？故易、繫辭傳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雖有庖羲氏之八卦，若言其體之用，實不足以敷探討宇宙萬事萬物之奧秘，幽明死生之說，鬼神吉凶之情。故聖人是以由八卦而衍生六十四卦，更有天干地支，六十甲子，陰陽五行變化相生相尅之道，其玄妙處，高深莫測，其神奇處，神機鬼藏，既能授人以定吉凶，若遇吉則以納之，若逢凶則以避之。

道家有說：「順則生人，逆則成仙」故聖人洩人天之秘，以了却生死之門，教

人以至靜之道，「致虛極，守靜篤」，使能以返還，歸根復命，回復乾元真面目，父母未生之前，萬古長存真一無二之元始祖炁是也。

聖人期望人人了道，個個成仙作佛，因人人必須先修德行善，方可達成其願，則世上紛爭無有，而天下太平可得成矣！或問：「成仙作佛，夢幻乎？成真乎？」答曰：「精誠勵進，人皆可以為堯舜，人皆可以為孔老。」又答曰：「仙佛本無種，乃是凡人變。」常言道：「瞿曇不從地湧，鍾呂不從天降」。明乎此，則每個人能否成仙成佛，可以自己自為驗証矣！

既然要自行驗証，須知其真一之炁流行，從何而來，從何而去，由何而生，及其返還之法，故聖人皆有所言也。施肩吾曰：「氣是添年藥，心為使氣神，能知行氣主，便是得仙人。」

悟真篇、紫陽真人，張伯端著。

卷中、第十二。

道自虛無生一氣，便從一氣產陰陽，陰陽再合成三體，三體重生萬物昌。

【註釋】：悟真直指。素樸散人、悟元子、劉一明真人。

聖人知自然之道不可違，因而制之。至靜之道，律歷所不能契，爰有奇器，是生萬象，八卦甲子，神機鬼藏，陰陽相勝之術，昭昭乎進於象矣。

聖人知自然之道不可違，因而制之。至靜之道，律歷所不能契，爰有奇器，是生萬象，八卦甲子，神機鬼藏，陰陽相勝之術，昭昭乎進於象矣。

性命之道，造化之道。造化之道，生生不息之道。推其道源，蓋自虛無而生一氣，自一氣而生天生地，產陰陽，陰陽再合其中，又含一氣而成三體，三體既成，一氣運動，陰而陽，陽而陰，於是萬物生矣。即如草木之生，始如地中生一芽，是自虛無生一氣也。既而出地生兩瓣，是從一氣產陰陽也。又既而兩瓣之中抽一莖，是陰陽再合成三體也。從此而分枝生葉，是三體重生萬物張也。天地間一切有情無情之物，皆從此虛無一氣而生出，然皆順行造化之道。修道者若知之順行造化，逆而修之歸萬而三，歸三而二，歸二而一，歸一於虛無，則無聲無臭，至矣。

先天真一之炁由虛無中來已悉，而其返還之道，世人莫能知，莫能行，而聖人慈悲為懷，故有以教之；其初有作有為，及後則無作無為，勿忘勿助，而使金丹得就。

悟真篇、卷中、第四十二。

始於有作人難見，及至無為衆始知，
但見無為為要妙，豈知有作是根基。

【註釋】悟真直指、四十二、悟元子、劉一明真人。

古真云：「性命必須相修，工夫還要兩段。」蓋金丹之道，一修命，一修性之道。修命之道，有作之道。修性之道，無為之道。

有作之道，以術延命也。無為之道，以道全形也。

始於有作者，有作之道，以造命也。造命之學，全以法運，盜鴻濛未判之始氣，扭天地造化之樞機，返二十四氣之節口，回七十二候之要道，天地不能知，鬼神不能測，著龜不能占。雖天地鬼神著龜且不能知，人焉得而能見之乎？

終而無為者，用無為之道，以修性也，修性之道，抱元守一，萬物皆空，如雞抱卵，如蚌含珠，工夫到日，至誠前知、慧心大開，聲入心通，吉凶先知，禍福預曉，誰不知之。

但人只知無為之道為要妙，而不知有作之道是根基。不知有作，而只無為，但不能修命，而亦不能修性。縱有所修，亦不過修後天氣質之性，豈能修先天根本之性乎！根本之性，天命之性也。

性命各別，於是性不能顧命，命不能顧性，命為物奪，不能自主，性亦由是而亂，性亂命搖，邪正相混，理欲交雜，假者用事，真者退位，日復一日，年復一年，陰氣剝陽於盡，性命未有不傾喪者。

聖人知自然之道不可違，因而制之。至靜之道，律歷所不能契，爰有奇器，是生萬象，八卦甲子，神機鬼藏，陰陽相勝之術，昭昭乎進於象矣。

聖人知自然之道不可違，因而制之。至靜之道，律歷所不能契，爰有奇器，是生萬象，八卦甲子，神機鬼藏，陰陽相勝之術，昭昭乎進於象矣。

故金丹之道，必先有為，於後天中返先天，還我原來命寶，命寶到手，主宰由我，不為造化所移，於是抱元守一，行無為之道，以了真空本性，直超最上一乘之妙道矣！奈何一切頑空寂滅之徒，只知無為，不知有作，何哉？

【玉皇心印經】曰：「上藥三品，神與氣精」。修真者所修不外乎人之三寶：精、氣、神。即所謂：煉精化氣，煉氣化神，煉神還虛，煉虛合道而已矣。其工序分：下手工夫、轉手工夫及撒手工夫而已矣。最要緊者，精、氣、神者，要分陰分陽：有真陰真陽，有假陰假陽，其實是先天與後天之別。因為金丹大道，如要結丹，必須同類方可施功，始能由後天返回先天，否則功不成，丹不就，只屬幻丹而矣。

道偈有曰：「法煉乾坤祖，陰陽是正宗，天魂生白虎，地魄產青龍，

運轉泥丸位，搬精入上宮，殷勤持此法，長壽貌如童。」

上文既述煉丹者，須要採取「有作有為，及無作無為」之術。亦言及須要「逆修」以為功，何謂「逆修」？得以言明之乎？

道偈曰：「順則凡來逆則仙，實非草木及凡鉛，

誰知日兔月烏位，却笑他人顛倒顛。」

古聖曰：「陽丹結在陰海中，猶如坎裏一爻雄，

擒來離內溫溫養，此即神仙顛倒功。」

煉丹訣：指修丹之關鍵及要旨。金丹大道，即性命之道，能陰陽達造化，以合人天。旨在教人了性命以脫生死。丹象日月，以喻陰陽，心性，神氣，金則為金剛不壞之意。修此金丹大道，可與日月合明，與天地合德，與宇宙同流而並存。

煉丹之道，須從我身下手起修，以盜天地之真炁，奪造化之妙功，下修而上達。其法以煉心、煉性、煉精、煉氣、煉神、為修性命之五大元素。而精、氣、神為修命之三品大藥。修心煉性，所以妙覺圓明，而期聖功神化也。

保精裕氣，所以事煉丹接命，而期形神俱妙也。性功不顯，命功亦空，命功不立，性功無寄。二者互為根蒂。故曰：「達命宗，迷祖性，恰似鑒容無寶鏡；只修祖性不修丹，萬劫陰靈難入聖。」

煉丹以精、氣、神為用。經曰：「丹以氣為母，以神為父，以精為子。何以氣為母？丹者，一氣之所結，採陽，氣也，火候，氣也，猶母之生子，形骸臟腑，皆母精血為之。何以神為父？氣為神之所生，神不能獨用，而藉氣以為用，氣雖虛而有形，神則虛而無物。煉丹之士，先凝神入氣中，而後結為靈胎，猶父之不能孕子，必傳精子母腹，而後陰陽和合，誕生嬰兒也。何以精為子？精者，養丹之物，猶龍與水，龍雖能飛騰變化，然失水則神不能御形，與螭蜥無異；神雖結胎，無真精涵養，則枯而無用；取子能養老之意，故為子。是以修真之士，必要三全。由三全

聖人知自然之道不可違，因而制之。至靜之道，律歷所不能契，爰有奇器，是生萬象，八卦甲子，神機鬼藏，陰陽相勝之術，昭昭乎進於象矣。

聖人知自然之道不可違，因而制之。至靜之道，律歷所不能契，爰有奇器，是生萬象，八卦甲子，神機鬼藏，陰陽相勝之術，昭昭乎進於象矣。

以至三圓，方許成道，方許成仙。」

此言至當，以之小修，亦可延命卻期；以之大修，則可超神入化。惟煉精、氣、神，然要以煉先天之元精、元炁、元神為要妙。

大凡屬後天之凡精、凡氣、凡神，只可為人門下手之資。修性修命亦然，所重者先天之元性「離之陰汞」、元命「坎之元陽」，而不在後天有形有質之性命，此為最要。

修丹以虛無為體。經曰：「丹以無為為之丹靈，以有為為之而丹未必靈。」此何以故？丹也者，天地自然之道也。天地之道，有陰必有陽，有水必有火，有闔必有闢，有升必有降，道之所以為道也。一身之內有陰陽焉，有水火焉，有闔闢焉，有升降焉，此事非強而為，莫之為而為也。物各從其類，使之各得其所，從而萬物生焉！此曠劫不易之道，吾烏從而易之：不能逆之，則順之而已矣！

世間凡夫，以煉丹為奪造化之功，泄天地秘，不知我何所容心于其間？順其道而已矣！

子患採陽之無據，夫陽生有候，須其候而已矣！

子患火候之不準，夫火之發也有時，其息也有時，順其時而已矣！

子患真汞之不生，夫心為五臟之中氣，中氣上升，然後諸臟之氣從而上升；中

氣下降，然後諸臟之氣，從而下降。

孟子曰：「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子立其帥，順其命而已矣！」

煉精還氣、煉氣還神、煉神還虛，事事從逆。獨是丹家作用，又要心心從順，念念從順，逆煉而順以成之，此煉丹之無上要術也。

修道在乎順，所以毋違自然之旨也。煉丹在乎逆，所以返還，逆死以祈天命也。

夫生壯衰老病死，此順數也。欲救老病死，止衰死，而返老還童，非逆修又何以致之？故曰：「煉丹貴乎取逆也。無作無為，道之體也，有作有為，道之用也。毋違自然，以合先天，道之體也。逆修返還，以復先天，道之用也。明體可以達用，即用可以達體，此相質相需，相需相成之理，首須洞徹。煉丹之學，乃性命之學；煉丹之道，亦即性命之道。在功夫上包括性功與命功。在學理上，包括性學與命學。其以清靜無為，反樸還淳，入聖登真為歸趨。性命即陰陽，陰陽即造化。造化捨陰陽，便無造化可言。性命捨陰陽，便無性命可修。」

呂祖詩云：「看破浮生早悟空 太陽隱在月明中

時人悟得陰陽理 方奪天機造化功」

韓祖詩云：「虛心實腹求鉛光 月裡分明見太陽

湛破濁清升降路 自然丹熟遍身香」

聖人知自然之道不可違，因而制之。至靜之道，律歷所不能契，爰有奇器，是生萬象，八卦甲子，神機鬼藏，陰陽相勝之術，昭昭乎進於象矣。

聖人知自然之道不可違，因而制之。至靜之道，律歷所不能契，爰有奇器，是生萬象，八卦甲子，神機鬼藏，陰陽相勝之術，昭昭乎進於象矣。

以上均為丹道陰陽之要訣。煉丹之道雖可長生久視，而實非長生久視為能者，亦非滯形不死之藥，人之生死乃自然之規律，能虛無為體，精神為用，逆修以奪造化，方為玄功。

「道門要語」曰：「煉精者，非徒煉交感之精，煉炁者，非徒煉呼吸之氣，煉神者，非徒煉思慮之神。必于色身中尋出先天真精于何而生？先天真炁自何而動？先天真神自何而存？以之煉丹不難矣。否則幻丹而已，焉能長存不壞哉！」

雖然，煉精者，必煉元精，而後天交感之精亦不可損。煉炁者，必煉元炁，而後天呼吸之氣不可傷。煉神者，必煉元神，而後天思慮之神亦不可滅。蓋先有天者，道之體也，後天者，道之用也。人未生前，用在體中，人既生後，則體藏用內，若不由用復體，又將何以為憑藉處？況乎淫慾無度者，則身命難保矣；私欲不除者，則天理無存矣；趨蹶不常存，則神氣多疲矣。故欲實先天精炁神，非保後天精氣神不得！

其實精、氣、神三者，雖有先後之名，實無先後之別，不過有欲無欲之分別而已。學者苟能打破塵網，不但身外之物，視為非我固有，即身內之身，亦等幻化之軀，不甚注意，由此而煉精，必成元精，由此煉氣，必成元炁，由此煉神，必成元神。以先天之大藥，成先天之大丹，不誠易事哉！

然下手興功，必先垂帘塞兌，默默寂照下丹田一寸三分之間。「對乾道而言」。始而精生藥產，而河車搬運，將丹田所積之精，運而至于周身，灌溉久之，精盡成炁，充周一身，此煉精化炁之功也。

至於精盡化炁，由是過關服食，溫養大藥，此煉炁化神之大事也。自此以後，則為面壁之功，還虛之道。始由下田而煉，繼則中田而修，終由上田而養，所謂三田反覆真生涯是也。

此為道家煉丹之宗旨，指示極為簡明精要。

煉丹訣及「逆修」顛倒顛之道已明，欲窺修道玄門之全豹，必須多讀丹經子書，以踏入深邃玄妙之門檻。中庸所言：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乃為修仙玄學之次第工夫。道書林林種種，十分浩瀚，多如牛毛，實不能全部逐一閱讀，必須精挑細選，濫讀則費時失事，損耗可貴之三寶精氣神是也。

況且，莊子、養生篇有云：「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已而為知者，殆而已矣。」

【修道書籍之丹經妙典】：陰符經、道德經、易經、周易參同契、悟真篇、莊子南華真經、列子沖虛至德真經、鍾呂傳道集、黃庭內外景經、雲笈七籤、中和集、道書十二種、養生內功秘訣、太上清靜經、樂育堂語錄、靈源大道歌、性命圭旨、

聖人知自然之道不可違，因而制之。至靜之道，律歷所不能契，爰有奇器，是生萬象，八卦甲子，神機鬼藏，陰陽相勝之術，昭昭乎進於象矣。

聖人知自然之道不可違，因而制之。至靜之道，律歷所不能契，爰有奇器，是生萬象，八卦甲子，神機鬼藏，陰陽相勝之術，昭昭乎進於象矣。

規中指南、金丹大成輯要，張三丰太極煉丹秘訣等，此乃骨幹，而其枝葉繁多，不能盡錄，可參考道藏精華內之目錄題示，但上述之書籍亦足以探究玄門之學天人之祕矣。

宋、紫陽仙翁之悟真篇、原序，以其經歷闡述授人修丹之途徑，故錄其精華供學者細讀，其書為修丹之金科，養生之玉律，修丹者不得失諸交臂也。

悟真篇、原序精華，宋、紫陽真人，張伯端。

【原序】：嗟夫，人身難得，光景易遷，罔測短修，安逃業報。不自及早省悟，惟只甘分待終，若臨歧一念有差，墮三途惡趣，則動經塵劫，無有出期。當此之時，雖悔何及。故老釋以性命學，開方便門，教人修種，以逃生死。

釋氏以空寂為宗，若頓悟圓通，則直超彼岸。如有習漏未盡，則尚徇于有生。老氏以煉養為真，若得其要樞，則立躋聖位；如有未明本性，則猶滯于幻形。其次《周易》有窮理盡性至命之辭，《魯語》有「毋意、必、固、我」之說，此又仲尼極臻乎性命之奧也。然其言之常略而不至于詳者何也？

蓋欲序人倫，施仁義禮樂之教，故于無為之道，未嘗顯言，但以命術寓諸易象，性法混諸微言耳。至于莊子推窮物累逍遙之性，孟子善養浩然之氣，皆切幾之。

迨夫漢魏伯陽，引易道交媾之體，作《參同契》，以明大丹之作用。唐忠國師，于語錄首叙老莊言，以顯至道之本末如此。豈非教雖分三，道乃歸一。奈何後世黃緇之流，各自專門，互相非是，致使三家宗要，迷沒邪歧，不能混一而同歸矣！

且今人以道門尚于修命，而不知修命之法，理出兩端：有易遇而難成者，有難遇而易成者。如煉五芽之氣，服七耀之光，注想按摩，納清吐濁；念經持咒，嚙水叱符，叩齒集神，休妻絕粒，存神閉息，運眉間之思，補腦還精，習房中之術，以至服煉金石草木之類，皆易遇而難成者。欲望一得永得，還嬰返老，變化飛昇，不亦難乎？深可痛傷。

蓋近世修行之徒，妄有執著，不悟妙法之真，却怨神仙謾語。殊不知成道者皆因煉金丹而得，恐泄天機，遂托數事而為名。其中惟閉息一法，如能忘機絕慮，即與二乘坐禪頗同。若勤而行之，可以入定出神。奈何精神屬陰，宅舍難固，不免長用遷徙之法，既未得金汞返還之道，又豈能回陽換骨，白日而昇天哉？

夫煉金液還丹者，則難遇而易成。要須洞曉陰陽，深達造化，方能超二氣于黃道，會三性于元宮，攢簇五行，和合四象，龍吟虎嘯，夫唱婦隨，玉鼎湯煎，金爐火熾，始得玄珠有象，太乙歸真。都來片餉工夫，永保無窮逸樂。至若防危慮險，慎於運用抽添；養正持盈，要在守雌抱一。自然復陽生之氣，剝陰殺之形，節氣既

聖人知自然之道不可違，因而制之。至靜之道，律歷所不能契，爰有奇器，是生萬象，八卦甲子，神機鬼藏，陰陽相勝之術，昭昭乎進於象矣。

聖人知自然之道不可違，因而制之。至靜之道，律歷所不能契，爰有奇器，是生萬象，八卦甲子，神機鬼藏，陰陽相勝之術，昭昭乎進於象矣。

周，脫胎神化，名題仙籍，位號真人，此乃大丈夫功成名遂之時也。

【注】：上文著人要洞識陰陽，請參閱拙著之【道海和衷】之第七章、論陰陽與道，及第十章、論動靜之與大道，有較詳盡之資料以供參考也。

太上道德經、第九章云：「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世人莫能知，莫能識，渾渾噩噩，在名利場打滾，沉沉迷迷，留戀凡塵，醉生夢死，等到無常一至，終歸喪其命寶，而悔之晚矣。純陽信善真經內文，點醒愚人，諸惡莫作，衆善奉行。而修道者，更要以至誠至敬之心，皈身、皈命、皈道，始能踏上登真之仙途也。

純陽信善真經，結經後段精華曰：（呂純陽祖師降鸞）

「如有聞經懺悔，改過向善立功，則有祥光耀頂，自然災煞成空，帝在天中呵護，救凡法術能通，又遣諸神相助，天災人禍無逢，覺岸回頭不遠，皈依大道圓容，聽帝言說章句，從今勿再愚蒙，禮義信廉節惠，仁慈孝順和忠，九美奉行不怠，加以內外善功，豈止能消浩劫，還堪仙爵高封，人若勤修正道，所求事事皆通，禍福由人自召，何苦自昧其衷，道教無為清靜，儒言允執厥中，佛學真如本性，原為萬法皆通，三教同歸一善，細求三寶能逢，

在世當修世法，五常八德為宗，學道先參外果，然後伏虎降龍，搬運鉛汞交接，金丹火候和融，地軸轉通乾谷，天關姤退坤宮，鼓巽風而煅煉，運離火以燒紅，太乙壺盈玉露，黃庭丹結中宮，自有真師指點，自然一旦貫通，但願人求真樂，超然自拔凡庸，漸漸離迷入覺，雙修性命為宗，此則大乘證果，尤當旨抱大同，化已化人歸正，同登樂極天宮，大道光明萬載，含和常配虛空。」

軒轅黃帝陰符經之註釋，以「大道說」為其終結：若夫至聖神人，能知道體太極之所以判，能知死生根本之所以始，能知乾坤陰陽之所以乘，能知天玄地牝之所以交；是以法乾坤之體，效坎離之用，握陰陽之柄，過生死之關，取坎中之陽，填離中之陰，離陰既實，則復純白為乾矣。

斯時補足乾元，復全渾敦，以全親之所生，以全天之所賦，是為圖圖圖圖一個完人也。再加強上功夫，精進不怠，則金丹成而聖胎圓，聖胎圓而真人現，真人出現，變化無窮，隱顯莫測，而與鍾、呂、王、馬並駕，亦又何難？

帝皇之得道者，若羲農（伏羲、神農）黃帝焉；仕隱而得道者，若老莊關令（老子、莊子、關令尹）焉；侯王而得道者，若子房淮南（張良、淮南王劉安漢高祖劉



聖人知自然之道不可違，因而制之。至靜之道，律歷所不能契，爰有奇器，是生萬象，八卦甲子，神機鬼藏，陰陽相勝之術，昭昭乎進於象矣。

邦之孫）焉；山巖而得道者，若鍾呂希夷（鍾離權、呂洞賓、陳搏）焉……道之在天地間，成仙作佛者，歷歷不可以指數也。伏觀總仙之傳，始知自古以來，沖舉者十萬餘人；拔宅者八千餘處；奇若子晉之驂鸞（即王子喬，為周靈王太子，得道乘鶴升天），琴高之控鯉（周末趙人，精長生久視之道，曾乘鯉遊於深淵）；壽若李脫之八百（西漢蜀人，得道後居世八百年），安期之三千（先秦方士，道教中仙人，長壽達三千歲）；或住世而留影；或厭世而尸解；復有道成而隱，但為身謀，不肯遺名於世間者，豈勝道哉？是以深山妙窟，代不乏人，或隱或顯，寧具知乎？最後，余亦說：「惟願修道修仙之玄妙絕學，能夠傳宗接代，後繼有人。既得而實踐行之者，期與衆仙佛等同躋聖域，將來究竟其數之多與寡？吾實不得而知之也。」

道家哲學與修養之書

黃帝陰符經

本書行文簡練精要，引人深思，教你在現代生活中達觀應對、識得先機、通達智慧。

編 撰 / 禪世聰道長

出 版 / 才藝館

地址：新界葵涌大連排道144號金豐工業大廈2期14樓L室

Tel：852-2428 0910 / 852-9430 6306 《Roy HO》

https://wisdompub.com.hk

email：info@wisdompub.com.hk

流 通 處 / 華玉講堂

地址：上環文咸東街6號順發樓5樓1室

web：www.kerbykuek.com email：kerbykuek@gmail.com

／ 紫柁觀有限公司

地址：香港上環永樂街168-170號榮成樓9字樓C-D

https://tsznm.tripod.com

版 次 / 2022年4月初版

定 價 / 免費贈閱

國 際 書 號 / ISBN 978-988-75521-5-4

圖 書 類 別 / 1.道教/宗教 2.哲學

版 權 / ©禪世聰

善信捐助芳名：禪志康（名：宇涯）、禪紫宗、禪紫珍、譚殷翠、冼燕清、禪小曄。#排名不分先後，恕乏尊稱。

此書免費贈閱：佛曆二五六六年（西曆二〇二二）歲次壬寅年敬印壹千本，讀後如不保存，請轉送合適人士，廣結善緣，或可再覆印弘揚，讓此書輾轉流通，功德無量。

免責聲明：本書刊的資料只為一般資訊及參考用途，雖然編者致力確保此書內所有資料及內容之準確性，但本書不保證或擔保該等資料均準確無誤。本書不會對任何因使用或涉及使用此書資料的任何因由而引致的損失或損害負上任何責任。

此外，編者有絕對酌情權隨時刪除、暫時停載或編輯本書上的各項資料而無須給予任何理由或另行通知。

本書以盡力保留文章、標貼符號及段落之全部及完整，如有錯漏，請用電郵告知。



本書行文簡練精要，引人深思，教你在現代生活中達觀應對、識得先機、通達智慧。

結緣道書
免費贈閱

ISBN 9789887552154



9 789887 552154 >

Publisher in HK

圖書類別：1.道教/宗教 2.哲學